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 新 月

第 二 卷 第 十 一 期

上 海 新 月 書 店 發 行

民 國 十 九 年 一 月 十 日

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十一期

最新出版

英文名著百種叢書之一

# 可欽佩的克來敦

余上沅譯并序  
時昭沅校

——實價八角——

此劇爲近代英國大戲劇家巴利之傑作，久已膾炙人口，且在歐美舞台上常見重演，其價值之高，在近代劇中允稱巨擘。現經余上沅先生譯成中文，譯筆恰得原意，能達巴利之雋妙，流利傳神，極合舞台之搬演。並由時昭沅先生細加校閱，張鳴琦先生作圖示景，嚴密周詳，得未曾有。是誠私人書架及演劇團體所不可不備之書也。

余先生又爲撰長序一篇，約一萬五千餘言，於巴利之生平，著作，及本劇之出處，精義，俱有簡確生動之論述。讀之不但易於瞭解本劇，即對戲劇之爲物，亦可由斯窺見端倪矣。

上海四馬路新月書店發行

# 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十一期

## 目錄

- 姓，婚姻，家庭的存廢問題……………潘光日
- 冤枉花的錢……………中暇採譯
- 一夜之夢……………陳夢家
- 密司徧士(獨幕劇)……………熊正瑾譯
- 除夕(小說)……………高植
- 詩
- 要是我的心將永遠的像死水……………劉宇
- 假如我要來……………劉宇
- 想到……………劉宇
- 重奏……………胡不歸

禮品.....胡不歸

在萬國公墓.....沈祖牟

擺脫.....沈祖牟

現代英國桂冠詩人——白理基士.....費鑑照

被打靶的人（小說）.....茅以思

朝會（小說）.....受天

### 零星

魯迅與牛.....梁實秋

『普羅文學』一斑.....梁實秋

思想自由.....梁實秋

是非與批評.....劉公任

戲劇協社第十四次公演劇本

莎士比亞傑作

# 威尼斯商人

顧仲彝譯 梁實秋校 實價五角

戲劇協社花了半年的心血，三千元的資本，完全模倣十六世紀意大利的服裝飾景，來排演這一部完整的莎士比亞傑作，在中國舞臺上可算是空前盛舉。劇本是顧仲彝先生譯的，忠實優美，拿到舞臺上句句都能上口，特交本店刊印，做爲『英文名著百種叢書』之一。愛好戲劇的人，看過這部傑作的公演，更不可不讀劇本，認識這本世界名著的真面目。

上海新月書店發行

# 姓，婚姻，家庭的存廢問題

潘光旦

(一)

四月十九日申報的『全國教育會議特刊』裏有一段絕有趣味也是絕有意義的新聞，如今照錄於下，隻字不曾更動，連標點都仍舊，因為報館的記者既不免有忽略疏漏，要再加上關動，稍不經意，錯誤必然更多，去真相必然更遠。

昨午

## 立法院之盛宴

### ▲解決姓婚姻家庭問題

「十八日午刻立法院胡林兩院長、邀請全體會員到院餐叙、到會員蔡元培李石曾吳稚暉蔣夢麟楊杏佛等數百人、胡展堂林子超邵元冲等作陪、席間胡展堂致詞、略述立法院同人、歡迎諸位會員、因立法與教育關係至為密切、立法院只可在黨的立場上訂立方針原

姓，婚姻，家庭的存廢問題

一

則、至詳細的教育方案，須賴各位專門家之製定、所以在立法院同人、對於各位會員、有很大的希望、同時對於諸位的辛苦工作、甚為感謝、兄弟對教育係一外行、只有在日本學習過三個月的速成師範、已是三十三年前事、回國從事教育工作、同時做革命工作、前後做個兩次、每次只有三個半月、均因革命關係失敗、此後對教育工作、只有望洋興嘆而已、教育與革命的成功、關係至巨、教育家應具有革命的精神、同樣革命家亦應明白教育的道理，初無二致、今天講了許多廢話、不能供諸位的參考、諸君吃了些不好的東西、恐怕不能消化下去、現在立法院的某同志、站在立法的場上、提出了三個問題、請諸位教育家賜教、或許可以助諸位的消化、且敬各位一杯水酒、祝諸位的健康將三個問題、提出研究、

第一姓的問題（一）要姓？（二）不要姓？（三）如要姓、應係父姓、抑應從母姓、

第二婚姻問題（一）要結婚？（二）不要結婚、（三）如要結婚、早婚或遲婚有無限制；

第三家庭問題（一）要家庭？（二）不要家庭、（三）如要家庭還是大家庭好、還是小家庭好？

次由會員公推江蘇教育廳長陳孟釗致答詞、略謂今日承立法院盛宴招待、深為感謝、胡先生係教育大家、並且是革命的教育大家、從三十三年前直到現在、處處沒有忘記過教育、時時在教育方面做工夫、是我們的真正革命的教育導師、僅代表同人請求、（一）



胡先生到會場來給我們講演、(二)立法院各位革命先進法學專家指導我們的工作、今天適值國民政府成立紀念、請借胡先生們的一杯酒祝胡先生的健康、並高呼國民政府萬歲、以後開始討論、三個問題、茲為節省篇幅、將各會員所解答的、分別問題記錄如下、

第一姓的問題(一)鍾榮光有姓好、沒姓也好、從父姓好從母姓也好、胡庶華女生為姓、大學裏如有女生便要姓、如沒有女生便不要姓、(記者按胡先生的學校好像是沒有女生、那末大可不用姓了)張默君為維持社會秩序應有姓、可聽兒女的自由擇姓、但以父母的姓為限、不能姓父母以外的姓、吳稚暉也好、不要也好、有得人請我吃時便要姓、沒得人請我吃時便不要姓、蔡子民、不要的好、用父的姓不公平道、用母的姓也不妥當、還是不要的好、可以沒法要別的符號來代替、李石曾、姓的問題自近於自然科學的問題、從生物學的人類宗系學方面稱為研究人類的遺傳與進化姓似有保存的必要、但姓的如何保存乃係另一問題、定名方法可以隨時改進的、蔣夢麟、這是時間問題、五十年以內姓是要的、

第二婚姻問題、(一)鍾榮光、不要結婚、尤其是教育界的人一個都不要結婚、如已結婚的、便不要生子女(二)胡庶華、反對不結婚、說假如不結婚、便沒有後代的青年、那末教育家的飯碗問題、便要搖動了、(三)張默君聽人自由、看各人環境如何而定、

(四) 吳稚暉、結婚的好、因為有人結婚才有人請我老頭子證婚、我才有得大貴、(五) 蔡子民在理想的新村裏以不結婚為好、在這新村裏、有很好的組織、裏面有一人獨宿的房間、也有兩人同睡的房间、跳舞場娛樂室種種設備應有盡有、當兩人要同房居住的時候、須先經醫生檢查過、並且要有很正確的登記、如某日某時某某同房居住、將來生出子女、便可以有記號了、李石曾與家庭問題、合併解答、因這兩問題、均近於社會科學問題、甚為繁複、伸縮力大、從現狀方面講、和蔡先生甚表同情、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均隨社會而演進、將來的解決、一定均趨於縮小的途徑、婚姻縮小、至於不結婚、家庭縮小、至於個人的生活、同時或須有合作性質的組織、如蔡先生所說的一樣、總之這是演進的東西、不能有肯定的答案、事實方面、現在已逐漸的向解決方面演進、如這位譚仲達先生的結婚、已廢除一切婚禮、便是一個例證、進化是哲學和科學所共同的、宇宙一地、都是進化的、一切問題、都歸納到科學的公理、道義是科學的、一面也是進化的東西、解決這幾個問題、也不能為例外、八蔣夢麟、五十年內結婚是需要的、五十年後、有人說那時性病便已截止、末不結婚也不成問題了、第二家庭問題、一鍾榮光不要的好、二吳稚暉不要的好、不要就可以專吃別人的人、也不來吃自己的了、三蔡子民不要的好、不得已而思其次、小家庭比大家庭好、四李石曾(見第二問題)五蔣夢麟、五十年內是要的、至要大家庭或小家庭、應視經濟社會發達的情形、在農業社

會需要大家庭、在工業社會需要大家庭、到五十年後、便是另一問題了、到五百年後、那末更不可思議了、席終胡展堂先生謂、今日聆各位先生的高論、吳先生談事實、蔣先生談理論、李先生談科學、蔣先生談時間、對於我們提出的問題、都有很好的解答、足供立法院的參攷、謹以杯酒答謝、散席後、並就立法院花園內攝影、以留紀念、

以前常有人告訴我說，當代的思想家言論家著作家裏很有幾個無話不談而且談去總像有不少的權威似的。有一次有一位朋友去聽某思想家言論家著作家的演說，中間忽然講到民種的改良，據說只要多種樹或其他綠色的東西，種族處遍地油綠的環境裏，可以得到一種潛移默化的勢力，而日臻於優良健全的境界。當時我的朋友嚇了一跳，他心裏自付着：要是這是改良種族的不二法門，那末，熱帶叢林裏的猿猴，甚至於著名不圖上進的樹懶，早該兼程演進，趕出我們人類了！這一類同似的議論，近年來實在不少，我們似乎在別處聽見過，提倡體育可以直接改良種族，提倡醫學衛生，也可以直接改良種族，甚而至於禁絕鴉片，也可以直接改良種族。

不過我久不到南京，去文化中心的地域很遠，平日沒有機會聽見許多這一類的議論。有人轉告我的時候，要是太離奇突兀，出人意表，我也不輕易置信。不過這一次立法院的宴席上，關於姓，婚姻，家庭的種種意見，除了一部分不可避免的記載與印刷的錯誤而外，諒來不是向壁虛構，然其離奇突兀的程度，似乎並不在『多種樹可以改良種族說』之下，不由得

不教人吃驚。驚定了，忍不住要替他做一些分析。

討論時發言的有鍾榮光，胡庶華，張默君，吳稚暉，蔡子民，蔣夢麟，李石曾八位先生。新聞裏說被邀赴宴的有百餘人之多，而發言的只有八個；還是其餘發言的人講得不中肯，報館的記者認為不值得記載呢？還是當時的確沒有第九個人發言呢？而其餘各位先生的不發言，還是因為一向潛心學問，不慣交際式的談話呢，還是因為他們覺得『立法院的某同志』所提出的幾個問題都是比較很專門的，不要說專攻教育的人，就是社會學家，一時也輕易不能答復，所以才守口如瓶呢？這些我們都不曉得。但是我們很希望當時是後面一種的自覺在那裏活動，才教發言的人，沒有超過八個。

關於姓，婚姻，家庭的種種問題，固然是盡人而有或盡人可有的經驗，大家多少有發言的資格；但他們終究是社會學範圍以內的問題，論理應該取決於社會學家。中國的社會學界也不算沒有人，聽說兩個月前他們還召集過一次年會，成立了一個全國的社會學會。如今『立法院的某同志』不向他們徵求意見，却向教育界討教，豈不是隔靴搔癢，不着癢處麼？

如今要看隔靴搔癢不着癢處，畢竟搔了別的什麼地方。

第一，關於專門說笑話的議論，可以擱置不論。例如吳稚暉先生講的姓和喫飯的關係，結婚與證婚的關係，又家庭和喫自己或喫別人的關係，又如胡庶華先生講的姓與大學女生的關係，又結婚與教員飯碗的關係，都是純粹的笑話，『或許可以助消化』以外，無關宏旨。

第二，依違兩可之辭，說了等於未說，也可以擱置不論。例如鍾榮光先生論姓之存廢與父姓或母姓之從違。

其餘的議論，因為多少有些肯定性，我們不妨提出來略加分析。

先說姓的存廢問題。研究社會學和社會問題的人，認為社會不但是個橫鋪的東西，也是一個縱貫的東西。換言之，他有他的歷史的背景。因為橫鋪，所以有部分的聯絡性，因為縱貫，所以有因果的綿續性。社會改造家切心於改革，至多也只宜因勢利導，向着比較近情的目標做去；要是取斷然處置的方法，說，社會裏的某部分，因為有種種的不愜意，非圖圖的剷除不可，不要說說時容易做時難，即使暫時做到了，社會的聯絡性綿續性一經截斷，一定要引起許多紛亂，結果，走了幾步不免又走回來，所謂開倒車的便是。飲酒的弊病，似乎是許多人承認的，不飲酒的好處，也似乎許多人都看得出來；但是若用『禁』的方法來處置，不但是徒勞無功，還要製造許多笑話出來，例如十年來的美國。最近美國某大雜誌舉行一次民意測驗，贊成完全開禁或有條件的開禁的人超出反對開禁的二倍有半。論者謂這是美國酒禁問題早晚要開倒車的先聲。改用陽歷的問題，總算是很小的了，但是要在短時期內，用律法來督促他全部成功，却也真不容易。四馬路上和租界別處沿街叫賣黃歷的人生意好得很。

姓的問題，一則不像飲酒，似乎沒有甚麼生理上的害處，再則不像陰歷的使用，也似乎

沒有甚麼不方便的地方；既無害處，更無不方便，不要說廢除起來要加倍困難，我們實在看不出究竟爲了甚麼要廢除他，爲了甚麼要提出要與不要的問題。有人說法律是民意的結晶，大眾對於某問題的意旨，先有了相當的成熟性與確定性，然後立法者引爲製法之根據，這種律法才比較健全，比較可以持久；如今『立法院的某同志』，觀風所及，不知得了多少根據，教他對於姓的存廢問題，亟切要求上解答。

姓在中國至少有三千年的歷史，姓分爲氏，氏分爲族，後來統稱爲姓，此中變遷，並不是憑空的，並不是少數有權力的人強制命定的，實在是各時代裏政治的經濟的，甚而至於自然環境的，生物的，種種勢力推移鼓盪而來。從母得姓或從父得姓又何嘗不是如此？商代以前，也許是姓從母得，後來生活漸趨固定，自遊牧經濟進而爲遊農經濟，男子居家時多，漸變爲從父得姓。但是真正的父系制度到西周才算完全成立，商代的氏族社會還是行『以弟及兄，以子繼輔』的承襲法。戰國以後，封建解體，比較嚴密的宗族漸成爲後此的大家族。自後二千餘年間，社會生活無大變動，不要說一人姓的確定未生變動，家族組織的全部，也就未嘗有改易的需要。晚近社會生活重心漸自農業移至工商業，風氣所至，小家族的制度日漸推廣。但是近年的關於家庭的種種變遷，大都是涉及實際的生活方面，即在如何可使家庭生活不阻礙個人的充分發展；而於比較浮面的改革，例如姓的廢除與得姓從母方或父方的決定，就一般形勢而論，似乎還沒有感覺得有甚麼必要。

各位教育家關於這個問題發言得最近情的自然是張默君先生，她說『爲維持社會秩序應有姓』，是很對的。大家在切心於改革的當兒，似乎最容易忘記社會生活原有兩方面，一是求進步，一是求安甯，二者缺一不可。姓的存在，不但沒有甚麼不方便，並且是有維持秩序之力，其不宜驟然捨去，不問可知。有的心理學家謂女子比男子要腳踏實地，要少談空洞的理想，多看眼前的事實。這種比較論不知果有多少根據；不過這次八位教育家的議論裏，拙巧只有張先生這一句話是最實在，豈不是很值得注意麼？至於她主張姓的從母從父，由兒女自擇，似乎以維持社會秩序之志願始者，結果不免以破壞秩序終，未免美中不足。她的所以有此主張，推測起來，似乎是因爲拘執了男女平等待遇的說數。若然，她便和蔡子民先生的地位很相近。

蔡先生說，姓『不要的好，用父的姓不公道，用母的姓也不妥當，還是不要的好』。因爲要維持男女的絕對平等，再四思維，乃不能不出於廢姓的一途。蔡先生的用心也太苦了。其實打開天窗說亮話，兩姓間不平等的事體真多着呢，而這種的不平等裏，未必男子必佔上風。研究死亡統計的人告訴我們，差不多不論任何年齡裏，男子的死亡率要比女子爲高，女子就在生殖年齡以內，生產的經驗雖繁劇，也未必比同年齡的男子死得多。論者謂這是男女根本上體力不平等的最重大的表現。這種不平等，試問向誰算賬去。試問這種不平等與姓從父而不從母的不平等，比較輕重又如何？況且從父得姓，既是一種習慣，所以調劑與整飭

社會生活者，已歷數千百年，在此時期中，女子未必因此而喫過多少虧。如今萬一實行廢姓，所得的至多不過是一個抽象的理論上的平等待遇，而所失的，也許是社會全部的安甯和秩序；要是我是一個腳踏實地的社會改造家，有人拿了十個百個抽象的理想來交換一個實際的社會生活的安全，我是不要的。不是腳踏實地的人原不能做真正的改造工作。蔡先生是比較腳踏實地的思想家，所以反復說來，最後還落了一句廢姓之後『可以設法用別的符號來代替』！既仍須相當符號來代替，廢姓之舉，豈不是『庸人自擾』？

李石曾先生是一位演化論者，而且恐怕是『陸謨克派』。他倒是始終沒有離開演化的觀點說話，這是值得注意的。姓的問題雖未必接『近於自然科學』；『生物學的』；『人類宗系學』，『人類遺傳學』的研究，雖與姓之存廢無大關係，因為即使廢姓，血統的聯絡總有法子可以記載，不成多大問題；但是社會的現象也未嘗不受演化原則的支配，所以李先生最後的『姓似有保存的必要』一語，畢竟是不錯的。蔣麟先生的時間論，好像也是當笑話提出的，他說『五十年以內姓是要的』，以後大約就可以不要了。蔣先生說了不止一次『五十年』，在他的社會進化觀裏，似乎五十年是一個自然的階段，好比孟子講『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一般。我想蔣先生，像吳老先生一樣，一定不是當真的，是說笑話！

關於婚姻問題。鍾榮光先生的話，說得很肯定，大概是當真的。果爾，我們不必多說，我們只要請鍾先生參攷近年來歐美各國關於種族衛生的著述。我們真不曉得，教育界的人不



結婚，誰該結婚；不生子，誰該生子。美國電話發明者貝爾氏說得好，你們不要怕種族自殺，種族是不會全部自殺的，因為比較優秀的分子不結婚不生子，自然有別人結婚生子，來填他們的空。不過到那時候種族雖不自殺，文化怕就要銷聲匿跡了；到那時，不要說嶺南大學沒有開會的必要，就是全部教育事業，連教育會議在內，都可以關門大吉！張默君先生『聽人自由』之論總算還去情理不遠，不過她也應該參考參考種族衛生家的議論，要了解婚姻生殖，是人口中比較優良分子對於種族國家應盡的義務，而不止是個人生活裏的一二項目，可以任情取捨的。優良分子而緝於經濟生活，國家社會應當設法替他解決，好教他比較優良的血統，不致於斷而不可復續，這才是正當的道理。

蔡先生論婚姻的理想，真是美極了，無奈其行不通何，無奈其與社會的聯絡性綿續性太相刺謬何？蔡先生至少聽見過美國奧那埃達的宗教新村。這個新村前後只有幾十年的歷史，內容竟和蔡先生所提出的大同小異。新村的領袖叫做諾埃斯的，憑藉了自己和別人（大都是至親好友）的宗教熱誠，終究還不免於失敗，到後來只賸得一個合股公司，我們正不知蔡先生將憑何種大力叫他的新村可以實現，可以持久。蔡先生的理想新村裏，居然還注意到父的身分的確定，因為他說『當兩人要同房居住的時候，……要有正確的登記，將來生出來的子女，便可以有記號了。』說來容易，殊不知得胎的日子未必就是同房的日子，要確定將來父子的關係，男女兩人相處，應該有相當持久性；可是一有了持久性，立刻就觸犯了婚姻

的忌諱。所以真正廢除婚姻，除非是實行無條件的亂交，不要說夫妻關係不必確定，就是父子的關係也無須確定。不過試向演化論者探聽探聽，和人類比較接近的高等動物，連鳥類在內，有多少亂交的，人類初民的經驗裏，今日的野蠻民族裏，有過真正的亂交麼；反過來，再探聽探聽，現行的一夫一妻或一夫多妻制度，還是伊甸園裏上帝命定的呢，還是一二人像必義姬且用會長權或君權確定的呢，還是有相當的生物背景，心理背景，社會背景，教這種種制度不由得不產生呢？李石曾先生便可答這幾個問題。蔡先生自己是中央社會科學研究所民族組的組長，諒來決無不了解這一點初步的社會學智識之理。不過蔡先生一則曰『姓不要的好』，再則曰『在理想的新村裏以不結婚為好』，抑何對於民族學的原則與資料，不加參考乃爾？難道研究是研究，實行是實行，理想是理想，三者真是絕對劃分各不相謀的麼？因為這三者各不相謀，因為從事於這三種工作的人如秦人之視越人肥瘠，才造成今日這種思想混亂，是非真偽漫無標準的局面！是誰之過歟？

接着蔡先生的議論，就是李石曾先生的。他始終堅持着演化的觀點；不過說也奇怪，他『和蔡先生甚表同情』，我們誠不知同情的根據何在。演化的程序，固然有由繁而簡的趨向，但是若拘執了由繁就簡的原則，以為將來社會的單位必為個人，可以無須婚姻，無須家庭，便是村學究的見識了。實則有生物訓練的社會學家，始終認識婚姻和家庭的基本地位，他們組織上的細節，容因時地關係而有變動，但是一夫一妻的原則和所謂基本家庭的組織（父

母子女)，不說生人以來，就是自有猿類以來，始終維持着；婚姻族（Moiety），圖騰族，宗族，大家族，分析到底，無非是基本家庭堆上了許多枝葉；羣婚，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又無非是一夫一妻配合的基礎上，砌上了許多浮面的結構，來適合一時代一地方的環境。演化的過程中，枝葉可去，浮面的堆砌可去，但是基本却未曾動搖；並不是說此中有甚天經地義，動搖不得，不過一經動搖，不說社會生活難以維持促進，就是種族的前途也就瀕臨盡撤，保障毫無了，胡庶華先生講的教育家飯碗打破，畢竟還是小事咧。

蔣夢麟先生講婚姻存廢與家庭之大小，又以五十年為期。社會生活也許像太陽的黑痣，地上的雨量，商業的盛衰，有一定的時期性；但是一時特殊材料不足，無從製為定例，年限的長短，普通除了預言家外，社會學家更不敢輕置一辭。至於五十年之後，又何以見得花柳病可以滅絕？據別的醫學家或社會衛生家說，近年來的性病，正有加無已。例如美國伊利諾埃州，每年達到成年的丁男（二十一歲）約有一百十萬人，這一百十萬人裏，到三十歲光景，至少有一半以上便染上花柳病。這便是婚姻生活不確定的結果。如今蔣先生說五十年後花柳病滅絕後，可以不要婚姻，豈非奇論。

社會學界的人，對於這一類問題，向來過於緘默，本來是不相宜的，但一半也因為這一類的題目，影響及社會全部的組織與秩序，非有充分的準備，不便亂說，亂說了縱沒有害處，至少是廢話。但是他們一面自己暫守緘默，一面很希望當代其他學問門類裏的權威不要

越俎代謀。中國求學問的精神，向來主博不主專，但是這種精神，用之於今日，勢必至無一而可。在發爲議論的人也許自以爲隨便談談，但在青年視聽集中於少數權威身上的今日的中國，他們未必肯當隨便談談看，何況在發言的人自己都不認爲隨便談談呢。即如這次立法院筵席上的一番議論，除了吳老先生的笑話，和鍾先生模稜兩可的話以外，其餘都不像隨便說的，至少可以代表幾位先生平日見解的一部分，一箇很基本的部分。這許多話中間，除了口頭的廢話照例不算外，幾乎沒有一句像要用科學方法來解決社會問題者的口吻。最近情的事要算張默君先生的『維持秩序應有姓』一句話。李石曾先生的口氣很深沉，但並沒有始終矢志於演化的觀點，其餘則自鄙以下了。這一席議論，作社會改良家的參考，我看還不合格，乃『足供立法院的參攷』，胡展堂先生真言重了。

(二)

上文寫完之後，行將付刊，得讀二十一日立法院紀念週席上胡漢民先生關於本題的報告和他簡人從立法的見地所發表一些議論。對於幾位教育家的意見，前後兩次報告，沒有甚麼根本不同之點，我們在上文討論的各點也就無須修正。不過胡先生本人的話，宴會的時候並未發表，似乎很值得提出續加討論。胡先生說：

法律對於社會上各種制度的取舍，從來只注重一箇需要，社會需要的便保障，不雷

要的使取締，將來不要而目前仍要的，便不能立刻取締，只好慢慢地促進它。法律並不能創造什麼，祇能就已創造的去保障或取締；所以我們不能太過責望立法的效能。它有時間和空間上的責任，不能祇宜於甲地而不顧乙地，也不能祇顧目前的妥當，而不顧將來的進化；它要具有充分的普遍性，又要合於進化律。無論宗族家庭，結婚等問題的解決，都不能不顧及這些。

早婚遲婚問題，很難解決，因為照實際上看，鄉村與城市的情形太不一致，這是經濟與生理的不同使之然。鄉村中的經濟，要求多人作工；有兒子的人，能娶個媳婦來幫忙做工，何等便宜？何必將媳婦久久擱在人家呢？城市中的經濟，要求少人吃飯；沒有相當力量的人，誰敢多養活一箇老婆，並且還怕有子女之累呢？法律求周全於這兩方面，只好折衷規訂，多具彈性，使得大多數的事實都得解決。以男女平等為原則，向人情與事實方面謀解決與推進；便是我們現在立婚姻法應取的主張。婚姻問題以外，姓的問題，與家庭的問題，其解決也當如此取義。固然內容都不是這樣簡單。但我們拿定主義，經過相當的調查研究，然後構成法案，總比把這種責任推到司法官臨時審判的身上較為妥當。（四月二十六日，時事新報）

在這簡報告裏，胡先生很肯定的說，上次酒席上的討論，除了吳老先生的，其餘都不是笑話，都是正經話。

這一段很長的話，比幾位教育家的信口開河，要高明得多了。負立法責任的人畢竟能夠多根據一些人情，事實，與經驗說話。胡先生的一番話，大體看去，誰都可以贊同，尤其是被我們用密圈圈出的幾句。但是我們始終覺得詫異：教育家雖說未必懂得法律，但是當着負責立法的人前面說話，在立法人員徵求他們高見的時候，似乎至少應體諒一些立法的困難，說一些比較腳踏實地的話；就是不講立法，講教育，難道教育事業，也是拿漆黑一團的理想做根據的麼？

但是對於幾位教育家的和胡先生的議論，我們還有一點總括的批評。這箇批評，並且可以適用於其他切心於社會改革的人。

這箇批評是他們演化觀念的陳腐。這可以分做兩部分講：一是把社會演化當作一種完全自動的過程，似乎是完全超出人力範圍以外，人們自覺的努力，至多只可以督促這種過程過得快些，可以早早達到一個理想的境界。這個理想的境界又從何而來的呢？說也奇怪，就是督促的人自己所假設，而又不認其為假設的。近來懷抱着這種觀念的人絕多，不要說我們半路出家的中國學者，就是西洋學者，不要說教育家，就是歷史學家，不要說骨董的史學家，就是新史學家，例如，魯濱孫(J. H. Robinson)教授——也在所不免。魯濱孫教授講到社會的變遷，說他後面有一個『進步的活原則』(The Vital Principle of Betterment)在那裏活動。這原則二字本來是我們胡亂翻譯的，應當翻做『元質』或是『靈能』(字典上確有此翻

法)，要說得更有聲有色些，所謂『活原則』者實在是一種『活鬼』『活怪』在那裏擺布，不論人們的旨趣如何，努力如何，也只得由他擺布。希臘人，羅馬人，以前的中國人相信一個（希臘人的實在是一個）運命鬼，(Fate)，基督教統治下的歐洲人相信一個『上天保佑，往无不利』的鬼，叫做 Providence，十八世紀後半以後的歐洲人美洲人，和今日的中國人却相信了一個進步的鬼！孔憲假設思想三期，我們至今却並沒有擺脫第二期，甚至第一期還拖泥帶水似的存在，一般的人不去說他，就是思想的領袖，學問的班頭，又何嘗擺脫了呢？也許孔憲的三期說，自己就是進步鬼統治下的產物，根本就是進步鬼的幌子的一個。無怪其再也不會有完全應驗的一日了！

這一次關於姓，婚姻，家庭的存廢問題的討論裏，大家口口聲聲『進』『進：到』『促進』『推進』『進化』，『進化律』。讀者要是仔細玩味起來，他們所謂的『進』就是歐洲十八世紀後半，十九世紀前半一班社會理想家所謂『進步』的『進』；所謂『進化』也就等於『進步』，和十九世紀後半——達爾文以後的——『演化』是很不相干的。就是李石曾先生的話又何嘗是完全演化的呢？他說：『社會上的結婚，已由繁重的儀式到了簡單的儀式，將來進而至於沒有儀式，是可能的；家庭已由大家庭到了小家庭，將來進而至於無家庭，也是可能的』；這便是明明白白的進步的議論，而非演化的議論，是一種 Progress 的議論，而不是 Evolution 的議論。胡展堂先生在蔡先生的議論後面說『……不過這是將來的

事，不是目前的事』：試問胡先生怎樣知道廢姓，廢婚姻，廢家庭的舉動，是將來意計中的事。要是不迷信進步，像古德溫，剛道塞一班人一樣，怎會把將來看得如許清切？

我們在上面說那幾位教育家的演化觀的陳腐有二方面。現在接着上文的語氣，就可以討論這第二方面了。他們的演化觀不但就是十八世紀下半十九世紀上半的進步，並且是十九世紀下半所流行的一種定向的演化觀，或稱獨系的演化觀。他們不但拾了古德溫，剛道塞的牙慧，不夠，還要檢斯賓塞爾，摩爾更（Lewis H. Morgan）的唾餘。斯賓塞爾，海格爾一班生物哲學家都以爲人自猿猴演化的過程，是可以用一根直線來代表的，這根直線又好比一條鍊條，每一個鐵圈代表一個演化的時期；他們滿以爲古人類學一天比一天進步，一個一個的圈子就可以將次發現，到他們理想中的鍊條完成爲止。但是他們錯了。演進的手續決不是這樣單純，這樣的隨心所欲。後來新的圈子果然逐漸出土，但是拚拼湊湊，並不成爲一條前後一貫的鍊子，却象代表着好幾條鍊子，每條還有些枝節呢。摩爾更講社會演化，犯了同樣的毛病；他在古代社會裏提出了『進步七時期』，從三個野蠻時期，經過三個半開化時期，到最後的文明期，每期有每期的特點；說得非常簡括。但是人事的變遷似乎比生物的演進還要複雜些，五十年來民族學和人類學的發見，和他這種單純的獨系演化觀發生衝突的，正不知有多少。摩爾更也討論到過家庭生活的演化，他認爲有八箇直系的時期：一是亂交期，二是兄妹婚期，三是羣婚期，四是夏威夷式期，五是馬來式期，六是部落組織期，七是中國印度式



期，八是一夫一妻制期。也無非是根據獨系演化觀的結論，他的結局，無消說得，自然和其他一樣了。

七八年前，有一位易家鉞先生著了一本書，叫做西洋家族制度研究。他在開宗明義第一章裏，就畫上一個圖，圖裏有五箇大小不同的圈子，大圈子套在小圈子外面，每個圈子就像斯賓塞們所想像的鐵鍊上的圈子一樣——代表家族演化的一個時期；自外至內讀起來是：

種族↓氏族↓大家族↓小家族↓個人

人家一望而知這位易先生是私淑了摩爾更氏的門牆的；不但私淑而已，並且青出于藍，於一夫一妻的小家族之外，又新添上一個『個人』的階段。如今幾位教育家眼光裏的婚姻與家庭演化，恰恰和這位易先生的沒有分別。李石曾先生：

（婚姻）……『繁重的儀式』↓『簡單的儀式』↓『沒有儀式』

（家庭）……『大家庭』↓『小家庭』↓『無家庭』

蔣夢麟先生：

（姓）現在要，五十年後不要

（婚姻）現在要，五十年後不要

（家庭）現在要，五十年後不要

這便是幾位教育家的獨系社會演化觀。摩爾更的學說是在一千八百七十餘年間最初發表的，

去今正好五十年；所以我們要請教蔣先生：他既對於未來五十年後的姓，婚姻，家庭看得如此清切，為何對於已往五十年前的學說的錯誤，他却沒有看清楚；對於目前社會學家認為依然很有價值的社會制度（姓，婚姻，家庭）他認為可以不要，而對於目前社會學家認為須根本修正的社會學說（獨系的社會演化觀）他却又有很深刻的信仰呢？這真是令人大惑不解。

我們還要問問李先生。『小家庭』進化的結果，怎麼就會變做『無家庭呢』？脊椎動物的生產率：魚類平均每尾產幾十萬卵，兩棲類平均年產四五百卵，爬蟲類二十卵不足，鳥類五卵有餘；普通的哺乳類每雌年育三四頭，高等些的哺乳動物一頭半不足，猿類和人每兩年生產不上一個；上等人比下等人要生得少，以前還有人說文明人比野蠻人要生得少。由此推之，豈不是人類若再演進，勢必至於達到一個『不生產』的時期麼？從多生產到少生產到不生產，豈不是和從大家庭到小家庭到無家庭一樣的自然麼？

說到這裏，一定有人要說這個比論不對。爲了種族的綿延着想，不生產就要滅種，所以種族演化的最後結果，生產雖少，總有一個限度，決不讓他再少。這話不錯；但是爲了社會的秩序與治安着想，安知要是完全沒有了家庭，這種秩序與治安就要無法維持呢？安知社會演化的結果，家庭雖小，也總有一個限度，人們要顧全相當的治安與秩序，就不會讓他再小下去呢？

據我們所知，在西方各大國裏，上等人比下等人生產越來越少的結果，雖沒有引起種族綿延的一般問題，但是種族品質的維持問題，却很早就發生了。在同一的這幾個國家裏，尤其是美國，小家庭與無家庭傾向的發達，直接間接不知引起了多少社會問題，教育不能解決，法律無從措手，宗教更是無能為力，到了今日竟有不少的社會學家主張把家庭的基本地位，重新恢復過來；最近其囂塵上的伴侶婚姻制，便是想把婚姻與家庭重新安放的一種很有力的主張。

現在我們可以把兩種謬誤的演化觀合并了再說一說。社會演化不是一派超乎人的勢力，社會演化，和自然演化一樣，也不是直系或獨系的。因為把演化提出了人力範圍之外，所以才覺得他一往直前，毫無周折顧忌，好比山水下注，一直衝去，無迴顧盼的餘地；所以這兩個謬誤的演化觀原是一個的兩方面。

但是我們以為社會演化，除了物質的環境的命定力以外，其餘原是人自己的力量。因為人的力量用到了物質環境身上，才有了社會生活；又因為人們努力的時候，多少有一些目標，才於平鋪直敘的生活之中，得了一些進步。即使說文化有自然的累積，累積量越大，累積率也愈快，所以看去真有些像斯賓塞所謂「超脫有機」的傾向；但文化畢竟是人造的，一種文化產生之後，總得有相當的智慧程度才可以維持下去，否則也是徒然的。如今家庭與婚姻的進化，也無非是人的智慧和自然的勢力推挽而成，已往既經如此，未來大概也是如此。

照了文化自然的累積性推去，或順了所謂『潮流』的走去，也許會有無婚姻無家庭的一天，但是從人們自覺的，有目標的努力方面看去，這種無婚姻無家庭的狀況究竟要得要不得，却是另外一個問題。理論上，從種族，社會，與文化的需要方面看去，或實際上，從西洋各國已經得到的經驗看去，似乎是婚姻與家庭的社會制度，他們的枝節可以增損，而基礎的結構是不可少的。所以韋恩特馬克述人類的婚姻史，始終以爲一夫一妻的長久結合是一向婚姻經驗裏最牢不可破的部分，也是人們努力向前的目標之一。許多社會學家（我說社會學家，不說社會主義家）論家庭進化，也始終以爲父母子女的團結關係，是一向聚族而居的經驗裏最牢不可破的中堅，也就是今後社會生活裏所不能不維持的。比較尋根究底的社會思想家，例如英國人文主義者歐雷，並且倡爲家庭主義之說，以補救個人主義之不足，而免除社會主義之過度。家庭向爲社會的中心和重心，歐氏這種主張，無非把他中心和重心的地位特別提出來，要在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猖狂的時代中，挽回一些造化罷了。

# 冤枉花的錢

Stuart Chase  
F. J. Schlink 合著

中暇採譯

這本書英文的原名是 *Your Money's Worth*，一九二七年在美國出版。裏面所論到的事，關係人人日常的生活，問題既然切要，文筆又生動有趣，所以出版之後，風行一時。從七月的初版，到次年二月已經八版了。這一篇譯文，只採取原文的大意，不拘拘於字句之間，篇幅約抵原書的十分之一。

據著者的序言，他們對於本書裏所引的各種事實，曾經認真的核對過。每個例子的來源，凡不見於小註中者，他們大概都保存着，隨時可以拿出來。

Stuart Chase 是一個會計師，現任勞工局 (Labor Bureau) 主任，他曾經在中央實業委員會裏辦過事。一九二五年，他出了一本『可怕的浪費』 *Tragedy of Waste* 引起許多人的注意。F. J. Schlink 是一個機械工程師兼物理家，現任美國工程師標準委員會副幹事。他曾在中央標準局裏服務過。

——譯者

## 目錄

一，愛麗思漫游奇境

冤枉花的錢

- 二，新式的競爭
- 三，高壓的推銷方法
- 四，本錢，價錢，品質的紛歧
- 五，機關與作偽
- 六，醫藥界中的騙術
- 七，再論騙術
- 八，實業界的標準化與消費者的關係
- 九，開路的先鋒——政府與私人的機關
- 十，目前救濟的辦法

## 一 愛麗思漫游奇境

你買汽車時候，爲什麼買這一種而不買那一種？你爲什麼挑中這個牌子的牙膏？你知道這個牌子的確比別個牌子好嗎？你知道這種牙膏除了很香的氣味外，有什麼功用嗎？你手裏拿着的這種殺蟲粉到底能否除盡你屋裏的蒼蠅？這塊肥皂到底能否使你的皮膚滋潤如玉？你買的襯衫能够經多少次的洗濯？你所用的剃刀片能夠用多少回？關於這些問題，除了盲目的希望外，你能够拿出真憑實據的答覆嗎？

『在現在的市場裏，想買一輛汽車真是使人無所適從。買主天天看見「最好」，「最大」這種字眼，看得膩了，不能引起信仰的心來。他心裏想，如果大家的貨物都是最好的，最好這兩個字便失去其意義了。一千元車子，說起來好像值一萬元（美國金元，以下仿此。）一萬元的車子，人家還當他只賣一千元。買主給四方八面所發生出來的宣傳所包圍住，許多廣告標語，都集矢於他身上，弄得他手足無所措。到末了，他還只得去碰機會——聽朋友的勸告，靠自己有限的經驗。』

這一段話，是一個汽車廣告者自己說的。這種經驗不但買汽車者常碰到的，各種貨物的消費者都免不了。不論男女老幼，城裏或鄉下人，都是消費的一員。我們大家好像愛麗思漫遊奇境一樣，莫名其妙的在五光十色的市場中亂闖。

本家不要誤會以為現代的生意完全是一種乾燥無味的事情。對於下級的僱員及勞工，當然是乾燥無味的。但對於經理們，對於推銷部的主任們，做生意也自有他的興趣，正不下於一個興奮的球賽。怎樣引起顧客的注意，怎樣維持他的興趣，怎樣繼續努力，使他不得不墜我網中，怎樣出奇制勝，和同行競爭，這都是做生意的分內的事情。因為要達到這種目的，推銷者無論什麼感情，無論什麼手段，都儘力的利用。哭，笑，愛，懼，嫉，憐，家庭，國家，廉恥，野心，都是他們的好材料。就是我們，雖然是他們這種藝術的目標，對於這種遊戲，也覺得很好玩。但我們有時想到我們所受的損失，心中就不免覺得不大舒服。這本書就

是爲這種不舒服時候瀏覽用的。

著者希望將來我們能夠在這個奇境裏，尋一條出路。著者的建議是很和平的，並無須把我們的社會制度，澈底改革，方能辦到。這個建議也是簡便易行的。我們的社會裏，已經有幾個零碎的例子，應用這個原理。我們不過主張把這個原理的應用，大大的推廣一下。這個原理，就是利用公平無私的科學測驗，來買東西，以代推銷者的花言巧語。如是而已。

## 二 新式的競爭

在汽機未發明之前，每個城市或鄉村所消費的東西，大都是由本地供給的。材料的好壞，做工的精窳，很容易觀察，不能長久瞞住人家。那時家主婦所買的東西，花樣也少，標準也容易定。工業革命後，大規模的工廠生產代興。人民日常的用品多是從遠處來的。生產者與消費者彼此不相識，東西的好壞，無以監督。

因爲彼此競爭的關係，各種實業的生產力膨脹過度，社會上一時沒有這麼許多購買力。逢到生意衰頹的時候，工人固然可以遣去一部分，工廠裏的固定的設備只得空閒着。從每個廠主看起來，供給雖然過於需要，但他的工廠儘可以全部忙着，讓人家的去空着。他的責任是竭力推銷他的出品，把市面上的生意多拉一部份，就多佔一分便宜，少吃一分虧。大家都抱着這種觀念，競爭愈加激烈。所以現在推銷的本領，漸漸的比生產的本領還要重要。指導



生產方面的工程師的薪水，一年三千五百元很夠了，而推銷方面的人材，只要能夠替公司多拉生意，薪水的大小在所不計——二萬五千元，五萬元，並不希罕。

通常所謂競爭，只限於同行之間，但現在的市面上的競爭，却不止於此。廠家漸漸的跟批發者競爭，直接和零售店舖交易；跟零售者競爭，直接賣給最後的消費者。零售者又跟批發者競爭，組織購買社以抵抗他們。批發者自己又組織連鎖商店，來侵佔零售者的地位。

不同類的貨物，也可以彼此出死力的競爭。木行向來對於別家木行沒有一句好話。現在他們聯合起來，集一筆宣傳費，叫大家不要上當去買木材的代替品。棉業跟毛業，也變爲對頭了。煤炭跟煤氣，都可以生暖，彼此就競爭這個權利。

一個社會的購買力是有限的。所以木行的對敵者，不但是磚頭跟別種的代替物；社會上無論什麼行業，凡能侵佔社會上一部份的購買力者，都是木行間接的競爭者。消費者今年的薪水不夠分配，你可以競爭明年的薪水。你看現在到處都鬧着分期的購買。有人計算過，一九二六年的購買力，有\$2,000,000,000美金，已經給一九二五年所預訂去了。

除了貨物的競爭之外，還有地方與地方間的競爭。旅行者到處看見各城市的廣告，大吹特吹，要想吸引人家來這裏花錢，做生意。如果發見了傳染病，本地的報紙總是緘口不言。人口的統計總是太過於樂觀，不甚靠得住。城與城間，州與州間，甚至於國與國間，都中了這種熱狂。美孚油公司，到中國來賣煤油時，把煤油燈送給本地人，這樣子不愁人家不用他

的抽了。

論理大規模的生產，能夠使物價低廉，大家得到好處。而事實並不是如此，大多數的貨品的價錢，近幾十年來只是有增無減。這是爲什麼呢？據S. P. Dillig先生的見解，這是由於推銷費用的擴張，跟股東貪心不足的緣故。我們可以舉一假設的例子，來說明這個很普遍的現象。譬如本地有一位專造黃銅門鈕的人。他的東西質地好，樣子好看，在本地已經有點小名氣了。他一天能夠造出二十隻門鈕。一隻本錢一元，賣價兩元。這樣子他賺的錢，很可以很舒服的過日子了。他店裏只有兩個幫手。推銷的費，一點都不用花，因爲人家都是自己親自到店裏來買的。過了一時，有幾個人組織一個公司，把他的店接收過來。他們收集股本，把這個店大大擴充一下。一所大廠屋造起來，裝了許多自動的機器，每天的出產量由二十而加到一萬。本來一隻門鈕本錢一元，現在只要半元了。這樣子股東豈不是要大大的賺錢嗎？但要把一萬隻的門鈕賣出，却要費不少力量。他們先得出大薪水，請一位極能幹的經理。在各大城市還要設立分所，在分所之上還要請一位專管推銷的總幹事，到處奔跑，接洽，監督，替公司想種種新奇方法，來推廣生意。店裏還要派出許多人，到各零售的店鋪裏，把貨物當場試驗給大家看。這樣子一天一萬隻的門鈕，固然是賣出去了，而所花的費用却很可觀，本來兩元的門鈕，現在不能不賣到四元了。價錢愈貴，人家愈不願意買，而推銷方面更須着力，費用愈加大了。

### 三 高壓的推銷方法

因為競爭激烈的緣故，消費者時時刻刻都在銷貨者重重包圍之中，目迷五色，應接不暇。前後左右只聽見『快來買』的聲音，而選擇貨物的標準，幾乎等於零。銷貨者不敢讓你轉念頭，一轉念頭，生意恐怕就給別人搶去。你看廣告上，傳單上都是『最後的機會』，『只有十天了』，『千載一時不可逢的機會』等，觸目的標語。

東西做得太牢，太經久，於生意上也是不利的。貨物的壽命短，主顧以後來買的次數便多。橡皮輪的工業裏，近來有人警告同行說，現在所出的橡皮輪，太過耐用了，於生意的擴張是有礙的。我們買了一輛汽車，一架縫機，一架打字機，本來可以用幾年的。而許多公司出大力來游說我們，勸我們把好好的舊東西丟去，另外去買他們新出的貨物。有一個滑稽家說，美國的金元所以價格沒有什麼上落者，是因為政府沒有把金元的形式花紋時時變更的緣故。廠家時時把物品稍為改動一點——與實際的功用沒有什麼關係——硬逼出一筆新生意來。如果我們不為所動，他們便嘲笑我們，為時代的落伍者。

在這個銷貨的高壓力之下，貨物的功用也日新月異，往往出於我們的意料之外。橡皮糖能夠使牙床得到運動的機會，有益於牙齒的清潔，助消化，使口頰芬香，又有防腐消毒的功用。有一個藥商，把鹽的功用列舉出來，一共有一百零一種。Peachnuts不但是於胃最相

宜的，而且能夠補腦。Bislerine既能去身上的惡臭，又能除頭上癬皮。

今天舉行『母親日』，賣花的店高興了。明天又舉行『父親日』，衣帽店也樂了。這樣子弄下去，將來鞋底製造家，一定要舉行大宣傳，勸我們多多的站起來，而褲子的製造家，一定又要我們多多的坐下來！

很普通的東西，沒有專利之可能的東西，一經過商家之手，便變為無數若干新奇的名字了。他們竭力的宣傳，使你一想到蓋屋頂，便想起“Celatex”，一想到板壁，便想起“Celotex”，一想到皂片，便想起“Lux”(利華)。如果一種工業裏頭，只有一兩家利用特別的品牌，做普遍的宣傳，到也罷了。無如同行者，利用這種方法的太多了，彼此的宣傳，常互相衝突，互相抵消。消費者在這許多“exos”，“ums”，“oes”，“oia”之中，往往弄得茫然不知所從。

還有一種最通行的方法，便是賣盒子，而不注意於盒子內的東西。金紙，光緻的鍍製的盒子，一層一層的透明的紙頭，鮮明的顏色，漂亮的帶子，名貴的印刷，考究的瓶子，都能吸引我們的注意，使我們忘記了這個燦爛外表的內容。有一種很好的電熨斗，只因爲頂上是黑色的琉璃，而不是鍍做的，竟沒有人要。梅子特爲放在一種糖汁裏浸一浸，使他光亮，容易吸引人家。

市上各種牙刷，牙膏，的廣告，真是多得不可勝計。據美國醫學會說，『嚴格的說起

來，世界上沒有牙刷，能夠和牙床內環或外環，同時適合。但較短一點的牙刷，對於內外環都能適用。市面上的牙刷，大概都是太長了。『牙粉跟牙膏至多只能在機械方面，幫助清潔牙齒，沒有化學或醫學上的功用。』市面上銷路很廣，廣告很大的，各種牙粉牙膏，裏面的藥劑，都是沒用處的。不過使廠家多一個廣告的題目而已。』

報紙雜誌上，常常看見名人照相，親筆的署名，證明某種貨物的好處。你買東西時，沒有因為Bobo Ruth（著名的棒球員）Red Grange（著名的足球員）或羅馬尼亞王后讚美這種牌子而買的。你如果要知道這種『證明』的內幕，你只要看一家廣告公司，所發出來的傳單。

『無論何種團體或公司，要得到電影演員，戲劇或歌劇的明星，著名的運動家，社會交際上的名人，或其他有聲望的人的『證明』，或請他們特為拍一張小照，我們新開的公司——名人公司——可以担任這種事情。總公司在支加哥（紐約跟好萊塢設分所）。

『一位明星的名字歸一家獨用，取費從一五〇金元，至二五〇〇金元止，要看這位明星的聲望，跟獨用時間之長短而定。親筆的證明，特為拍的小照都在內不另取價。……』

紐約有一家廣告公司，曾收到一封信。

冤枉花的錢

『如果有什麼全國通行的出品，要請羅馬尼亞王后證明他的優點，鄙人可以担任接洽，你們主顧之中，假使有人願意利用這個機會，請在十一月廿一左右通知我。』

經理 H. O. Klemfuss 上

那個時候，這位王后正在美國游歷。

在這種情形之下，買東西的人，猶如盲人在暗中摸索，那裏談得到選擇或取捨。消費者能夠使一家公司倒歇，那麼一定是別家公司叫他們這樣做的。他們今天買這種牌子，明天買那一種牌子，好比風中的敗葉，完全依風勢，而定其方向。

#### 四 本錢，價錢，品質的紛歧

我們消費者，在這漫無標準之中，却有一個很可笑，很渺茫的標準。這種標準，做生意的人，是最歡迎的。到沒有辦法的時候，到急不及待的時候——最貴的牌子，便是最好的牌子。『我要那個五十分錢的牙刷，這個價錢貨色總還不錯罷。』如果錢沒有問題，這種標準當然也有靈驗的時候。但是如果我們知道了我們所吃的虧，總不免心中不快。據自動機工程師會試驗的結果，在各種機油之中，為某種功用起見，有一種最好的，只要二十分一加侖，而別種質地差不多的，却要一元三角五。美國醫學會雜誌上說，四百九十五號的 Listerine 的防腐効力，只能抵一分錢的昇汞。

我們這種偏見，常常給做生意的人所利用。很平常的東西，特爲提高價錢，來吸引一般非最好不買的主顧。新近有一種德國香水到美國來。起初生意很清淡，後來他們把他的價錢提得很高，一面到處宣傳道『貴是貴一點，但美拉威應該用最上等的。』這樣一來，居然發了一筆財。有人做過一次實地的試驗，把同價值的鞋子，放在店窗裏，一雙標價六元，一雙標價十二元。多數的主顧都是要看十二元那一雙！

明尼蘇達州大學，幾年之前，發覺他們所用的酒精，價錢只有鄰州某大學的一半。而兩個大學火酒的供給，都是一家公司辦的，同天買的，分量也相同，價錢竟相差這麼遠。再調查別的大學，價錢相差更遠，同等的酒精，有的只賣六十五分一加侖，有的竟賣到六元一加侖。假使他們能夠合起來去定貨，買五輛貨車的酒精，那麼只要二十五分一加侖就夠了。如果裝在瓶裏，當按摩用的酒精賣，可以賣到一元五角一夸（一夸等於一加侖四分之一）。

有一家公司，專做鳥毛的褥子跟枕頭。他們發出來的貨色有好幾種牌子——公主牌，華盛頓牌，進步牌，清教牌，理想牌——價錢各各不同。據中央實業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的調查，各種牌子的材料，製造完全一樣。製造的時候，不分彼此，到了人家來定貨時，就把各牌子的標記加上去。表面上你要花多少錢，就有多少錢的東西給你。

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新近有一位庫克女士，把棉布的被單做一個試驗，她挑了九種的被單，每種都用科學方法試驗過，定其高下。把價錢跟質地的等級一比較之後，她發見

兩者之間，竟沒有什麼關係。第八等的貨色，價錢却在第二等。有兩種質地相等的貨色，一種價錢要貴兩倍半。質地最好的那一種，比第八等的貨色還要便宜。這樣子看起來，普通的消費者，要想從價錢上定質地的優劣，真是沒有希望。

庫克女士又請幾個消費者，來品定貨色的等第，當然不給他們曉得價錢。分數最高的貨色，在科學試驗之下，不過是第四等的貨色。他們以為，是第二等的貨色，實在第七等的。只有末等的東西，他們方看得出來。專做這種生意的人的判斷，也不見得高明點。紐約兩家公司，各派一個代表來受試。第一等跟第四等的貨色，他們斷為第五第六。第二等的，他們也看做第七等的。所以不但價錢是靠不住的標準，就是消費者，跟買買者的判斷，也是絕對不足為憑的。

所謂最好者，是指某種用途而言。依據這個標準，無線電機裏用的絕緣體，最好的貨色，就是市面上最便宜的貨色。舊的銼子，磨過之後，能率要比新的高百分之二十至四十。烹調時並無須用頭一等塗麵包的牛油。做廣告的人，常常故意把這一點避開不論，他們的口頭禪是『貴雖貴一點，但這個錢是值得花的』，『頭一等的貨色，不嫌太好。』如果電話公司也依這種廣告的標準，去買電線桿，挑了最好最貴的木材，那麼這個公司，很容易走到破產的路上去。

吉列(Gillette)安全剃刀，從前曾經賣過五元美金，另加一打刀片。現在在『十分店』



裏，十分錢可以買到一付真正吉列剃刀，但沒有刀片。有一種很著名的三十五分錢的剃面膏，買一瓶奉送吉列剃刀一付，另加一隻刀片。在大規模的製造之下，有許多很複雜的東西，所費的本錢，低廉得出乎我們意料之外。很通常的一種磨刀具，零售一元，料本不過一分，工本不過五分。

據參議院調查的結果，電熨斗上岸時，值七十七分的，到了零售時，賣到五元五分，或六元五分。魚肝油上岸時七分錢，賣到一元二角五；電力烘髮的器具，從三元五角七，跳到十七元五角；顯微鏡從一元二角四，跳到十二元；洋刀從四分跳到三十分；時辰鐘從一元二角七，跳到二十二元——上面所說的價錢，上碼頭的地方跟零售的地方，都是紐約城。

我們可以舉出無數的例來，證明貨物的本錢，跟零售的價錢，（有時貨物的批發價，跟零售價）相差何止二三倍；五倍，十倍，五十倍，也不足為奇。難道居中媒介的商人，個個都發了財嗎？當然不會。中間的差額，大概都給推銷費所吃光了。所以製造的本錢，雖然時時在降落，而零售的價錢，却依舊不減。

## 五 攪雜與作偽

攪雜冒混的惡習，自古已經有之。雅典跟羅馬特置監酒官，專捉攪偽的酒家。英國在一二〇三年已經有關於攪偽的法規。一四八二年德國有賣酒者因為攪偽的緣故，被逼喝自釀的

酒六夸而死。以前英國的牛奶，平均撥水百分之五十，現在大概不過百分之十或十五。因為近來商業道德之進步，政府監督之加嚴，我們消費者所買的貨物，有一部份質地的確比以前好點。但範圍不廣，只有食物方面成績最好。到底市面上各業裏摻雜作偽的程度如何，沒有精密的統計，我們無從推測，但就我們所知道的片段的事實，已經很可驚異了。

我們要知道這種事實，中央實業委員會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能够供給我們許多材料。一九二六年，這個委員會，命令南洋兄弟公司，不准把中國製造的花邊，冒稱愛爾蘭的出品。委員會報告舊金山跟羅省有四家公司，把別種的木料冒稱為『菲律賓的桃花心木』。菲律賓是向來不產桃花心木的。

有幾個人，向廠家去買電鍍過的屋頂鐵片。上面明明印着 SECOND (次等) 這個字。他們絕不猶豫的用酸質把這個字洗去，當為頭等貨出賣。據說有一位先生，居然在 SECOND 之下，添上 TONONE 兩字，變為『無可與比』了。

近來使布面起毛的技術很有進步，完全是棉紗織的布，可以做得很像羊毛。所謂 'Wool-d'，毯子便是這種材料。把棉布浸在苛性的鹼質中，發出絲光，常常當真絲賣。絲的價錢與其重量，很有關係，所以有人把他浸在某種礦酸鹽溶液中，能夠把一磅的絲，變為三磅。經過這種手續之後，絲的韌度跟壽命不免大大的減低。Kapok Sun Fast Silks, Lion Brand, Cewing Silk, Kloster Silk, Sansilk 看他們名字，當然是絲了，實際裏面完全不含絲質。

French Linen, Killarney Linen, Linene 是棉布，而人家總容易當他們為麻布。

分量不足，也是商業上作偽之一。在伊里諾斯州一個城裏，著者曾親自調查過二十六個汽油筒之中，有十八個分量不足。有人計算過美國全國消費者，一年中這一點的損失，合起來有一五，〇〇〇，〇〇〇元。

北達科他州的試驗所發見有許多食物的盒子，只裝足容量的百分之八十。大戰期內物價騰貴，他們就把份量減低。我們只看表面，那裏知道內容的更動。戰時實業司發見廠家把二百碼的線軸，減短為一百五十碼。雖然線的碼數是載在軸子上面，普通人買慣了同樣大小的軸子，那裏會去注意碼數。

最奇怪的現象，就是買東西的人，似乎把一瓶或一盒裏份量的多少，視為無足輕重，常常絕不提。他們的廣告上照例總是小盒多少錢，大盒多少錢。而大盒究竟有多少分量，則只好聽他們高興。盒子瓶子固然是很便利的，我們為求得這種便利，多花點錢，也很甘心的。但把東西裝在瓶子盒子裏後，就不許我們知道這個東西賣多少錢一磅，似乎太說不過去罷。

許多廠家恐怕妨礙生意，不肯把他們的出品的毒性及危險，明白標出。每年因此而中毒的小孩，不知多少。有一種藥品叫做 Janani，含百分之七十五的腐蝕性極強的氫氧化鈉。外面標明『不損傷最精細的織品，或最嫩的皮膚』。

煤氣的器具，常常不但糟蹋煤氣，而且很危險。有一種裝在煤氣暖爐上面的蓋子，據廠家說能夠省煤氣，使煤爐乾淨，實則這種蓋子最容易發出氧化炭的毒氣，空氣中只要有千分之四便能致人於死。所以商家作偽的惡習，不但謀人家的財，有時竟害人家的命了。

## 六 醫藥界的騙術

人類有五種欲望：發財，權力，健康，信仰，及求悅於異性。商場中的騙子，利用這五種欲望，不知刮了多少金錢。第一種可以用騙錢的煤油股票為代表。第二種的代表，有各種學校或函授機關。他們自稱能夠用十份講義，使大家傾倒於你的演說。或者讀了一課人格養成法，可以使你的知交都敬愛你。第四種的代表，有內地及邊僻省份，時時產出的教主。第五種的代表，有『丈夫再造』的宣傳；什麼藥可以使你潔淨可親，除去身上的惡臭，使牙齒潔白，頭髮光亮等等的廣告。第三種關於健康這一門，我們可以舉出幾種治肺癆，治癆腫的藥品。只要服了這瓶的藥，百病都消。這一章專門論藥品騙錢種種情形。

我們對於這類騙錢藥品，常常稱他們為『註冊的藥品』。嚴格的說起來，他們中很少是真真註冊過的。依法律的解釋註冊的藥品的成分，不能守秘密，一定要明明白白的發表出來。而且過了十七年，一定要歸公。市面上大多數的藥品，只可以叫做專利的藥品。發明者把藥品的成分嚴守秘密，（除了幾種有毒性或麻醉性的成分，必須載出外，）想出一個動聽

的名字，到華盛頓登記。從此後這個名字永遠是他的所有物了。藥品的內容，他可以隨時更動，也沒有人知道，而藥名則無論如何，人家不能侵佔。藥名中如“Parma”，或“Tadlac”，在極盛時代，單就名字而論，可以值得幾百萬元。無論什麼人，都能够配合一種新藥，但要想叫人人一提起這一類的藥，就聯帶想到這個藥名，却非花一筆極大的廣告費不行。

從前的藥方常有很可笑的。在月圓之夜半夜時候起來，把白牛肚上的毛拔一撮下來，可以治風濕。現在有許多藥方並不見得高明些。以前的人，至少還真心相信這種藥方。現在的人，大多數明知道自己的藥品，是無聊的配合，安着心思騙人家的錢而已。人類怕苦痛，常常急不及待，什麼價錢都肯出，只求快好。病者常常不願意別人曉得自己的隱疾，連醫生都要瞞住，希望能夠偷偷的在自己房內把病醫好。這樣子正好落在他們陷阱之中。

買肥皂，買鞋子，上了一次大當之後，下次不會去買這一家東西。但是買專利的藥品，或騙人的紫光機，永遠不會發生這種事情。大多數生病的人，都是不藥而愈。我們有一種天然的抵抗力，這是我們的福氣，更是賣藥者的福氣。十人中有七個人自己病會好，吃藥也是如此，不吃藥也是如此，你生了病，你服了幾瓶Pep-o-sene，過了幾天病好了。所以一定是Pep-o-sene 把你醫好的——這一點應該是無可懷疑了。實則這並不是Pep-o-sene 的效力，是天然的抵抗力把你醫好的。如果沒有Pep-o-sene 侵蝕你的腸，你的病也許好得更快一點。你如果是一個簡單的人，從此以後，你一定肯賭咒證明這種藥的功效，爲他寫證明的信，到處

替他鼓吹。

幾分錢的酪素，經過了廣告者之口，便變為功效如神的「散拿吐瑾」。「散拿吐瑾」是依科學方法配成的。他的生肌補肉的功用，是無可與比的。他又能恢復青春時代之活力。「散拿吐瑾」的生肌健體的滋補能力，比麵粉要高七倍。」據試驗室的分析，一元價錢的麵粉內的熱力可以抵一九七元的「散拿吐瑾」。

中央政府對於藥品取締的權力，是很有限制的——這就看兜安民保腎丸一案可知。政府說這個藥品並沒有治腎病的能力，法庭也是這樣判斷。但政府只能夠禁止他們，在盒子上面，登載這種欺人的廣告。他們現在專門在報紙跟雜誌的廣告裏宣傳，那就不是中央政府所能管得到了。他們圖畫廣告裏說：『背痛為腎病之初兆。』完全沒有這回事，但許多人着了慌，連忙去買他的藥。

有一位 Judd Q. Lloyd 博士把一種藥的名字，改換了四次發行。最後一次叫做 Re-Stor All。他在廣告上說倫敦科學，文學，藝術，學社舉他做會員，送他一張證明書，『因為他發見了治療唯一有效的方法，大有功於人類』。仔細調查之後，我們方知道這個著名的學會，是一位 Albert Surman 先生創造出來的。這位先生在倫敦開一個私立的學校，經售虛偽的學位，替各省的無名的私立學堂造證明書。

糖尿病是很普遍的一種病。有一種藥叫做 Peto 自稱為『最新的發明』。Peto 就是很

平常的朴硝，（又名海利鹽），絕對沒有治糖尿病的能力。最可惡者就是他們宣稱服了這種藥，無須規定食品。還有一種 *Patton* 氏發明的糖尿病人的麵粉。糖尿病人最忌的是澱粉質，而這種食品裏含百分之七一·四的澱粉質！

美國醫學會，對於這類騙人的醫藥，實在看不過去，出了大力跟他們搏鬥。醫學會的分析跟報告，我們于上述各例中已經看見一斑。如果把他們一一都記下來，真是記不盡。但看見過醫學會報告的人有幾個？賣藥者仍然是生意興隆，繼續他們騙錢的事業。

醫學會對於他們推銷的方法，也給我們不少的材料。紐約有一公司，專賣各種病人的名單。價目如下：

- 一，○○○人名……………\$五·○○
- 五，○○○人名……………\$二〇·○○
- 一〇，○○○人名……………\$三五·○○
- 二五，○○○人名……………\$七五·○○
- 五〇，○○○人名……………\$一二五·○○

癌，疝氣，龔三種疾病的名單，價錢較貴，一千人名要二十元。可以見得患這三種病的人，對於直接通函的宣傳，最容易接受。

奉贈十二張照片，往往就可以得一份證明的信。有時候却非錢不行。Dr. Gardner's

Remedies Ltd. (藥品公司) 宣稱：『寄來的證明書發表者贈二十一先令。十二月一日以前，收到的最好的證明書，可得一百鎊之獎金。』所謂證明書的內幕，原來如此。

真真自愛的科學家，決計不肯把他的藥品的成份祕不發表。他曉得祕密很容易流於欺詐的路上去。惟有這般江湖的醫生，把別人發明現成的藥方，偷得去，加上自己的名字，大吹大擂的宣傳，把成本極微的東西，賣幾十倍幾百倍的價錢。這還是他們中最老實的人。次一等的人，運現成的藥方都沒有，隨隨便便把鹽，糖，及海水等調和在一起當藥賣。最下等的一級，是那一般專賣成癮的藥品，毀傷人家的身體跟精神。他們的藥一有了銷路之後，便無須多登廣告，因為吃上癮的那般人，自然會再來買。

## 七 再論騙術

醫藥界外騙錢的手段，也是遍地皆是，只可惜沒有一個跟醫學會相似的團體，來揭穿他們的內幕。現在只能就我們所知，略舉幾個例。

許多化學用品的情形，跟藥品真是一邱之貉，所謂『大發明』者也無非是從普通的參考書——如 Henley's 20th Century Book of Recipes; Spohn's Workshop Recipes; Scientific American's Encyclopedia of Recipes 等書內偷出來的。

肥皂就是肥皂，洗衣服用的大塊的黃皂，跟深閨裏的頭一等的香皂，常常是一種材料製



成的。肥皂是化學的產品，許多華麗的字眼，秀色可餐的女郎，朋友的證明，氣味的芬香，都是題外不相干的事。如果你因為歡喜這種氣味，情願出一百倍於原值的價錢，在這個自由的國家裏，沒有人能夠干涉你。但如果你要的是好肥皂，那麼隨便一個有資格的化學師，能夠告訴你肥皂應該什麼做法，本錢值多少，或者應該到什麼地方去買。

有一種在倫敦出賣的材料，用兩個名字發行，一種說是木材防腐劑，又一種稱為防火的溶液。北方的人買的又是一種，裝在瓶子或盒子裏，叫做殺蟲藥。此外還有一個名字，叫做石灰石保護劑。

滅火藥粉價錢很貴，由來也很久了。不但沒有什麼效力，而且延遲別種正當救濟的方法。『最簡單，最便宜，最快，不會失敗……不會凍，不會結塊，不會爆裂，藥性不退……絕對無害……無論什麼火立刻撲滅。』這種配合品裝在紙筒或錫筒內，賣到三元一筒，原料批發只值十分錢。據他們雇員的試驗，滅火粉的効力，真是可驚。但這種事前佈置好的火，無論什麼粉或沙都能夠撲滅。

有一家的熱水瓶，據他們說是構造特別不容易打碎。但這種瓶子價錢要比普通玻璃胎的熱水瓶貴四倍，而且經過試驗之後，這種金屬瓶子傳熱的速度，比普通瓶子要快八倍。東西牢不牢固然是一要點，但四倍的價錢，八分一的効力。也不能置之不問。而這家公司對於這兩點竟絕對不提。

據中央實業委員會的調查，有許多瑞士製的劣等的鏡內，機械上，裝了十五至二十三個的鑽石，因為美國人往往以鑽石之多少，定機械之優劣。

有一家肥料公司，在一州內註冊了一千種的牌子，其中有七十四種的配合，是完全一樣的。他們知道為推廣銷路起見，最好是花樣多一點。這個牌子於番薯最相宜，那個牌子於玉蜀黍最相宜，這樣一來，農人覺得他所買的都是最適當的牌子。還有一家公司，只發行三種肥料，而牌子却有三十四種。

經售無線電話機的店家，能夠用巧妙的方法表演給你看，使你相信，接收本地的電波，八管的機器比五管的聲音清楚而響亮。而事實上如果八管跟五管有什麼優劣，管子少的倒好一點。大家以為管子愈多，東西愈好——這對於做本項生意的人，是再好也沒有了。

中央殺蟲除菌局，對於殺蟲的試驗和研究，比無論那一家的殺蟲藥料公司都多好幾倍。據本局的一九二四年的報告說：『有一般製造家在出品發行以前，不肯把東西先試驗一下，好像這種工作應該歸買主自己去辦理。』市上有一種除虱時藥，說明單上叫我們把這種藥放在食物或水裏給鷄吃。石腦油精做成蛋形出賣，大登廣告說，能夠殺除雞身上虱，及其他微生物。虱子不但怕他們，常常很安逸的住在上面。這種藥於虱是無損，於雞却很有害。

人類不是完全以麵包為生的。神祕，怪異也是我們需要的一部份。但是我們日用品——

肥皂，肥料，殺蟲藥，灰泥，板壁中要不要神祕或怪異？還是向偵探小說，戲曲，詩歌，童話中去求，糜費不較少罷？

## 八 實業的標準化與消費者的關係

在前面幾章中，我們對於補救的方法，雖然沒有明白的論到，但讀者於字裏行間應該可以看出一點。在本章裏我們把我們的解決方法——實業標準化——討論討論。

有人說美國人的生活，已經太過標準化了，你們還要火上加油。但是我們所提倡的標準化，只限於一部分的東西，如實業器具，原料製造的手續，賣買的標準等等。至於最後到消費者手裏的東西，當然聽其自然，思想，言論，習慣的統一，固然是不好的現象，而大家穿了一樣的制服，用同樣的東西，也是太過單調無味了。

就是消費者手內的東西，也應該有一點限制，許多無謂的花樣，於人生無益，糜費却是不小。前幾年美國的國旗的大小尺寸，種類多極了。但大小相差不到十分之一的，我們的眼睛那裏會覺得到。所以國旗的大小種類過多，實在是無謂得很。顏色的深淡的種類過了某限度，也失去其美術上的意義。有一家公司，關於女人手巾存貨，共有二千五百種。如果只有二十五種，顧客挑選時，不更容易求到心愛的東西嗎？這二千五百種樣子，不過徒亂人意而已。

從前有一個時代，燈穴 (socket) 一共有十四種，燈座 (base) 一共有二十六種。到了一九〇〇年，全國百分之七十都統一了，而除了 Edison 燈座外，差不多找不到別種的了。

大戰之中，全世界的實業界，受了一個大刺激，許多東西都受了標準化的影響。在這存亡危急之秋，不容你把有限的生產力，花在無謂的浪費中。現在瑞典一家廠家，所造的摩托船，其中幾部的機械，可以跟福特的部分互相交換。假使能夠把這個制度，推廣到各種自來水筆，火爐，打字機，無線電機的實業中，那麼每年所省的金錢跟麻煩，真不知多少。

一個沒有經驗的家主婦，對於各種布匹的門面，真是摸不着頭腦。從二十七英寸到五十四英寸，寬狹各各不同。帶子的寬度，也是沒有一定的標準。有誰能夠說出來，比通用的扣針再大一點的，是什麼號頭。對於這一類東西，向來沒有一種簡單的方法，說明他們的大小長短。

政府立的醫院，要買膠質 (collatin) 時，並不像我們那樣走到雜貨舖裏，隨便拿一瓶 Jello 或 Knox 牌的膠質。他們到簿子裏翻檢找到這樣一項的規定。

『一〇〇六〇項。膠質……粒形的；裝盒；細菌每格蘭母不得過五〇，〇〇〇，砒霜不得過一百萬份之一。四，銅不得過百萬份之三十，白鉛不得過百萬份之一百。……每磅價 \$〇・三一九五元，十天之內交貨。』

他們依這個標準去買，他們知道他們買的是什麼東西，出的什麼代價。這跟我們盲目的

試驗，相去多少！

許多製造家，不知道買主要的是那一等的東西，他們常常製造許多種數的東西，一面宣傳說，每種都有他的好處。即使他們知道那一種東西是最好的，因為競爭的緣故，他們不得不故意弄出許多無謂的等級和種類。所以政府跟精明的公司，事前先考慮一下，到底那一種東西最適應他們的需要，價錢最便宜，於是便把所需要貨物的各種性質，記在說明單上，叫廠家照樣供給。這樣一來，許多兜攬生意的廢話，都消滅了，貨物的重要的性質，方纔能確定的顯出來。

有了一定的標準之後，我們可以用投標的方法買進東西，價錢儘管便宜，而東西的工料，不至於太壞。加利福尼亞州投標招攬某種機械的工程，只花了四十八元，而最高的出價是二百十三元。有一位海軍的軍官，在一九一四年買了一件呢大衣，花了七十五元。他每冬都是穿這件大衣，有時略為修改，到一九二五年，已經有十一年了。現在這件大衣仍舊可以穿，顏色也沒有變。有適當的材料，這種大衣隨時都可以做成，但普通的消費者，沒有一定的標準，那裏買得到。

普通人買東西時，對於東西的份量非常之注重。這個布有多少碼，煤有多少重，往往計算得極其精密，一絲都不肯放過。質地的優劣相差到百分之五十，他常常忽略過。你買膠水，固然要量一量有多少夸特，但搗了許多水份，極淡的膠水不是等於份量欠缺嗎？家主婦

對於送到的煤，總得稱一稱份量足不足，但這個份量裏有多少是水份，多少是灰石，就可以不問嗎？我們買東西是買他的效用，份量倒在其次。如果有一種汽油熱力，比普通的高兩倍，那麼我們就花雙倍的價錢，也沒有吃虧。沒有適當的標準可以覆按，普通資本較小的營業，對於貨物的品質與功用，沒有法子節制。至於大多數的消費者，更談不到了。

中央政府每年花了三萬萬元。因為有試驗，有標準，一共節省下來的金錢，總有一萬萬元——差不多百分之三十。全國人民每年的買物費——居間的與最後的合計——一共有一千萬萬元，可以節省的部份有多少？當然不能依政府的花費為比例，但數目也就可觀了。

## 九 開路的先鋒——政府與私人的機關

這本書的根本主張，並沒有什麼新奇可駭之處，這在前面已經提過了，有一部份的東西，如食物藥品等，消費者已經有了法律上的保障。在小範圍內，指定標準的買賣成績很好。試驗貨物的實驗室，全國也有好幾所。在本章內我們想把這一類的機關的內容和成績，略為述說一點。

中央政府的標準局(Bureau of Standards)在這一類的機關中可以算得個中翹楚。標準局是一九〇一年成立的。他本來的職務是替國家設立適當的，科學的度量衡的標準。後來範圍漸漸擴充，添加了許多附業。因為他們有精良的設備，專門的人材，政府各部常常把各

種東西請他們分析試驗。他們漸漸為政府定出各種貨物的標準，政府便依據這種標準去定貨。

現在標準局，已經變成很重要很複雜的機關了。他們的總館跟許多附集的試驗室，合起來很像一所大學。他們每年的經費有二百萬元。有八百個科學家在內工作。他們已經發表的專門刊物，有一千四百種了。

我們在上面已經提過，標準局為中央政府省下了一萬萬元。他對於私人的實業，也有很大的貢獻。單就汽車的橡皮輪，停輪機，燃料三項而言，標準局的研究，為汽車業節省了一萬五千萬元。標準局教大家用一種新式的煤氣火口，功效比現在通同的高四倍。如果能夠風行全國，預計家用的煤氣，可以因此節省了三分之一。

標準局既然是用公家的費用來維持的，為什麼一般的納稅者，不能夠直接得到牠的好處，為什麼牠不肯把各種自相競爭的貨物的內容，報告給大家聽。據說把試驗的結果發表出來，實業界中會發生激烈的變動，而且影響一定不公平。甲公司的油，也許從來沒有試驗過。乙公司的油，也許曾經得優等的分數，現在出產又退步了。但難道因為這個不可避免的變動，不可免的不公平，就永遠教消費者吃虧嗎？事實總是事實，雖然會給人家誤用，終久總要發表出來。我們把通信購買公司的目錄冊，翻開一查，除了奢侈品外，過半的東西，標準局已經試驗過，知道他們重要的性質。這麼許多寶貴的記錄，祕不發表，豈不可惜！

英國有一個國立物理試驗室，跟美國的標準局性質相仿。他們倆對於各種錶都會仔細試驗過。美國試驗的結果嚴守秘密，英國的公開於大眾。據英國的一九二五年的報告，一九一五年以來，品質最優的錶，有下列幾種：Ditshelm, Zonith, Nardin, Vaucheron 與 Constantin。

中央實業委員會，是類似法庭的機關，專門禁止種種不符貨品質情的說明。但這個委員會，從來不肯自動檢舉，總要等別人告發，方纔開會審判。告發的人大概總是同行的競爭者。如果這類欺騙，只危害及消費者，大概永遠不會發覺。委員會的權力也有限，只能管到州與州間的貿易。如果欺騙的行為只限於一州內，委員會只好袖手旁觀。委員會自己沒有試驗室，達到這類案子總是交給標準局去分析試驗，然後根據他們的報告判決。

農部把各種重要的農產品，都立一個標準，凡合於這標準者，農部給運輸者以合格證明書。每年出賣的一百萬輛火車的水果跟蔬菜，其中約有二十萬輛是經過農部證明的。農部裏還有一個家庭經濟局，專門教導普通的家庭怎樣佈置廚房，怎樣洗衣服，等事。

北達科他州關於保護消費者這一點，在各州中要算是最進步了。他有很完備的法律跟標準，來監督各種食品。他把試驗牛奶的結果，公布出來。各蔬菜店，糖食店，餐館，麵包店，肉店，屠宰店，瓶子店，以及批發店，他都給以證明單，上面載着他們的等第。店主人如果不把這種證明單排起來。無異自認其不如人。有幾家愛惜名譽的公司，一發覺了他們



存貨中有一車的汽油，品質太劣，趕緊把他運出北達科他州，免得將來發表出來不好聽。有一回有一批的汽油太不堪了，就運到明尼蘇達州去發賣。上面吩咐道，如果明尼蘇達不肯收，可以運到衣阿華州去。果不其然，衣阿華州接受了這批汽油。

城市的衛生部，常常把各公司的牛奶的等第發表出來。如果有一家犯了大過失，市政府常常把他公布出來。這家公司非改過不行，有時竟被迫關門。城市的建築部，有時把建築的材料舉出合格的幾種，別種禁止不許用。

公家的機關，上面已經說過了，私家的機關，也有相當成績。大別可以歸為五類：專門學會，同業會，消費者的組織，私人的公司，專家的試驗室。我們於各類中各舉一兩個例，以見大概的情形。

專門學會最表表的，要算美國醫學會了。牠以大無畏的精神，揭破許多黑幕。牠給人家控告損壞名譽不知多少次，要求的賠償，合起來總有好幾百萬元。牠一共拿出的賠償費只有一分錢。關於他的事業，我們在醫藥驅術那一章，已經敘得很詳細了。

汽車工程師會，為汽車業定下了六百種的標準。每年因此而節省下來的金錢，據可靠的計算，有七萬五千萬元。雖然一大部份的利益是歸製造家，普通人民也間接得到不少好處。

較開通一點的同業會，知道沒有標準的糜費。最進步的幾個會，不但自己買東西有標

準，而且把同業的出品也定一個標準，使消費者得到莫大利益。地氈青屋頂同業會，自己互約，各家的出品，一定要合中央政府所定的標準，——不及格者不許發賣。羊毛毯子的製造家，定了三種等第的標準，凡合於每種等第的貨物，頒發及格的標記。美國商會對於實業標準化的宣傳，很肯努力，已經發行十種刊物，風行全國。

如果美國已經有一個大規模的積極的消費者的組織，這本書就不用出版了。政府總是給有組織的小團體所操縱。北達科他州完全是一個農人的區域，只消費而不出產工業用品。所以他的政府，能夠站在消費者那邊。教育界購物協會，是各學校組織的團體。他把支加哥大學學生試驗分析各種貨品的結果，發表出來。凡是會員都收到一份的報告。據事後調查他們所出的價錢，跟中央政府差不多。還有一種家政社，表面上也是為消費者謀利益的。他們的主顧大多是有錢的人。他們對於東西的價錢太不注意了。五十元跟三百元的冰箱，他們竟等量齊觀。他們出版物上的廣告，據說都是靠得住的。但他們究竟不敢十分得罪登廣告的人，不能暢言無忌。

私人的營業，如 General Electric (奇異), Westinghouse (電氣公司), United States Steel (美國鋼鐵公司), American Telephone and Telephon Company (美國電話，電報公司) 等，都有極完備的試驗室。General Motors Company (通用汽車公司) 特為開了一塊一二五英畝的大廣場，專門用來試驗自己跟別家公司的汽車。場內有山坡，有草地，有石子

路，柏油路，混凝土路，還能夠立刻放水淹沒了道路。他們雇有五十個專家，在場內試驗汽車的增速度，濕地與乾地的停車，車輪轉動的磨擦力，汽油的經濟，車子震動等等。他們試驗的結果，當然只有他們知道，消費者無從利用這種材料。

此外還有一種私人開的實驗室，專門替人家試驗材料，貨品。他們的生意日增月盛。但他們的主顧，都是工廠，商家，最後的消費者不會出錢請教他們的。有一家試驗室，不許人家拿他試驗的結果，作為廣告的材料。他們從已往的經驗，知道試驗的報告一到了廣告裏頭，往往面目全非，無從認識。所以我們要留心一點，不要看見廣告中這類試驗的記錄，便信之不疑。

## 十 目前救濟的方法

上一章所叙的各種機關，雖然數目不甚多，範圍不甚大，他們的工作總算是很好的一個開端。只要我們能夠向這條路上繼續努力，將來的希望一定很大。就眼前的情形而論，這種機關的最大的缺憾是，（一）大家不能合作（二）得到的結論不能傳授給普通的消費者。

因為大家沒有聯絡的緣故，彼此的工作常常重複。同樣的試驗，同樣的分析，同時在兩處，三處，四處，以至一二十處的試驗室裏進行。一位化學師往往受幾方的囑托，分析一家公司所出的某種材料。假使這各種機關能夠聯合起來，他們大概能夠做比現在多五倍的工

作。爲避免重複起見，一種實業裏頭，可以用同業會的名義，組織大家公用的試驗館。標準局位高望重，可以做全國的領袖，聯絡指導各種試驗的機關，使他們的工作不至於重複，而且向最經濟的路上做去。

中央政府材料供給表，對於許多合格的貨品，有明白的報告。但中央政府很難得按招牌買東西，所以普通的人，從這個供給表裏，得不到什麼好處。至于中央實業委員會，所發表的各案，都是消極的報告。那幾種貨物欺詐公衆，給委員會發覺，我們可以翻檢出來，至于要買靠得住的東西，應該向那一家去買，則委員會一字不提。州政府市政府中，除了北達科他州外，對於消費者的指導更不如中央政府。美國醫學會所發表的「新出未經公定之藥品」，把正當靠得住的藥品，按名字跟牌子舉出來。但這本冊子稍爲專門一點，對於一般人，不甚相宜。

由各公司各實業所設立的試驗室，總不能沒有偏私，完全爲公衆服務。各大學的試驗室——最好是州立的大學——一定能夠引起大家的信仰。學生做這種工作——考察棕欖皂裏，有多少棕欖油，真空掃除器到底會吸收多少毯子的纖維——不但極有趣，而且藉此可以領略化學物理，在社會上實際的效用。

如果有一個大富豪，肯捐一大筆基金，設立一個大規模的試驗館，一定可以激動全國的視聽，他的名字也可以垂諸不朽。各種專家在裏頭工作，生活安定，不受外界的壓迫，可以

大膽把貨品的實情公布出來。家庭日用的貨品，有許多還沒有經公私機關的試驗。他們可以先從這類貨物着手。他們把各家貨品調查過之後，可以把合格的幾家發表在他們刊物之上。以後如果有幾家出品退步，仍可以把他們的名字除去。

通信購買公司及百貨商店跟一般的消費者利害雖然不是一致，但彼此確有合作之可能。他們倆都是大批貨品的分派者，所以對於標準化這一層關係很深。他們倆對於羣衆宣傳的力量很大，他們可以藉他們的機關教導消費者鑑別貨品之優劣。通信購買公司批發來的貨品，如果有標準，靠得住，那麼人家退回的東西，將大大的減少，既省運費，又少麻煩。如果郵購的主顧，可以放心定貨，知道寄來的東西一定合於目錄上的標準，那麼現在許多不敢郵購的人，可以無須猶豫了。公私各機關所發表的貨物標準說明單，數量很多，如果能夠好好的利用，很可以做一筆通信購買的生意。那一個先知先覺者，開頭來做這個生意，不但能夠發一筆財，而且對於社會也有莫大的貢獻。

百貨商店性質跟通信購買公司不同，不能儘量利用這個方法。百貨商店裏的貨品，有一大部份是隨個人的嗜好，或社會一時的風氣而變更，不能有一定的標準。但此處還有許多日常用品——如最通常的布匹，金屬傢具，烹調的鍋爐，種子，花園裏用的器具，縫機等等——都有標準可尋。假使你曉得一家商店，曾經認真試驗過，在某種價錢之內，那兩種真空掃除機，東西最好，這兩種牌子就在他們店裏發賣，下次你要真空掃除機時，你到那一家店裏

去買？

說來說去，最後的權柄，還是操於消費者的手裏。如果消費者，能夠覺悟貨物標準化的需要，什麼問題都沒有了。我們相信美國的消費者，不會永遠做廣告的奴隸，甘受欺騙。如果有一百萬個消費者，肯聯合起來，每人每年出一元錢做試驗貨物事業，成績一定就很可觀。可惜美國的消費合作社太不發達，不然合作社到是一個很好的機關，可以為會員們做這種事業。强有力的工會，如果肯做這個事，效果一定很大。一樣的價錢，可以買較好的東西，這不是等於工錢的增加嗎？

著者中一個人，得到隣人的幫助，在紐約州 White Plains 地方設立一個小小試驗館。這個試驗館，一共發表兩種名單，列舉各種貨品的名字跟商標。一種專門記載價廉物美的貨品。一種把價錢太貴，或東西太壞的貨品記下來，警告人家，別去上當。判斷的根據，大都是取材於公私各機關的報告。本地中學裏的化學跟物理教員，也要請他們來幫忙。

## 一夜之夢

陳夢家

索索秋風的晚上，我知道，夜已經深了。我將要睡，用我疲乏的一口氣吹滅了閃爍的燭火。一陣響聲，忽然推開我的門，朦朧裏有一個人進來。我細細估量這是怎樣的一個年青人：散亂了的頭髮，微胖的身材，腳了一枝煙捲；更隱約地辨別他寬大的灰袍，褪色的褲，太長了，覆在蒙塵的腳上，他的領口袒開不曾扣好。從這些色形在黑暗中的移動，我分明這不相識闖入的夜客，他懶散地拖開他的兩條腿，進來，站着，用一隻手在抓住他繚亂的散髮。

當他猛吸那支煙捲，一閃微光裏印現一張蒼白的圓臉。半天，他立着不響。一縷縷的煙繞在這空虛的黑暗裏，浮遊一串一串虛幻的圓圈。我爲這突來的奇遇所迷住，正想清一清神來問，却仍舊在觀察這幻境的變動。一聲沉痛的細語攢進我的耳朵。

——死，我要去死，讓我在這晚，告訴你我的故事。

這句話使我吃驚，這真將成一件可怕的不幸的事。我看着他，却說不出一個字來。看着，那煙捲的火在黑暗中一點一點的移行。那分明，他是在走，往門外走。於是我不知爲了什麼，神祕地開張我惺忪的睡眼，拖上我的破鞋，跟着他走。那門外，秋天的夜是這樣悽

慘，天空尋不到一顆星，一點光。擦過我的耳朵的是一路路的風聲，還有那沙沙從樹枝上落下來葉子的響聲。我在黑地裏，茫然的跟着黑的影子走。停在一棵柳樹的下面，坐在一口井上。他是那樣嘆息着，低下頭想。靜裏「嚓」的一枝煙捲的火又在他的口邊閃着。

於是他開始敘述他的故事。

這是末一晚，我在你跟前吐出我的心胸，告訴你我那些悲哀的往日的故事。這真是不幸，要無辜去尋死。自己知道，這罪孽是我自己尋討來的，再不用埋怨天，埋怨人。你明白，我是爲女人死，唉，女人這東西，我不知道爲什麼要有？她害了我。在當初，我祇是一個天真無知的小孩，但年紀使我長大，使我知道我應當去愛人。我就聽從了那些因爲年紀所聽到的聲音，說「你去愛女人罷！」我就像瘋了一樣，輕輕地丟開了我的靈魂，忘記了世界上比這更要緊的事情；用我年青人狂奔的血，去追逐那些留在女人臉上的眼睛，眉梢，以及那輕笑的口。在十九歲的春天，是那樣的天氣才遇見這樣不幸的事。一次小小的旅行中，杜鵑花開滿的山野中，我遇見她。就使我想起那一天橋下她生媚的眼睛曾經抖動我的心，也就爲這迷幻，忘了她從前對於我的渺小所賜與的輕蔑，那時候我也年青。於是我把我第一顆愛女人的心給了她，學習了年青的男人對於討好女人所有的醜行。

在那些金色的黃昏裏，我是做着我最幸福的夢。縱然這夢有一天會醒轉來，我希望這夢再



長，再久。從她可愛的嘴流出那些寶貴的讚美：我的沉默，我的聰明，還有我的詩。阿！這可咒詛的，是她金色的謊語，我無恥的聽了。我的沉默，那裏藏着像野獸奔行的血。我的聰明，是我用愚拙的技術，誇張自己的小巧。我的詩，那是蛇身上的彩紋，這樣去誘惑一個女人。

那時候，我犯着年青人的頹廢的病。我看見這混沌的人生，使我厭倦。每一個人昧了良心用謊語去騙取幸福，人與人之間永遠是存了這虛假的事。我是那樣的厭惡世界感傷我自己的飄零。而這可愛的女郎的影子就輕輕地跳進我的心，說出一句神祕的話：「你看阿！這裏一個美麗的人在哩！」虛空的心坎裏填沒了這美人的影，我笑我自己，從前的愚拙。

許多連續的晚上，那可貴的黃金的夜，就在談笑中悄悄飛過她的翅膀。那一串串的心跳，一陣陣的笑，在我青春的夢裏織成美麗的羅網。在燈光下，促膝細談一切細瑣的事，說到她怎樣耽誤了自己的青春。阿！那不再轉來可愛的夜，那時我真埋怨過太陽。

她坦白，說女人們多是虛偽，愛虛榮。她們不說出心裏的話，發出假的笑。她們妄想高貴的，要想自己挨在高貴的下面。她又批責那般男子，對於女人們的殷勤，隨後的變心。祇是，她輕輕變換口氣說，我不是那一類人。唉，我可憐的一生，誰用手撫過我。我是預備着給人責譴，譏笑。

有一天，我記起了。她說到日本兒女殉情的事。

——就爲了愛，一齊跳到那無底的海中。

那時，一羣的妄想圍攏我。或許有那一天，我和她一同死在海裏面。

從前我看見世界裏祇是我一個人，但這時成了兩個人了。一天到晚，我的思境中她的名字和臉不止的跳躍。每晚，熄了燈以後，她才始送我出那一重厚大的黑門。門外索索的風，和那黯淡的火戰慄的閃着，閃着。

春天厭人的雨，在那時候却是好聽的音樂。我像一隻愚蠢的飛蛾向着燈火挨近，丟開了一切，在那小小的火光下面做夢。她的笑，像一片深雲遮蔽了我一顆明月的心。在她眼睛裏，我恍然尋到這世界的神祕。她就成了我的影子，在夢幻裏或是清醒時跟隨我。那才不幸，一直到如今，我是懦弱得一定要跟了她走。

在那一天，我的天，爲什麼把這幸福的菓子賜給我。使我不再忘記，流下淚來追想這起事。然而，上天，你的恩惠僅是那一天，忍心把我活到有像如今不幸的一日。那一天，不是，天是那樣好，花更顯得美麗，就是那春風也夠多情了。那是第一個春天，我知道春天好。在那裏，第一個女人愛我。

經過一絲絲柳枝的下面，我和她，談到男人，談到心，談到女人。

——女人，是最會變心的。像一池水，她不經意的忘掉那曾經落下的影子。在笑聲裏，她忘記了別個人。（我說）

——可是，我却不是這樣。我不會忘記你的，孩子，你無用疑心，我是一直喜歡你。

（她弄着花說）

那女人的瓣子風也吹得破的，我跨過井欄走。

——我怕，不要這樣，真會跌下去的。

一個男人，他有勇敢，不會掉在一口井裏。祇是女人的心，像海一樣深，一塊石子丟下去就不想再看見天日。

我想到這層，又使我煩惱起來。想到自己微小的生命，不要如同一塊石子沉在海底永遠翻不起一點泡沫。

——我心裏想，我怕是一個短命的人。（我順口說出來。）

——不，我會比你先死。說不定，你爲了年青，日子長久就要忘了我的。

——但是倘若你不死，你一定到一時不再喜歡我的。（我說）

——你不要儘想，我不愛聽這些話，一個人，不要在夢裏，默想到這是夢。沒有來的日子，就一定是苦惱的嗎？一朵花，不在她盛開的時候思慮到謝落。月亮，倘若沒有缺過，她不會在十五的日子裏顯出她格外的光輝。

這樣，我是一天一天陷落了。爲了思索，在幻想中捕捉那般莫可以得到的虛事，徒然使

我漸漸的憔悴。一個蠢人，爲什麼要想到多遠的地方去。看着星子，你再多玄想，就看不見天上有一點明亮的光輝。在幸福的夢裏，就會想到在幸福的背後躲着的鬼。世界上就有那般愚人，對着太陽想到黑夜就驚怕。但是聰明的青草是不會想到過有秋風。我是不幸生成的愚人，在歡樂中爲一些去不掉的過分的幻想勞苦而疲倦。枉然使好的日子飄過去，是一陣再也回頭的風。我就屢屢想到可笑的細微的地步，甚且把女人想到向下，而使我惡性起來。這樣的人，給朋友譏笑也是應分。聰明的人，他們知道怎樣享樂現在，女人的笑在他們當中是可貴的寶貝，再不慮及有一天因爲隔別而掉下淚，那無妨，天下也儘有別個女人的笑來填補偶然的傷心。可是我，往往在現在的「笑」裏，疑心到未來的「哭」。我是異常狂妄的要實現我的妄想。我企求的是一種「永久」，這「永久」就使我永久困死在夢想中。我想到，一個女人要愛我，永遠的愛我。並且我說，那戀愛是性靈的神合，朋友們，當我一個瘋子，說：世界上的人都是肉，肉裏面是永遠尋不着一點靈魂。水當中是不會留得住一塊銀屑。而我呢？我要逃脫色和香，在我的理想中，在痛苦裏得到一點超人的愛情的真趣。一切現實的必然有限止的地步；而在精神裏，存着一種不牽涉色肉，不計較形體上的得失的，覺不出任何滋味，永遠長久捉摸不定的神祕的愛。唉！這可笑夢想。

在人羣中，站在有泥的地上，這思想是魔鬼。就是把現在的笑輕輕地讓她溜走，而抱着未來痛哭。終至於一無所獲，而被黑的魔鬼抓住丟在死的火焰中。唉，我不幸，得了這

醫治不好的病，日夜在虛幻中，疑慮中。在忘記快樂，擔心未曾臨到的災禍。那些災禍就會臨到，倘然你真這樣的想。瘋氣一天一天的跳進來，我變成一個不安心的人，思想到不得轉來的半空中。而疑慮像一匹顛狂的野馬，分開我的心用力奔跑。

對於這愛我的女人，我生出疑心。她像冰冷的待我，她像火熱的愛我。她不說她愛我，或者就是不能用言語說出的熱愛，因為女人是用眼睛唱出她的情詩。但或許她不過是一個平凡的肉作的女人，誰人不肯在她愛的人面前說出一個金黃的「愛」字。唉，女人，那簡直是一口井，測不出冷暖的井，看不出深淺的井。井裏的水是女人流動的心，那像一面鏡子閃忽了人影，而欺騙一個獸子跳進井裏淹死。那完全是虛空，一面假的鏡子。一個陷阱而等候一塊石子掉下去翻起一陣水泡，發出一聲響。我轉又想這愛我的女人，果真她是在愛我，那一定又會去愛別人。月亮的光不光照好人，一樣的照臨惡人。

於是我疑惑，這無須用的疑惑，有一天這女人要離開我去愛別人，用那對待我的假話，笑；去對待那第二個可憐的男子，像第一次一樣。這思慮整日整夜的在我頭腦中旋轉，把我拖到怎樣一個困苦的處所。我就無故地拔了兩條腿在她門前徘徊，當我見了她我用兩隻哭腫的眼睛向她的笑臉望。這剎那間喪失了我的聰明，我把女人不愛聽的話告訴她，縱然這全是真心話，但女人是愛平平淡淡的過生。一個男人過於鍾情或是為她死，她們就最不喜歡這類人。

——告訴我，好人，有一天你會忘了我罷！（我說）

她遲留，那眼光定睛望了我這可憐的瘋子。像含了憐憫的笑，一忽那自尊的心重始使她變成一位莊重的女人。她不同答我這句話，如同沒有聽見。

女人，誰個不愛快樂。人的口是專門為女人發笑所用的，在平時她們不愛有一些兒煩惱。但我是漸漸地顯明我的瘋氣，一天一天的憂鬱下去。

——為什麼整天這樣憂悶呢？我想要你快樂一點。（她說）  
——祇是為了一件事，無用說得的年青人的病。（我回答）

——你看見的世界太小了！有好的人在，等好的日子來。  
這好的日子在那一天？也許，這日子在我臨死的那天。

口，這是一件不盡忠的東西。心裏要守住的話，往往如河水決口一般流出來。一個男人的心事，是千萬不可以告訴那女人。女人，她要聽你那虛假的話。一個人的真心話是要說給自己聽的。但是我把這憂鬱的原因不隄防的說出來了。

——阿！這全為了你。

她受驚，眼睛的火光裏射出她的驚惶。她想，這男人是可憐可惡的，年青人的熱血和力，應當放在有用的另一方面，決不是在一個女人的低下流淚的。

——那，為了你自己，在我想，還是少來來罷！

這又使我明白，我又做錯了一件大事。豈不是令我更傷心？在前幾天，那些放肆的說笑，却不會走到忽然可以轉變的地步。而且我強迫，用糾纏不清的方法來要挾，要她在呼我的名字前頭加一句話；那分明是有太陽，她不肯在陽光下面露出她臉上的桃紅；這應該問在沒有月亮的晚上。況且愛情，可以用你的手你的口無聲的說出來，一句話是無用的。在一家私人的醫寓裏，我不是瑣瑣不止要她說出一句話。這一句話她明白，有太陽她難說，也就看清楚我這不懂人事的孩子。

這一些，我都知道。那不怪她，這樣無情的捨棄我。也許，真是爲了我好。但不幸這天正是我的生辰，一種細微的聲音切切的問我說。

——這女人是不再愛你這瘋子了。

我氣憤得張開我血紅的眼睛，那男子的光輝重又在我頭上炫耀。離開這女人。我告訴她，不再來了，或許，這是最後一天站立在世界上。她爲這事驚嚇，跟了我出來說了一串我不會聽清的話。

回來後，我睡在牀上哭，用我的眼淚來洗刷我被欺的傷心。那七八天的功夫，我除非識笑我自己。但是，「時間」將一切疑問解答了，倘若不是，那一定是女人的心天天變。在有一天，她和我同忘去了那從前，在湖裏面她唱謔給我聽。

是三天以後的一個晚上，這平生，難忘記的一日。那是靈魂這魔鬼欺騙了我。我對着

人，肉做的女人，像對待一座玉石的女神，向着她的神光高聲頌讚。那一件有趣味的事，在我的心跳中，妄思中，不留意的逃掉。那一晚，天上沒有星，更沒有月亮。在黑暗中，她要我同她經過一條小黑巷，本來是無須走過的。

——阿！太黑了，我怕。（我這樣說）

她走在前面，伸出一隻手挽住了我，我就，滿抑着煩亂的心跳，擠在她的身邊。那手，冷冷地，又是那樣溫柔。她的心分明在跳動，和我一樣快，一樣亂。這正是沒有太陽的夜，連一盞燈也已熄滅，那是一個好時候，來試行可以臉紅的趣味的小事。然而，那思想亂麻一般的充塞我的腦中，我理不清一點心來愛這女人。我們走，走到巷子的底碰到關閉的門又回轉來，又是那樣默默地走。這，這可咒詛的靈魂，欺騙了我。

這成爲我一生的缺憾，爲了我又時常痛悔。可是在我不幸必須想起這一晚的事，我自己驕傲曾經做過一件不同於尋常的行爲，縱然是可痛心的。就此漸漸知道靈魂害了我，但對於她也無可奈何地欺騙自己，教靈魂受冤枉。

爲了過慮，狂飲，我病了。我滿心相信她會來，用手來撫摩我火熱的額頭。她不曾經說過？倘然我有病，她一定來看我。於是我望她，望她來。門外柳枝子沙沙地掠過石階的細聲，一再教我伸起我困倦要死的腰來看門外的人。那祇是靜，風在吹，倒在石級上一條條柳絲的影。



黃昏告訴我世界上有一個謎：女人的話不能相信。

春天晚了，葉子更其深，說夏天亦來了。那「日子」的追迫，無形中妬嫉與誹謗的箭，我就悄悄地走了，在末一晚，我告訴她爲她所受的枉曲。

——不會忘記你的。（她末一句話依然如此說）

那命運帶了我到海濱，到海濱，我還要等候她回來，這裏也有她的家。她果然來了，不給我一點信息地來了。那天，天那樣黯淡，我終於去尋她。她出來，說，明天到別處去。我轉身帶了將要落下的眼淚氣憤的走。我就再不會說出一句話。

從這以後，教我如何分得清她的心。我又走，在一千里外的山谷裏躲住，我盼望她會有信來。但那都是妄想。我爲受欺的恥辱和這不信的女人所氣憤，我終於舉目望不見我日夜夢想中有靈魂的人。這世界，似乎祇存了我一個人。「死」伸出她慈悲的手領我走，我就惘然告訴她我要死了。

當一個人在未死以前，必然仍有數千遍的疑問。死？不死？我思想：爲一個負心的女人死嗎？那些細微的聲音發出「不，不，」的音調。在溪旁，我徘徊，望一望天，青的草。遲疑着，終於不曾死。

一天換過一天，我是任性隨便的活着。我再不想去思索一件事，就在迷糊裏過日子。秋天帶給我一些清爽；我極其喜歡，就是「忘記」這樣東西漸漸的爬進來，我自己覺到輕

快。對於過去的顛狂自己發笑，這可慶賀的復活的青春。

當我回到海濱，我懷着新來的好夢。生原是夢阿！這無可貪戀的夢。在那一天，正曉得，也會有這樣不幸的一天。那一陣飛來的聲音刺着我的心說：她死了！

她死了，死在我到山村的途中。

如今，她重又來擾亂我的一切安寧，像真有鬼似的天天追趕我，糾纏我。這鬼，是沒有一天捉摸到，那是更令人駭怕了。唉，靈魂，恐怕還是有的；看這煙捲，這末一枝的煙捲，不是星星的火光，她的眼睛，在看着我，問我。我，我真成了野獸。縱然是，那也是靈魂的野獸。唉，瘋了，我瘋了。就去死，這完了！

十八年十月廿日晚南京中央大學。

# 密司徧士

Harold Brighouse 原著  
熊正瑾譯

人物：露西得徧士

素輝

赫倫馬士特士

樂得奉上樓

地點：英國柯能福得

時代：一八九五年六月

佈景：密司露西得徧士的客廳——一個十九世紀老處女的家。屋中滿置秀麗的家具及易碎的瓷器。夏天的太陽滿照全室。矮樹綠林，從中間的窗戶裏隱約可見。台左有門。

（素輝，一個二十二歲面帶鮮紅色的鄉間女僕，引領赫倫馬士特士進來。赫倫年亦二十二，身穿旅行的衣服。）

素輝 密司徧士說，密司馬士特士，請您坐一忽兒，她即刻就下來。

赫倫 （暫不就座。）素輝，趕緊告訴你的主人我一定會過意不去如果她單爲我上樓去換帽子。

素輝 密司徧士從來不會不換帽子見客，密司馬士特士。

密司徧士

赫倫 我並不是客人，就是我是客，這麼一大早——

素嬋 密司彌士正在換帽子一忽兒就下樓來。

赫倫 (坐下。)我過意不去，但是這是我的唯一一個機會見她，我今天下午就回倫敦。

素嬋 (面現驚慌色。)趕火車去嗎，密司？

赫倫 (笑。)不錯。

素嬋 您作事倒比我爽利。

赫倫 素嬋，你的主人一向好嗎？

素嬋 她一向到好，可是她總有許多憂慮，蘇若門使她大失所望。

赫倫 蘇若門？蘇若門是誰？

素嬋 蘇若門是我們的貓。她剛生下了一窩小貓兒。我們因為弄慣了還是叫她作蘇若門。但是密司彌士一向不知道她是雌的，會生兒子的，她覺得好像被騙似的。

赫倫 素嬋，你呢？

素嬋 託您的福。密司(中止，忸忸，繼說。)密司馬士特士！

赫倫 你有什麼事儘管說。

素嬋 密司馬士特士，您是對於我主人能進言的一個人。她——我有一件心事，如果您幫我說幾句話，我一定——

赫倫 什麼事，素嬋？

素嬋 密司，十年以前我從鄉間到這兒來的時候，密司徧士在雇我以前對我說，『素嬋，不許在我家裏有男朋友。』我說『着，是的。』我當時年紀太輕不懂什麼，所以答應了下來，很多人在我的地位不見得就依從一輩子，但是——

赫倫 素嬋，你要幾個男朋友嗎？

素嬋 不，密司，不要幾個男朋友。一個女子有一個男朋友也就夠了。

赫倫 你的心裏有人嗎？

素嬋 我曾經看見詹姆士布朗望着我，如果不是我已經答應了的條件，我想——

赫倫 哦。

素嬋 但是我已經答應了我主人，我不是食言的人。當我屢次豫備要請求她的時候，她好像知道我要說的話，她的臉容總每次使我不敢開口。其實她自己又不是從來沒有過男朋友的。  
友的人。

赫倫 素嬋！

素嬋 (自護的。) 誰能夠在柯能福得住十年從來不曾聽見密司徧士從前的一樁事——

赫倫 別說了，素嬋。

素嬋 那樁事是真的，並且那個男子已經從印度回來了。我看見過他。

赫倫 樂得奉先生回來了嗎？

素嫻 我沒有說他的名字您到說了。是的，他回來了。

赫倫 什麼時候來的？

素嫻 我只知道昨天我跟着密司孺士在威爾遜雜貨店買東西的時候，那兒有一位先生買洋火點他的小呂宋出產的雪茄烟。

赫倫 在柯能福得大街上抽小呂宋的雪茄烟！

素嫻 正是，密司。他向密司孺士脫帽。密司孺士跳了一下，緊緊地拉着我的胳膊，只說一聲『樂得奉先生』——顛聲地說一句『樂得奉先生』——仍舊地買她的東西，好像沒有什麼事似的。雖然我是她的底下人，我敢說她是很勇敢的人。如果她曾經有過那位男朋友，為什麼我不可以同詹姆士布朗好呢？

赫倫 我看我怎麼能幫助你呢，素嫻。

（密司孺士入場。她是一個半老的處女，頭戴綫帽，臉清癯，衣灰色，有弱不勝衣之狀。）

密司孺士 赫倫！

赫倫 密司孺士！（她們接吻。素嫻退場。）請您原諒我這麼一大早就來。

密司孺士 你不會得來太早的，赫倫。（她們坐下。）

赫倫 這是我唯一的機會，我昨天才來，今天就得回去。

密司徧士 柯能福得的人現在不能長見你了。

赫倫 現在？

密司徧士 我已經聽見你的好消息，你訂婚了。

赫倫 不錯，密司徧士。（稍停。）您好像不十分欣慶我似的。

密司徧士 好孩子，我欣慶你多時了。

赫倫 我要您認識哈雷，密司徧士。他現在在這兒。但是我知道從來我沒有看見過一個男子

進您的門，不過我希望您肯爲哈雷破一個例。

密司徧士 赫倫，你要我在我的家裏接見你的未婚夫嗎？

赫倫 請您原諒我的冒昧。我非常之希望哈雷能看見您從前教我手工的屋子。

密司徧士 如果我能夠在別處見他，當然我很願意見他。你要知道，在這兒，我沒有適於見

男子的屋子，我一定爲我這些盜器擔憂。起初我怕蘇若門瞎撞亂碰，後來我才知道貓

兒走道非常之輕柔小心。但是，男子的行動，可粗笨得非常。

赫倫 哈雷很斯文。

密司徧士 好孩子，哈雷當然斯文。但是一個男子在屋裏就好像把屋子塞滿了似的，他自己

一定也覺得，在屋裏耽着不大適當。

赫倫 (笑。) 難道您要他住在馬號裏不成？

密司徧士 赫倫，我不爲他人立規則，至於我自己，我是十分決定了。

赫倫 素嬋呢？

密司徧士 素嬋？

赫倫 素嬋戀愛一個人，但是她不願違背她應許您的話。

密司徧士 好孩子，我說過了『不許招待男朋友』，那是我的條件。如果素嬋同他人戀愛，

她有她半個月一次的例假。我也不調查她同誰去到聖公會，但是，我的廚房不是素嬋款待她情人的地方。我們上等社會的男子在屋裏說話不免高聲聒耳，素嬋那一類的人更不用提了。

赫倫 我想她在這兒很寂寞。

密司徧士 素嬋有她的工作。

赫倫 到了冷靜的長夜的時候，您從來不覺得寂寞嗎？

密司徧士 寂寞？好孩子，我從前很怕孤單，尤其是在柯能福得發生搶案的時候，我自己想，如果我有一個丈夫，我可怎麼寬心……你聽見我說丈夫以爲奇怪嗎？

赫倫 不，不。我總不提起丈夫這兩個字，因爲我知道時候沒有到之前不應該說，但是說也不見得就是非禮。



密司徧士 不錯，我記得我從前的時候我像別的女子一樣的盼望嫁一個丈夫；但是我以為可嫁的那個人到遠方去了，因為我說了『不行』，其實我心裏想說『行』，不過他以為我心口一致。就是到今天我還不知道為什麼我全身巴不得說『行』的時候，偏偏的嘴裏說『不行』。咳！赫倫，好好地同你的哈雷過日子去罷。謝天謝地，你沒有說『不行』。

赫倫 我希望我是知禮的人，密司徧士。我說了兩次『不行』，但是哈雷求過三次；到了第三次的時候，我覺得應該順從了。

密司徧士 樂得奉先生只求了一次，馬上就到別處去了。

赫倫 樂得奉先生！

密司徧士 不錯，那是他的名字；我本不想說他。赫倫，請你忘記我提及了罷。過去的事還是忘記的好。

赫倫 樂得奉先生……但是……密司徧士……您還有將來。

密司徧士 不，赫倫，我的過去不容易忘記，我也沒有什麼將來。我同黑影過了許久，我倒怕光明。

赫倫 您的黑影？

密司徧士 咳，你不會來住在黑影世界的。在那光明裏頭，你的丈夫同你的子女在等你，

叫你去。

赫倫 您使我自己慚愧。

密司偏士 自己慚愧？慚愧什麼？你盡量地享受你所有的生活快樂罷。

赫倫 我已經有了許多快樂，我還要許多。不像您只有一點就知足了。

密司偏士 生活的黃金世界，是少年人所應享的。我呢，只有殘年同黑影。不錯，赫倫，從

前我很怕孤單，我常常一個人哭。白天那麼長，夜晚更長。

赫倫 現在呢？

密司偏士 現在我有我夢中的兒女。他們同別人的小孩是一樣的，赫倫，不過我的是我自己獨有的，都是我自己的。他們長不大，也不會笨；總是巧小，伶俐，美麗，有禮。我一個人獨坐的時候他們就來了，那麼我就不是獨坐了。他們坐在我放在火爐邊的椅子上，冬天可以望見火光熊熊，這張是瑪麗的，這張小椅子是約翰的。他們的鞋總是乾淨的；他們不弄髒桌套同椅衣；他們的聲音總是低輕溫柔。晚上我醒的時候他們的手偎抱着我的頸項；他們伸出他們可愛的小嘴讓我親，同我所看見過真的小孩和他們的母親一樣親熱。

赫倫 您所說的情形倒比真的還好似的。

密司偏士 （鄭重地。）不然，不然。怎麼樣也不然。請你別想罷，赫倫。我把本來不願

意說的話說出來了。請你告訴我你的婚事罷。你的嫁裝預備好了嗎？我送你一些我的花園裏的紫羅蘭。紫羅蘭配你的嫁衣裳，玫瑰花裝點你的新房。

（素嬋入場。）

素嬋 （囁嚅。）密司徧士。

密司徧士 有什麼事，素嬋？

素嬋 有一位先生在門口，他要見您。

密司徧士 一位先生！

素嬋 （大聲。）密司徧士，就是昨天我們在威爾遜舖子看見的那位先生，不過他今天穿的更要體面。我說您不能見他，但是等於朝着墜子哈氣。

密司徧士 （稍停，復奮勇直說。）我就見他，素嬋，請罷。

素嬋 （不相信的。）在這兒見他嗎？

密司徧士 在這兒。

素嬋 阿彌陀佛！（下。）

密司徧士 赫倫，就在我旁邊。這是我的一個難關。好孩子，不要離開我。

赫倫 如果您要我耽着，我一定不離開。

密司徧士 我的勇敢不十分充足，謝天謝地，你在這兒，赫倫，幸虧你來了，我為你換了帽

子。

赫倫 您臉色很好。

密司徧士 我有一點心驚，我的帽子整齊嗎？

赫倫 您非常之齊整。

密司徧士 赫倫，我應該敬他什麼？先生們喝葡萄酒的嗎？他們早上吃茶的嗎？我不大內行，男子的習慣我全不懂。

赫倫 他不要別的，他只要您。

（素蟬引查士樂得奉入場，素蟬掩口微笑不言而退。樂得奉一表軍官人材，年約五十，髮蒼，面作紅黃色，衣冠整齊。他不甚自安，說話忽若指揮軍伍者然，忽復柔聲。）

密司徧士 （鞠躬。）樂得奉先生。

樂得奉 （鞠躬。）上校，樂得奉上校，剛從東印度回來。

密司徧士 （介紹。）樂得奉上校，我的義女密司馬士特士。（被介紹者彼此鞠躬。）上校請坐。（樂得奉不遽就座。）那把椅子看起來很精細，但是很結實，上校不要害怕。

樂得奉 （坐下。）謝謝。（他坐下的椅子很矮，他自己的腿很長，愈使他徧促不安。）

密司徧士 請上校用一點點心罷？喝一杯葡萄酒，或者——

樂得奉 謝謝，我不歡喜葡萄酒。

（他望着赫倫，要她出去的意思，不言。）

密司徧士 （不自安，但仍保存鎮定態度。）上校自從出軍遠征回來，一定覺得柯能福得平淡無味吧。

樂得奉 回到英國來，我覺得很舒服。

密司徧士 英國當然比較安逸些。上校覺得東亞人兇猛嗎？

樂得奉 （望着赫倫。）我到這兒不是報告我自己的事來的，密司徧士。

密司徧士 但是上校的生活是富有經驗的，當然——

樂得奉 一個軍人的經歷不足動聽，您的經歷我到比較樂聞些。

密司徧士 我的經歷！但是我——

樂得奉 （起立。）是的，我來就是爲的打聽那個。密司馬士特士既是您的義女，她一定關

於您的事全都知道，我恐怕她再聽您向我說一遍，未免有一點兒厭煩吧。

密司徧士 我知道赫倫一定不厭煩。可我也沒有什麼可說的。

赫倫 （起立。）是的，樂得奉上校，我應該讓你們兩個舊友叙舊。

密司徧士 （起立，現驚慌色。）但是，赫倫！上校，赫倫剛纔同我說她訂婚的事。

樂得奉 (鞠躬。) 我恭喜密司馬士特士。

赫倫 謝謝樂得奉上校。

密司徧士 請你往下說，赫倫。

赫倫 真的，密司徧士，再沒有別的可說。

樂得奉 呀！那麼——

赫倫 我走之先可以同素嫻說幾句話嗎？

密司徧士 你就要走嗎！

赫倫 我要走。

密司徧士 但是——

赫倫 我回頭來辭行。樂得奉上校，少陪！

樂得奉 (開門，鞠躬。) 少陪，密司馬士特士。(赫倫正走過他的身邊出門而去。) 老天保

佑你這個懂事的女子。(赫倫退場。樂得奉閉門，回頭命令式的說。) 露西！

密司徧士 (有一點不願意似的。) 樂得奉上校！

樂得奉 我且告訴你，露西，我的名字叫查士。

密司徧士 我沒有忘記。

樂得奉 我敢說你也沒有忘記你最後叫我查士那一次。就在這間屋子裏是不是？我從來沒有

受過那樣的失敗。我走進來，你正在獨坐，我向你求婚。我聽見你說『不行』的時候，我差不多可以跌到地板底下去。我沒開口之先，以為你正在等我求你。我會碰過釘子，但是怎麼樣也沒有那天那樣厲害——多少？——二十五年以前，是不是？

密司徧士 二十五年又三個月零十天。那天是一千八百三十四年三月十七日。

樂得奉 呀！你沒有忘記，我也沒有。我也沒有忘記我趕快的跑，同一個被踢傷的，夾着尾巴跑的狗一樣——一口氣跑到印度。你要知道，露西，從我到印度的那天起，我就想法子要回來。我計畫了二十五年，所以我沒有寫信。我以為我回來得比信還要快。起初我不能告假。我能告假的時候沒有川資。我告了假又生了病。我的病好了之後又要出軍——我受傷了之後——

密司徧士 你受了傷嗎？

樂得奉 那一次並沒有什麼，不過使我走動不了。以後仍舊好幾年那麼樣不能走動，一直等到大戰發生。好容易衝陣破敵，並未受傷，所以我即刻上呈，請假回家。這就是我的經歷。露西，你一向作了些什麼事呢？

密司徧士 我？我住在家裏。

樂得奉 你知道家裏兩個字我怎麼解釋？我曾經聽見別人解釋他——母親，姊妹，情人，妻子。提起家來我們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柯能福得就是我的家。

密司福士 但是你一向並不是住在柯能福得的。

樂得奉 你住在柯能福得。提起柯能福得就想起你。露西，你知道我爲什麼回家嗎？

密司福士 你是不是到了告老的年紀？

樂得奉 告老的年紀？我覺得我同出國的那天一樣年青。我回來問你一件事。從我到印度的

那一天，這件事就在我心頭上，使得我巴不得馬上就搭船回來。這個問題就是：

倘若我求婚的那一天，我沒有聽你的話，倘若我再求你，你還仍舊地說『不行』嗎？

密司福士 我怎麼知道我會說什麼呢？

樂得奉 露西，你記得那年月日，十分清楚。你沒有忘記。

密司福士 那是許多年前的事。

樂得奉 你的意思是說過去了的事不用管他？

密司福士 是的，樂得奉上校。

樂得奉 過去的固然是過去了——但是還有將來。

密司福士 上校將來要在柯能福得住家嗎？

樂得奉 我希望我能夠，露西。暫時我住在佐治飯店，一面找房子，找到了我就永遠住下來。



密司徧士 那麼我們必有兩人都相識的朋友，在他們家裏，我們有時可以見面。

樂得奉 在別人的家裏！露西，你是一個很誠心的主人。

密司徧士 上校把我們最初相會那一天的情形提起來了。我的父親已過世了。從那一天起直到今天，沒有男子進過我的門，你這次上來，簡直破了我的舊例。

樂得奉 那麼我想現在你該交些男朋友了吧。

密司徧士 這是一個老處女的家。

樂得奉 什麼倒楣的老處女家！對不住，露西，請你原諒我軍人的爽直。我覺得你還是從前的你：你的和藹的面容，你的青眼——我現在知道，你的一盼一笑，就是我抱病在牀，想起來也能使我安慰。

密司徧士 上校請擦擦眼睛罷。

樂得奉 爲什麼？

密司徧士 看看現在的我。

樂得奉 我覺得沒有什麼不同。好像昨天一樣。

密司徧士 上校拿我開玩笑。

樂得奉 我不拿我的天使開玩笑。

密司徧士 上校是喜歡英雄鍾情。我想上校還是鍾情於年青女子，比較一個瘦弱而且——

樂得奉 露西，你有鏡子沒有？

密司徧士 我天天在鏡子裏頭看見我的皺紋。

樂得奉 你的鏡子騙你。

密司徧士 上校，我太老了，受不了過獎。請上校告訴我上校的來意，好不好？

樂得奉 我的來意？你的言語到簡捷。

密司徧士 我覺得上校很嚙囉。

樂得奉 好罷，我就簡捷的說罷。我們軍人從來不慣說繞灣兒的話。我的來意，就是要請你

嫁給我。這是我第二次求你了，露西，離第一次有許多年了，但是那不是我的錯。一個女子有回心轉意的權利。請你回心轉意罷！

密司徧士 是的，查士，我的心回轉來了。

樂得奉 (快樂地向前。) 露西？

密司徧士 (退後，以手止之。) 你不懂我的意思。

樂得奉 我知道你的心回轉來了——

密司徧士 查士，我說『不行』的時候是明裏說的，我的心在那裏巴不得說『行』——那是二十五年以前的事。今天我說『不行』，是我心口一致說的。

樂得奉 我這次不由你說『不行』。我一定求來求去，直到——

密司徧士 直到怎麼樣，查士？直到我再變成一個年青的姑娘？你的請求不能使我返老還童，你也不能回復你的青年。

樂得奉 我的青年？要是愛情是青年的，歲月沒有關係。

密司徧士 你的愛情還是青年的嗎？

樂得奉 我的愛情還是青年的，還是同我離家時一樣少壯。他從來沒有消滅。他——

密司徧士 我告訴你什麼緣故罷。因為你出了國在印度建功立業。你把你愛情放在一邊。你的心裏裝滿了別的事。

樂得奉 不是裝滿了別的事。

密司徧士 哦，你給了我一點小小兒的地方，把他完全封好了，像我秋天封果脯一樣。有時候你把那念我的念頭玩弄了一回，重新又擺在原地方去。等到你仗打完了，你又有功夫去拿出來看看。但是我沒有戰事操心。我不能彌封着我的愛去保存他的新鮮。我的痛苦非常之利害，只有讓歲月去補平表面的傷口。歲月在你的愛情頭上加了一道的光，但是歲月把我對於你的愛消滅了。

樂得奉 露西，現在還不遲。愛情不死，他只有時甜睡。讓我把你的愛叫醒起來罷。

密司徧士 已經幾年，太遲了，查士，我告訴你罷，已經太遲了。我不希望快樂，我只有知足。

樂得奉 我有什麼呢？

密司徧士 你有了你的生活，查士，一個男子的生活。

樂得奉 我靠着希望過活，我不能懷着遺憾過下去。

密司徧士 算他是已往成績罷。

樂得奉 什麼成績？

密司徧士 歲月已經爲你做到了建功立業；爲我只有失敗。

樂得奉 那麼——那麼我完全沒有希望嗎，露西？

密司徧士 沒有。

樂得奉 (向門走。) 在印度的時候我從來沒有失敗過。

密司徧士 你現在在英國，上校。

樂得奉 上校？

密司徧士 (伸手)。再見，查士。

樂得奉 (拉手，作請求狀。) 露西！(她搖首。) 再見！

(樂得奉退場。密司徧士就座，她把挂在頸上帶的小金鎖打開，偎藏於頸下，吻之者再。赫倫輕步入場。)

赫倫 我可以進來嗎？

密司徧士 (閉上金鎖。)赫倫，我說我不願款待你的哈雷使你大失望嗎？

赫倫 我們兩人都希望他能進來。

密司徧士 赫倫，你告訴我說的，他可以來一次，要是他仔細把他的鞋擦乾淨，並且靜靜地坐在這屋子的中間。

赫倫 謝謝您，密司徧士，您不知道我們倆會怎樣喜歡到這裏來呢。

(赫倫退場，密司徧士仔細的整理桌圍椅衣。素輝敲門。)

密司徧士 請進來。

(素輝入場。)

素輝 (面現驚恐色。)密司徧士！

密司徧士 什麼事，素輝？

素輝 那位先生。

密司徧士 怎麼樣？

素輝 他給我這個，(示一金幣。)我應該受下來嗎？

密司徧士 當然，素輝。

素輝 他說的是讓我做一件新衣服，或者——或者買一點禮物送我的情人。哦，密司，我不要新衣裳，但是我要一個情人。我也不管這是不是大膽的請求，可我真是要一

個。

密司徧士 你記得我說的，『不許招待男朋友』，素嬋。

素嬋 是的，我沒有忘記，將來也不會忘記。

密司徧士 你很年青，素嬋。

素嬋 我到十一月裏就二十三了。

密司徧士 是的！你很年青。

素嬋 我太年青，不該有情人嗎，密司？

密司徧士 不，素嬋。我說過你不許招待男朋友的，但是如果你遇見一個人，你喜歡他，我

打聽得他是忠實，我不反對他每星期來看你一次。可是他得答應在廚房裏行動非常

小心，並且不能高聲說話。

素嬋 (跪在密司徧士足旁。) 哦，密司徧士！

密司徧士 我怎麼樣也不再叫少年人傷心了。

——完——

# 除夕

高植

雪在前不久才停止飄落；因為下得日子長，地上的雪有尺餘厚。遠山近田，高樓低屋，都是一片白色，路與窪陷分辨不清，河面塘面結着一層玻璃，屋簷生牙齒。太陽躲在灰色的密雲裏不見地面，如同負債人之躲避債主。山像玉堆，覓食的鳥兒啣呀的飛，翅振着得似無勁力。穿輕裘的人們有的在烘火情話之餘或者翻詩韻做詩詠雪景；但那些衣服襤褸，補綻裏見絮的，提着簾籃盛着碗筷，跛蹩行着的人們為求得一飯飽腹而把這美景忽略了。

老楊家的大門對着一條大路，雖雪落積得這末深，路上仍有無數的人行過。這大路在晴暖的天氣也不到一丈寬，現在因為在兩旁厚高的積雪間夾有一線行道，顯得更仄了。

風嗚嗚的從樹枝唱到屋脊，從高樓颳到街路，從大路鑽進老楊家的大門，從他的袖筒裏伸入他的胛裏，使他的兩手互袖着搭在膝上，他的腰捲曲着。他看到他旁邊的妻，無神的掀動了他的鬚髮撩亂的嘴唇，說：

「這樣的雪是幾十年未下過了。天又不晴。」接着嘆了一口氣。

他的妻只晤了一聲，這表示十二分的同情他的意思；假使有一只寒暑表，她將說這樣的溫度是數十年來僅見的了。但在她的心中因為顧慮着使人不得不懊愁的事，似乎沒有什麼話

可吐出來，即這唔的一聲也不大自然。

她的年紀有五十多，髮斑白，臉上滿是縐紋，刻記着她一生的辛苦。身體的健康不好，走路時腰躬着，像久病乍起行，現在她坐在一條破板凳上，腰也像支撐不住她的頭。她的丈夫比她大幾歲，臉上的風霜比她的還多，從他的悵鬱的面情上看來，他是在孤寂之下受盡淒涼而將被憂愁輾轉待斃了。在從前，他有不少說話的人，近來因為許多原故，即對共處了一世的老妻也像沒有話說了。有時感到寂寞孤淒，他便抹鬍子，似乎抹鬍子會把他的命運改變。在有力工作時，他不相信命運，但為生活壓迫到無法時，也只好以命運來自解而勉強的在苦况中求一點慰安了。

他身上的衣使他不時的要打寒噤，到不能支持時，他將棉被纏裹着身子，藉以使外面的寒氣難侵入，但今天，他的心中充滿了比昨日更盛的憂傷，淒慘，焦急，而忘記把破舊的絮用作大衣。他看看妻的衣服和他的一樣，破舊到再加補綻便無處掛縫的程度，況且並無可用作補綻的布呢。有一次，某軍隊以舖主是敵方為藉口，而搶劫一家商辦的當舖時他曾十二分的僥倖得到一件白羊皮袍的漁利，他便相信軍隊是救民的，並且忘了以前對於軍隊的憤恨；但羊皮袍在身上未過兩個冬便承情被另一軍隊的兄弟們取去代管，他只得以為這是命運的播弄了。他想到過這已去的好事，但寒噤打多了，也就無暇再追念這已往的幸榮了。他的臉上表顯出一種非笑非哭的表情，說，



「只有一天了，我記得前年算命說三年後要換運。只有一天了。」在蒼老多紋的面上擠出微微的笑容，隨即隱去。

「要是不這樣，也得請算命先生細掐【註】了。」妻說，抬頭看看老夫的臉，他的胸口露在破絮袍的襟上。

註：掐——算命先生以手指推算干支，故細掐就是仔細推算的意思。

老楊的小屋像一隻怪獸，屋簷的茅草附麗着冰箸，像是巨牙。夫妻倆居在屋裏，如被怪獸吞在肚裏。屋只有一間，家具很少，這不到一方丈的小屋在他們也就很綽綽有餘裕了。幾日來不起火的竈與除草耜外只有一擗的床的距離不到兩步，然比之廟廟的到地貨乞丐，他們又要被稱為資產階級了。老楊也呼過比他富有的隣家為資本家，雖然他不懂這學來的名詞的意義而對方也不過只家裏有二担米。

前幾天從他家門口走過的鄉下人各抱着從城裏買得的年貨使他的眼饞饞的窺覷着，耳聽着得意的言詞，心裏却很難受。到心裏的傷愁為羨慕佔領着地位時，他便苦苦的發出沙啞的聲音說，

「他們打年貨回家了。」

妻是照常的唔一聲，這唔聲包含答語與意見。

今天「打年貨」的人比昨天更少了，在打年貨的日期上可以知道一點他們的家境，在一

年的最後的一天打年貨的是起碼的人家，但這也夠使老楊羨慕了。他無聊的看看地，似乎地上會湧出一塊黃金。

門外的人聲把他的心拉得無一時寧靜，但他的心並不注意在任何行路人的話上。風從簷前的茅草上唱過，使這屋內添出一點生氣，但無限的寂寞壓在屋主的心頭比屋上的積雪更厚。竈與圍米的破鍋也感到深深的寂寞滋味。

「你今天也上城哪。」門外行人的話聲清晰的傳入把精神鬆弛的老楊的耳朵，使老楊覺得「他是上城來打年貨的了。」

「兒子昨天才託人把錢帶家來，把我們急壞了。」另一個行路人說。這話中的「兒子」在老楊的耳中特別的響亮，這「兒子」的聲音引起了老楊的反應，如空谷的回音；老楊的心却至少比空谷更為荒涼寂寞。

說話的行路人已走去，但老楊心裏被激起的悲曲已奏起而不可止了。從如乾涸池沼的記憶中他抽起傷心的回憶之絲。

那是兩年前的事情。在一個溫和的天氣，殺氣與太陽光一樣的照籠着大地時，老楊的第一件大不幸事發生了。

他端着飯碗在手裏，妻子與媳婦及孫兒同繞在桌邊吃飯。鹹菜豆腐的熱氣中冒出家庭融樂的暖氣，黃豆蒸的很爛，當一顆顆的從嘴裏滾進腹中時，老楊感到特別的滋味。生活對於

他是極有意思的了。

「艾兒，留一點飯給大子來家吃哪。」老楊的妻望着兒子，吩咐媳婦把一日只吃一餐的米飯留兩碗給兒子吃，同時她的臉上溢露着和藹的慈容。她覺得爲兒子操心是世間頂值得做的事情。

「豆兒和豆腐也留一點哪。」老楊和着，愛子心並不減于他的妻。

於是媳婦艾兒便將大子應得的一份保留起來，自己端飯吃。

這樣的家庭在物質上雖常感到拮据，但知識的簡陋使他們的憂愁反少于那些家資纍纍的富翁們，生活也過得很適意。

後來兒子回家了。他有三十歲，身軀高高的，樣子很魁偉，他的肩上擔負着一家生活的大部分，他每天以搬挑貨物的工資變爲家內的吃米，一枝香烟捨不得抽，對於貞順的妻是愛到不減於富家少爺太太們相親的程度。媳婦是貧家女兒中的好人，所差的只是教育，家常的事做得很周到。她與婆婆同爲人家洗衣，衣服的價錢只有兩個銅元一件，對於家庭的收入也很可觀了。孩子會呼爹爹，爸爸，奶奶，和其他簡單的名詞。

老楊自己也能掙幾個錢贖養家口。

兒子笑嘻嘻的說着話，手執布巾揩額上的汗。老楊自己的唇微笑，孫子呼爸爸；媳婦抿着嘴笑。兒子緩緩的坐在他對面。

媳婦送上飯，兒子用勁的划着吃，口內依然的喘着氣。

在閑談了些不關緊要的話之後，老楊的兒子說，「下半年怕不能出去了。真厲害。有好多人貨都不敢挑了。」他仍吃着飯。

「怎麼？昨天晚上不是說『不』嗎？」老楊問兒子，自己有些驚恐了。

「事情那能說。張老三和李大不是給拉去哪。不講理！」他的兒子說，面上顯出憂慮的神情，心內不安，恐懼之情也就表示在臉上了。

「說不拉夫，不怕死，怎不——」老楊的話聲很高，在不平的聲氣中帶有一點怒意，覺得從前所信以為真的也只是宣傳上的欺騙。

他的兒子吃過飯，從兜肚裏掏出一吊錢，紙包的一邊已破。他把錢遞給老楊的妻，她看着錢包微微的笑。

因為拉夫的風聲吃緊，老楊的兒子決定不出去挑貨。他自己抽着旱烟，烟桿有一尺多長，在離嘴子不遠的地方繫着一個顏色汗暗的烟荷包。

全家靜默了一會；所恐懼防備的事終於實現了。

首先在他的眼中出現的是一個挂着一條紅色的皮條的人，後面跟着兩個揹長槍的人。他們的樣子使他不覺的恐懼起來，身子雖未抖擻，心早已在那里打噤了。老楊的目瞪視着他們的猶兇的面貌。

那挂皮條的人說的什麼，老楊一點也未聽住，話只像風從耳邊吹過。

他很明瞭這事情將怎麼發展下去和發展到如何的程度。畢竟是有了經驗的人，他壓制住恐懼的表情，慢騰騰的放下手中的烟管，緩緩的說，

「老總們請坐，燒茶喝吧。」

「不行，誰同你們胡纏，壞東西！」那挂皮條的人說着，回頭向揸長槍的示意，要他們將老楊的兒子擒住；他的目光把全屋掃視一周。

老楊的妻的目眶裏噙着淚；她婦端着空碗僵木的立着不動，眼看挂皮條的人；孫子唱着聲音不清的字眼，在老楊的膝前繞；兒子坐着不動，面色灰白，逞着像羊被虎攫得時的恐懼，口也抵不起來了。

一個揸長槍的人剛舉步欲抓老楊的兒子，他急忙的移動脚步擋住他的兒子。陣勢雖然擺出來了，在老楊這方面，即防禦也說不上。

兩邊便這樣停頓住，知道自己不得不俯首的老楊陡然的想起了自己已往的經驗和與朋友們談到的事情，於是說：

「老總們坐一下吧。我曉得。老總們要抽烟，吃茶吧。我還有一點錢，就請拿去吃茶吧。老總們做做好事。一家幾口，實在難以活生！你們積一點陰騭吧。老總爺！」他轉首向妻，「你把錢掏出來請老總們吃茶抽煙哪。」

知道自己必勝而對方只有俯首的三個人面上的緊張的態度鬆弛了一點。爲保持他們的尊嚴故，他們仍裝着不屑承認的端肅。那欲抓老楊的兒子的人向後退立在原來的地位。

老楊的妻不忍的掏出兩吊多銅板。銅板交到挂皮條的人的手中時，他罵了幾句，似乎至少是因爲老楊和他有點親戚的關係，他才做如此有情面事的。他明知老楊拿不出更多的錢，却又不得不維持自己在現在的身分，於是說，「這幾個錢做什麼哪？」老楊再俯仰奉承的恭維阿諛他幾句，說不能拿出更多的錢深爲抱歉的話，他這纔指揮着兩個擰長槍的走去，罵了幾句。這對於老楊的全家是僥倖到極點的事了。

全家似乎失去了千鈞的重壓，像從恐怖中溜逃了出來的那樣鬆快。花去的兩吊錢是一個很大的數目，老楊的妻覺得兒子能保持未被拉去，惜錢的心也消溶了。這全家如舟經過風濤的海峽到達對岸了。

計議了好一會，老楊決定叫兒子暫時躲避，妻和媳婦沒有異議。

「晚上有空我就回來。」他的兒子麻木的說，目光輪互着父親和妻。

「去吧，不要忘記晚上回家哪。」母親惋惜的叮嚀着。

「去，有空就來家，小心不要給看見了。」父親囑咐着。

於是兒子去了。

老楊覺得兒子如漏網的魚，離了陷阱的獸，此去可以無危險了。他喝了茶，抽着煙，碼

頭上的貨自己不能去挑，便無聊的看妻和媳婦洗衣服，衣服激濺起的水沫和搓擦的水聲使他的目和耳不得空閑着。

在當天的晚上兒子不見歸來。老楊想這大概是兒子難避人的眼沒機會回家。第二天兒子也不見歸來，第二天的夜裏也不見歸來。城裏的拉夫消息日漸厲害起來，老楊想，兒子定是躲在嚴密的地方，不久會歸來的，於是望念的心情便稍減了。

第四天兒子不見歸來。第七天兒子不見歸來。第十天兒子也不見歸來。後來，住在城裏的軍隊開去了，夫也不拉了。

「大子會要回來的吧？」妻總是這樣望念不忘的問着。

「看看會要回來的了。」老楊總是如此的回答着，自己對於自己的答話也不免懷疑。在懷疑中的希望，老楊在悲痛時也得着一點自解。

烏雲在老楊的心裏一天天的迷漫着，雲越厚，日子越久，他的兒子也越不見回來。期望着，期望着，終不見兒子回來。

有從遠處偷跑回家的人被老楊撞見了時，老楊便問，

「你可見我的兒子呢？你可見我的兒子？」

明明不知道但不得不說知道的那人說，「你兒子好呢，一月八塊錢。」

「真的麼？」

「真的。」

「哈哈。」老楊笑着，走回家告訴妻。妻問是真的麼，他也說是真的。

日子一天天的加長，對於老楊的兒子的傳說也日漸紛多。有的說他的兒子仍是爲軍隊挑東西，有的說他做了排長，有的說他做了土匪的首領，有的說他到廣東，有的說他到了直隸；問誰知道他究竟到何處去了時便又誰也不敢肯定的說了。不過有一種消息是這些說話人所不願使老楊知道的。

老楊心裏的疑團日漸擴大，對於兒子歸來的希望也日大。

媳婦在兒子離家後幾個月被另一個男人佔去了。這男人是一個小資產階級，覺得家裏的幾個女人不能夠使自己滿足，便花了數十塊洋錢把他的媳婦也買去了。媳婦覺得在年青時把自己的姿色空度了未免可惜，對於再醮並不表示反對。

老楊此後便和妻帶着孫子度日子了。孫子有時候哭着要媽媽，他便說，

「爹帶你玩吧。媽買東西去了，晚上就回來。」

有時「媽媽帶你買糖去了，不要哭，奶和你玩，」也成爲哄孩子的慣用語。

起初，孫子尙記念着父親。「你的爹做老爺去了」是答話。後來孩子漸漸的把父親忘掉；不久孩子也把母親忘懷了。祖父母的年紀和孫兒的年齡相差太遠了，孫兒有時哭得很淒慘或者吵得非要媽不可時，老夫妻便感到束手了。孩子每次的不是被哄好便是哭到自己力竭



疲倦時才止哭。

老年人的心情和孩子是相差太遠了。老楊自己有時也感到寂寞而流淚，當孩子窺見他流淚時便又不得不揩乾自己的老淚逗着孩子玩了。

雖有祖父母的看護，孩子的精神是日漸的頹唐，臉上的笑容漸漸減少，而身軀也緩緩的變瘦了。孩子幾次小病，伴都不用藥而自愈。每次病後，孩子的細小身軀是日便孱弱。一日，孩子病又重了。

醫藥費和日常的生活費，一樣無從着手。孩子的病也只好聽其自然了。老楊有和別的窮人相同的觀念，便是「窮人害病天保佑，」天若不保佑，那就是命了。正與他的妻一樣，他也期望着孫兒的病能夠早早的自癒。

好像人愈是窮，天——老楊所相信的——愈不保佑他，終於在孫兒彌留之際他發現了這條事實。在老夫婦的悲啼中孩子去到他們所認為在地下的陰間去了。

這一切在老楊的記憶中都成爲幻夢般的輕烟，今天在他的腦經裏重現出來也不復能引起他的傷悲了。

風仍在屋上唱。從土墉與茅簷交接處的罅隙裏透進屋內的風嗚嗚地像在報告老楊說，「年又到了，我在世上的威嚴快終畢了。」

門外又有兩個人說着話匆匆的走過，這使老楊知道他們打過年貨回家去了。老楊沉默

着，但沉默不能使心中的懊惱也沉默。

「怎辦哪，」老楊說，「年三十了。」他接着歎了口氣。

「怎辦。是年三十了。」他的妻說，身子依然畏縮着，話聲如暮秋的蝴蝶，沒有勁發出大聲。她想着些荒唐的事情。

「買點東西麼？」老楊這樣問，自己有點以為是在說夢話。

「買點東西吧。」妻的答話仍然是提不起精神來。她抬頭望老楊，老楊的臉佈滿了冬的氣色，和她自己的臉一樣。

「買點米。」老楊說，重複一句，「買點米。」

「買點米。」妻若不答話，便覺得太淒涼寂寞，但要說出有意思的話，則又無做話的後盾的東西，便這樣不起勁的說了。

在小孩子新年是一樁好事情，因為既有新衣穿，又有好的吃。在大人，新年是最好的休息，使一年來的勞頓得以蘇復，但這對窮人家的孩子和老楊是不能應用。過年似乎是一件麻煩事，然爲着習慣的關係，老楊也不得不應時而做。爲着應時，什麼都可以不辦，米却是無論如何不能不籌備一點，這使老楊爲難了。他計畫着，籌算着，想着怎樣可以弄得一點米的方法。

「米是一定要買一點的，是不是。」老楊在沉思多時後才說了這句話。

「是，米是要買一點的。」他的妻的尾聲很低微，似乎將要脫力了。

在不沉默的風中，在不沉默的心情之下，一對年老的人沈默着。

天像傷心太過一時不得寬懷的人的臉色，愁雲依然的籠罩着不散。雖然沒有太陽，老楊也知道已是將午的時候了。明明知道只有半天便又是一年，但他過一秒鐘猶如一日。他的思想盤算着將如何籌備米的計畫；每一個主意在他的腦經中只像一個倏有倏滅的沫泡使他更加的煩燥。終於經過了好一會的尋思，他想着了。

「把你的夾袄和我的單褂子拿去當一下買米吧。」老楊說過，面上有些得意的表現，他覺得這至少比向隣人借貸可靠得多。

他的妻對於當一件一個她認識的太太施給她的青布夾襖表示了同意，更覺得一兩日來的集慮得了著落，面上的愁容消溶了一部分。

這樣的決定之後，她便把墊在褲布之下用作枕頭的夾襖拿出，又在床底下的一隻用爲衣箱的破篋籃裏的一堆衣服中揀出了他的夏天穿的唯一無有補綻的小褂。她把兩件衣服捲好，遞給了老楊。

「我去了。」老楊望着門外，態度上有點不敢跨出門限，好像他的老羸的身軀會被風吹倒，跌在深雪中凍斃。

「好，早點買了回家哪。」老楊的妻說着，目光望着他腋下夾着的衣捲，心不忍將衣服

當去，念到贖期是和以前已經當掉的衣服一樣不知何時才能實現，心內感到非常的懊悔，但他只得默默無言目送他長意的跨出門外。

老楊頭也不回便踏步走。他的心想大步的快走，但他的身軀使他的步伐不能依照他所想跨的那末大。雪在他的脚下支支的響，若被蹂躪者的低弱的呼聲。有的低窪處雪半消半凍着，使他的足有時陷深，有時着地後向旁邊一歪。他的身體在隱沒了不平的雪的世界中顛簸地歪着向前行，後面的行人趕到他的前頭時，他也不覺得自己的龍鍾。

從老楊的家到城裏的買賣街有一里之遙，當舖的地點更遠。路泥濘爛滑，非常難走，他看着在他前面的人越走越遠，在後面的也趕在他前面，他將衣捲從左腋換到右腋夾着，停止喘氣，舉手揩額上的熱氣。

「我老了，」他輕輕的發出嘆聲，幾乎連他自己也聽不着。

街是石鋪的大道，中間沒有集雪，只是像泥濘的行潦。兩邊間或着有幾堆很高的雪。瓦簷戳出一根根的白骨，如老楊在兵後着見的野外無名尸骸。

挑着竹竿賣紙「元寶」的窮家男女孩子街中已無一個，賣五福紙與「款門紙」【註】的攤子也沒有一個。他們也預備過年了。老楊知道自己是太命苦了。因為這一點，他少有許多煩惱。他知道賣五福紙的已沒有人，便以命苦來解釋，而不以買不着五福紙為懷，空腳踏多少時候了。

註：五福紙與歡門紙都是用寫過年貼在門楣上的花紙，這是土稱。

街中的集水有的地方深，有的地方淺，老楊的每一個脚步着地，水便嘩的濺起。他的兩隻褲腳已濺透了滿是污泥。

店家只有清談的生意，兩三個僱客立在櫃臺前配一點家中缺少的食物或用品，或趁時買些微點綴光景的東西。大門平搭在屋裏的板凳上貼門對，寫着黑字的紅臘尖紙兩端鑲着金紙，表現着吉利和發財的心理。許多門楣上的五福紙已貼好，在空中飄飄的擺動。老楊想跨到任何一家的櫃臺前像別的人一樣吩咐店家朝俸拿出要買的東西，但他的脚使他的希望暫時忍耐着，他的心便放棄刻下想及的這方面而注意到當舖方面去了。

望着兩旁的人家使他難受，他想着「這是命苦，」便俯首前行。

街旁人家的小孩子被無事的年青的母親穿着花簇簇的新衣抱在乳母的懷內，被無事的人逗着玩；年大一點的孩子也穿新衣，吵着要吃年飯。

「他們到吃年飯了。」老楊聽到孩子們的要吃年飯的呼聲，口中低低的如是自語。他縮着頭，但風並不客氣，依然由他的衣縫向身內吹。他於是又低語「他們的新衣服多末好呀！」他默默的走。

「到了。」他得意的走到當舖所在的街頭，說。一個對於希望能實現的信任如飛葉落在水面般的降在他的心頭。他笑了。

到了當舖的門首，他立住了。他呆呆的立着不動。

明白的事實不能使他不疑惑，他跨上當舖大門的台階，舉起抖擻的手推抵黑漆的門。門門得很緊，動也不動。老楊重行推了幾下，門依然是不動。

他轉過身背着大門嘆氣，頭左右的回顧，想能夠得着別的法子。他如從絕壁上落在深潭裏，希望統同化為烏有。但他不相信他是失望了，想能浮泛出水面，他便轉回身對着門重行推了幾把。

門依然絲毫也不動彈，他證實這是絕望，於是像癱病般的移動他的重足踱下台階，氣也嘆不出來，無目的回向原來的路走着。

衣服當不出去，米便無從籌備得，他的老心又憔悴起來了。這像增餓的油傾潑在他心中憂愁的火上，他的身軀將要被燒成焦炭了。在他的目光中世界像在榻上留彌的病人，只賸有奄奄一息；死將降臨，死將籠罩一切。

他慢慢的向回走，街上的人是更稀少了。從附近的鄉間趕進城來趁一年的最後一天買一點不得不辦的東西的人都回家去了。沿街每一個門面要飯的乞丐也像沒有精神，預備結束過年。

「做乞丐也不錯呵，」他想着，一步步走得極吃力而又緩慢，好像被猛獸在身後追趕了許多里路，前面是水，而却不得不仍然向前走，不甘被猛獸吞噬。

有些人家大門對已貼好，門也上在槽限上。店家的門板有的正上着，生意是算停止了。滿街的門對點綴了新年的氣象。

老楊獨在寂寥無人的街道中行走，時間比他走得更快，他還未到家時天便昏黃了。風吹得更加使人胆寒，樹枝唱着送年的哀歌。鳥也歸巢了，靜悄悄的一切預備妥貼只待過年了。他的腿的下部澱滿了泥漿，破棉褲濕透到皮膚，衣服的布條在尖刺的風裏被吹起飄蕩，像無數的小旗。他一步步走到家時，時間也一步步的走到夜初了。

進了門，老楊看見他的妻向他笑。屋裏因為路上的雪雖不點燈也不覺得黑暗。他懍懍的躺到床上，似無力再坐起。他的心裏充滿了憤恨與傷悲，想向妻說的話說不出口，只是微微的喘氣。

他的妻知道他這次的失敗，然面上的笑容却未消除，這使躺在床上的老楊不免有些兒納罕。他勉力的坐起，向她張着口表示要說話。

「米未買着……」老楊顫巍巍的吐出像從腸裏倒出來的字。

「未買得哪，哈，未買得，」妻的話音比他的有生氣多了，在同樣的無限愁悲中却帶了幾分希望。

最使他的驚奇的是她看他未帶米回家面上也不表示愁意，在他的枯死的心中起了疑問，他輕輕的說出，

「怎辦呢？」聲音說得緩，嘴半抿着，目瞪着他的妻。

「買米哪。」妻的態度是積極的，這使他更外的難受了。

「買米？衣裳在這里！啼……米！」眼眨了幾下，若將冒出怒火。

「嘿，這裏有錢你去買吧。」她說着，從懷中取出兩吊銅板。

「那里來的？」老楊驚奇的問。舉起右手托住長着鬚髭的額。

他的妻將這兩吊銅板的來處告訴了他。她說，在他走後不久，有兩個不知誰家的伙計帶着一個篾籃走到門口問她家裏有沒有年飯米，她回答沒有，於是那兩個男人便拿了兩吊錢交到她手中，他們不肯說出是誰家的人。

「呵……呵……」老楊的頭一抬起便不低下去，從多繃的眼眶裏擠出兩道淚珠。傷悲與快樂如兩個源泉在他的心中交流，他如從這一種世間裏被一隻有勁的大手擲到另一個世界中，使他忘了已往，摒念將來，只感到現在的說不出的使他流淚的心情。當他覺得頰上濕潮時，淚珠也斷流了。

他明白了這錢爲什麼到了他的手中，他相信在靠刮他人之血爲飽自己的腹的人中也有二個爲修自己陰德或其他原故而想到窮人，正如爲人稱戴的好人中也有心想到刮他人之血的。

全個的小屋浸沈在沉默之中。



老楊想趁着天還未黑，去到城裏買米，於是舉起無力的腿跨出門限，如瀕在悲哀之汁裏很久的，不作聲向前走。

風在樹枝間唱得更外起勁。天色是夜間了。因為雪在地上亮白白的，老楊不感到這行路比在黑夜更爲模糊而難走。

呼呼的寒風吹冷了他的衣，吹冷他的鬚髮，吹冷他的衣裳，但他的心是熱的，爲着這熱的心存在，他在冰雪中掙扎，奮鬥。一切的已往舊事在他的思想中沒有了一點地位，整個的腦筋中空無一物；他只看到在目前的一樁東西，除此而外，什麼都拋在他度外。

這一次的行動比前一次的更吃力，他感覺到的疲倦却並不比前一次的程度高。他快快的走到城裏的太街。

閉了門的比開門的多，門前掛着燈籠的又比閉了門的多。從東西的各條街道上傳出噼噼啪啪的爆竹聲點綴了在瘡痍呻吟中的太平氣象。雖然空氣中不時發見響聲，但當響聲消止時，便覺得特別的沈靜，若死將到臨大地，籠罩一切，使人啞然的在這世間中蟄伏着相當的時期。「他們吃年飯了！」老楊想着，腳仍不停的向前走。

從一二閉密的門面裏傳出來鑼鼓的音調。這些玩鑼鼓的人是顯然的吃過了年飯，做完了一切的事，而真正起始尋求快樂了。從另一二家傳出來的聲音是小孩子的唱叫，吃了飯，穿着新衣，既不會賭博又不會敲鑼鼓的孩子只有叫喊是較適宜的娛樂，不是因為雪，便可在街

中逛了。

在各樣的歡愉聲裏，老楊走到他所常照顧的米店門前。米店的門緊閉着，門前的燈籠透出震盪着的光輝，好似經不住冷的襲擊。從裏面傳出來的是一陣陣杯箸碰擊聲，豁拳聲，笑語聲，啞嘴聲。……

遵守着普通的規矩，老楊敲門。

「誰一位？」門裏的人回答着，香氣也跟着從門縫裏透出。

「送元寶來的哪。」老楊聲音叫得很高。

「誰哪？」裏面的人再問，像未聽見外面人的回音。

「送元寶來的哪，諸位先生。」悲哀的音嚦中帶着祈求，在老楊心裏頭有了一點點紅光，這紅光似乎在那里放大，逐漸光明起來。

「吃年飯了。」答話的人又和別人說起來，第二句話也不屑於說了。

「對不住先生們，送元寶來哪。」老楊的聲音顫慄了。

「吃年飯了。請元寶存着，明年來吧。」第一句裏帶着怒意。

在門外呆了半晌，老楊搖搖頭，嘆了一口氣，於是又走。

開着的門漸加的稀少。燈籠的光燄充滿了街心。爆竹聲逐漸地少。街上沒有行人，沒有乞丐，連一條狗也沒有。

街心裏是死般的，無人聲。門裏面充滿了的是一年來的鬆快，酒肉的歡騰，嬉笑與幸福。隔着一層板有兩種世界。裏面的世界愈快樂，外面的世界愈淒靜。直到裏面世界的人沈入香甜的夢鄉中時，死寂便把外面的世界吞下肚了。吃了飯的人家的門裏傳出來一陣陣賭博聲，和一些不成調的京戲聲。

老楊勉力的走到另一家他常照顧的米店門前。門閉着。臘尖門對紙反射着燈籠裏的臘燭光微微發亮，每一個黑字都像是幸福的象徵。

他對門立着，聽見裏面的人正豁着拳，「七巧，」「八福」的聲音很清晰的從他耳中波過。他拍門。聽不見裏面的回音，他又拍。仍然聽不見裏面的聲音。他換了一隻手拍。

「誰？現在打門！」裏面的人憤憤地答着。

「送元寶來的哪！」老楊極力的要叫高，好使裏面的人聽見。

「現在不做生意了。」似乎是因爲送元寶也是好事，不好意思回答得無理，裏面這人的話聲稍微轉和平了。

老楊聽清楚了這人的聲音，於是說，「二老板，送元寶來哪。」

「吃年飯哪。請開年來吧。」回答話的是另一個人。

老楊懇求了再三，一點效用也無有。他轉過身向街立着。他似乎麻木了。他想他能够一脚踢開隔絕內外的門板，但他的身體不用動干戈便把他的思想打敗了。這次是又完全失望

了。在枯乾的心田裏又摔進一塊石頭，這塊石頭比以前所有的任何一塊使他更加難受。

明知立着沒有用，不得不走，而又明知無所適從的老楊又從台階上跨到街心。他的每一隻脚若有一千斤重，却不得不吃勁的走，走，走，這「走」又把老楊打敗了。然而他仍是死戰。

走完了一條街，蹙進一條短巷。因為是在一年中特別的一日的夜裏，這素無燈火的巷弄也被燈籠的光芒烘亮了。

老楊在另一條街中行着。迎面來的是一位男人。他們在咆哮着，聲音很嘈雜。在嘈雜的聲音中，可以聽得一個人聲音特別高，而另一個只有哀憐的口調。他們向老楊這方漸走漸近。

「你躲也不行哪！不過錢總是不成的！哼，我們無論憑誰講！」這人的暴燥聲音表示了比對方有更大的權力，使對方不得不俯首敗北。

「錢我是一定要還的，不過現在沒有，要命却有。要了我的命也馬上弄不出錢來哪。現在，錢沒有；橫豎拚了他一條命算了。」聲音裏充滿了哀憐。

別人的話聲很亂，好像是中人，與兩對方，三派的人。他們匆匆的從老楊的身邊走過，漸漸遠，話聲也聽不着了。

老楊默默的走，心中思索不出解決的辦法，即悲哀也表示不出來了。他成了一個失了知識的人。出他意外的是他走到另一家熟主顧的米店的門前。他立住。他跨上台階。門裏面傳

出來談笑聲和桌上的銅板聲。

他拍門。他寂靜的拍着米店的門。門聲把街中的神祕的靜闐的空氣激動了。他的手斷續的在門上拍着。

一九三〇，二，二六，南京。

## 最新出版

### 日本民族性之比較的研究 德意志

潘光旦著 實價四角

我們平日讀東西洋史，每討論日本與日耳曼之相肖。論近代政治者，至有「日本為東方之德意志」之稱號。羅素亦謂日本人之精神體魄與一切舉措酷似德國人。然此種相似現象之觀感，十九不脫印象質性，比較詳明之觀察與論證，則猶付闕如，至於與其所以同似之緣因，進而為比較科學的推敲者，則尤屬未見。本書著者潘光旦先生在美國習日本歷史與德國思想二課有年，歸國後更博覽宏稽，積三數年之所學以成此書。去年乘太平洋國交討論會西京會議之便，舉以示日本同席之治民族學者，僉謂為很有參考的價值。

上海新月書店發行

# 共產主義論

Harold Joseph Laski 著

黃肇年譯 定價九角五分

無論那種討論共產主義的書籍，都不能完全平正不偏，贊成者只願宣傳這主義是唯一盡美盡善的真理，反之，便把它看成一種罪惡。其實無論那種主義，總有可供討論的地方，絕不能說完全無疵，也未可以一味抹煞。本書著者拉斯基先生是歐美新派政治學家當中的第一流人物。他寫這部書，自始至終用極公正的客觀研究態度，從政治，經濟……各方面細加研究。他在序言裏說：『我希望贊成這個主義的人，讀完這書之後，承認一個反對這個主義的人，也能把這些主張平正不偏的述說出來。』我們現在把這本書翻成中文，讓讀者看看完全以客觀態度去研究的共產學說，到底是怎樣的一種學說。

本書目次如下：(1) 序言，(2) 唯物史觀，(3) 共產主義的經濟學，(4) 共產主義的國家論，(5) 共產主義的戰略，(6) 結論。

上海四馬路新月書店發行

詩

要是我的心將永遠的像死水

劉宇

要是我的心將永遠的像死水；

我將保護牠不起一點波紋。

雖說青蛙會驕地跳入池塘；

楊柳也作興會被那春風拂吹。

要是我的心將永遠的像新月；

我將保護牠不起一點眩暈。

雖說黑雲會驕地遮了天空；

長夜也作興會被那朝陽毀滅。

要是我的心將永遠的像殘灰；

我將保護牠不起一點微溫。

雖說熱力會驕地放出光明；

乾柴也作興會被那烈火燒毀。

要是我的人將永遠的像羔羊；

我將保護她不染一點愁恨。

雖說愛情會驕地穿上悲哀；

青春也作興會被那快樂收藏。

十九，四，二二夜，作於枕上。

詩

一

## 假如我要來

假如我要來，愛！你怎麼辦？  
你準備拒絕？或許是歡迎？  
再不然：就算這朵花兒不好看？  
我送你的東西，不是黃金？  
果真我來了，當着你的面；  
愛！你要怎麼待我呢？  
是一個強笑？是一個白眼？

## 想到

愛，我知道你就是憎的根源；  
歡樂的果子也就是殘花的遺產。

## 劉宇

是一個人別重逢的新鮮？  
要是不來，永遠的不來，  
你可忘得了？丟得開？  
像一注死水永不會起淪漪？  
我影子將永不在你心裏了嗎？愛！

十九，四，二三，夜，作於南昌。

## 劉宇

少女的紅唇有甜蜜也有苦味；  
生命的力，原來是毀滅的銅鐘。



烟酒的芬芳，本不該埋葬我身；  
幻滅的憧憬，總牽繫着我迷惘的心情。

我也曾決心想學點人情，世故；  
蠢劣的根性反作了社會的伴擋。

早知道這世界原沒有我的份；  
悔當初太冒昧的由鬼變成了人。

## 重 奏

從今後我關上我的門，  
再不同市上的人來往，  
瓣瓣的榮華讓他們想，  
我關上門看不見浮雲。

時

一切的名分都和我見外；——  
光滑的石頭本來是不長青苔。

要是我的心將永遠的像死水；  
那只好在香煙裏迷戀，苦酒裏醉。

我希望過去的事實都變成了詩材；  
在悲哀裏找出快樂，快樂裏找出悲哀。

十九，四，二一夜，作於枕上

## 胡 不 歸

聽不出窗外的細雨聲，  
泡一壺清茶焚一炷香，  
取下了提琴把絃兒上，

三

提絃兒緊起奏一曲琴。

詩

奏一聲琴來刺一下心，  
生平恨事都在絃中響，  
如今我自悲歌我自唱，  
誰還懂得我這琴中情！  
心中苦恨何必告人們，

### 禮 品

上帝要我來世上，我不肯行，  
問他拿了幾件禮品才動身：  
一盞冷的酒，一顆熱的心，  
一朵好的花兒當作愛人。

告訴人來反把人冤枉。

四

你今放下提琴，掘個坑，  
集滿了黃泥堆一座墳。  
我自拿刀剜出我的心，  
再把這顆心兒添埋葬。  
我帶了提琴坐在墳上，  
重奏起琴，心在墳中聽。……

### 胡 不 歸

愛人笑了一聲，鐵也變成金，  
她能叫雲散了，放出滿天星，  
我愛她的容貌愛她的影，  
祇怕那串淚珠兒套上我的頸……

## 在萬國公墓

這裏有放青的柳條，有桐蔭半肩，  
我慢步的走來，踏着輕輕的草尖；  
阿！是誰人的倦念，這鐘聲，這暮煙？  
多謝春時的迷醉滿溢在這墓園，  
讓我得深深地把一捆哀傷埋掩，

## 擺脫

讓輕風吹乾一兩行的淚，  
讓烏鴉駛走了我的憂愁，  
讓我得深深地遺忘了你，  
讓活埋的記憶跳出心頭。

詩

## 沈祖棻

別讓它再釀成了我靈府的陰天。  
讓我得同樣地葬埋我的心，我的甜，  
在這女神的裙下，這白玉的碑邊，  
在這花一般的流光，花一般的春天！

## 沈祖棻

但我依然不能作別我的憶，  
我的愁，雖則脚尖怨着停留；  
我祇能說這是蹺蹊，神祕，  
天知道！我真的失了自由！

詩

最新出版  
**自然淘汰與中華民族性**

Kilgusworth Henshew 原著 潘光旦譯 實價五角

本書著者亨丁頓先生為當代著名人文地理學者。四年前他發表了一本極有價值的作品叫做「種族之品性」(The Character of Races)，裏面專門討論中華民族性的文字有四章之多。潘先生將這四章的大意譯了出來，為題今名。

著者在本書裏，用自然淘汰和人口移殖的原則準繩中華民族性。他盛稱東三省移民的優異，說：

今日東三省北部的居民，不是普通的中國人，是直隸山東兩省中選剔出來的最精幹的中國人。

他又說：

瀋陽是今日中國一切都市裏最熙攘最有生氣的都市。……哈爾濱比瀋陽還要進步，……那面居住的中國人特別有一種活躍精神，和別處的中國人很不相同。我們初讀了這些話，大都不易相信；不過，我們從這次全國運動大會，遼寧哈爾濱選手成績特別優越一端看來，我們便不能不承認亨氏之論斷為確切了。

上海四馬路新月書店發行

# 現代英國桂冠詩人——白理基士

Robert Bridges, Poet Laureate

費鑑照

大約是去年十月間英國現代的桂冠詩人白理基士博士在他八十五歲生辰的當兒，發表了一首長四千四百行的長詩——『美約』*Testament of Beauty*。這首詩比密爾頓的『天國喪失記』長兩倍，作詩的時候又比密爾頓大十幾年。這樣高年的人，寫出如許長的詩不能不說令人驚駭的一件事。這首詩可和但丁的『神曲』，華茨華斯的 *Prelude*，哈代的 *The Dynasts*，一樣是驚人的作品。因為他作了這樣驚人的一首詩，引起了我們研究他的全部作品的興趣。

一九一三年白理基士被任為英國的桂冠詩人。自從這樣消息傳出以後，許多不能了解他的作品的人或和他鑑賞不同的人，聽到了這個消息都表示不滿。他們表示不滿，不單因為這兩個理由，還另有他因。他們總以為他的作品在數量上看起來還似太少，做桂冠詩人的資望，還有些欠缺。其實，他的作品在一九一三年以前已經不少了！十九世紀末三十年間，他刊印『愛的發生』*Growth of Love* 1876 『濃羅美秀士』*Prometheus the Fire Giver* 『查羅斯與賽歐希』*Eros and Psyche* 『柏勒西歐』*Paleio* 1890 『遊離西士的返鄉』*The Return of Olysses*。這許多作品無論詩質如何，數目也就可觀。到了二十世紀，他繼續發表新作，

大都是短詩。但是一般批評他作詩太少的人，只要一時不見他發表新作的時候，我們就可以聽到這種責備。照上述的幾本詩集看來，這種論調容許是過於苛求罷！一九二〇年他收集以前的詩刊爲『十月』October。一九二六年又出版『新詩集』New Poems。過了三年，在八十五歲生辰的當兒，才公佈『美約』。他並未停止作詩，他還繼續努力完成他的藝術之宮的工程。所以我認爲一般人對於白理基士桂冠詩人作品產量的攻擊是有吹毛求疵之嫌疑的。退一步而論，假定這種批評是不無根據的，也不足爲白理基士病，因爲，估量詩人的偉大與否，不單是靠著作的多寡，還是拿詩的品質做標準的。倘使拿作品的多寡來批評他，似乎欠妥些，要拿品質來批評，纔比較的公允！

我現在依照他的作品刊行的先後，研究它們的內容與品質，然後，再下總判斷。用這種方法來批評他，我相信不單公允並且正確。

他最初二十年的著作，都有那『優遊』的美質。倘使他沒有精細的理智——與生俱來的——不是可以學得的匠心，決做不到這樣的。要了解這期的作品，他的『愛的發生』中第一首『商籟體』開首的幾行是唯一的鑰匙：

They that in play can do the thing they would,

Having an instinct throned in reason's place,

— And every perfect action hath the grace

Of indolence or thoughtless hardihood—

These are the best—

這一個節錄裏，他那種『優遊』的神氣都明白的出來了。『愛的發生』是他最早的詩集，又是了解他早期作品的門徑。我們應該先拿它來研究。像但丁的『新生』一樣，它有一種火焰：一是對上帝的愛，一是對婦女的愛。在這兩種火焰之間，又得了經驗的調劑，在這集『商榷體』裏情感與理智也正像那兩種火焰一樣諧和。我們讀這集詩的時候，覺到它們形式的美麗，部分的諧和，彷彿聽 Mozart 的樂曲一般。在這集子裏包括的方面很多，然而永久令人鼓舞的：即使愛的火焰燃燒到灰燼的時候，詩人懊悔着，但仍有勇氣向前走去。他做日常的工作，騎馬遊散，拜謁斐冷翠 (Florence)，尋覓皇國的建立者和 Giorgio 的圖畫，讚頌『千古不朽』的莎翁，描寫英國四季的變動。這些主題在這一集內都寫到了。甚至對於玄學也有幾條新創的理論——其中有一條是闡揚著名作家命名的優美，也可以證明他的思想的深邃了。——這些理論都隱示他以後的作品——從『我愛美麗的東西』I love all beautiful Things 直到『美約』。在這種廣博的環旋裏，他還能夠保持約束，絲毫不放肆的。他這樣完美的人格，這樣快樂的歌者，應用字句如此透澈，在『愛的發生』集中另外一首商榷體中

I would be a bird and straight on wings I arise 都表現出來了。

柏樂美秀士裏，有一個最顯着也是最特別的一件事。在這本集子裏，我們找不出一個顏色的區別字，即使最普通的白色，都未曾提到過。大部分的對話中，頗有密爾頓的音調。他自己的特殊音調在合唱裏，我們總可以聽到。從藝術的立場說，這部作品不單各部分是完美的，即使全部的集合也可認為盡善的。

意羅斯與賽歐希共有三百六十五篇，分為十二個月。每月都依照它原有的序數。當然假定這一年不是閏年是通常的年份。由首至尾全篇充滿着奇特的効力。在這許多單年的詩裏，他還只能用字句本身的意義，不能賦以字外的生命。到了後來，他的字句纔有充實的言外的生氣。就這種變化立論，可知道他藝術的進步。

上面所講的三部集子，都是十九世紀末二十年的作品。換句話說，這就是早期的作品。依品類講，早期作品，可以分為四類：風景詩，愛情詩，舊法詩與雜詩。風景詩包括描寫英國自然的美麗的詩。愛情詩大都偏於精神的愛，寫熱情的愛的作品祇能說是聊備一格。舊法詩像 *Elody on a Lady* 的品格與唱着同調哀曲的前輩不相上下。另有一首寫枯落的玫瑰花的詩，用它來比喻愛情悲慘的結束，也應得到同樣的褒獎。至於雜詩呢，凡是不能包括在上面三類裏的，都歸在這類。這一類的詩，數目很少。各類的詩在它同列中都要算得很好的產物。也總沒有失掉他最初寫詩時的主張。能給批評者以口實的，只有一首 *The Child*，確是



例外，不能認為是與其他的詩在同等的地位。大約在寫詩的時候，並未集精會神罷。

自從衰老的十九世紀死去，青春的二十世紀「呱呱墮地」以來，他的作品，劇本不算，詩集已經刊行三部。這三部是『十月』，『新詩集』與『美約』，尤以『美約』就質量兩者看來，都很優美廣大，值得詳細地研究的。我現在先講『十月』與『新詩集』兩部。『十月』在一九二〇年出版。『新詩集』在一九二六年出版。從時期上說，這兩部詩集雖是十年內的作品，但是幾乎沒有一樣相同的。我們讀了幾乎疑心它們不是一個詩人的作品。就文字上講，『十月』裏詩句的文字已經不及從前的生動；但是裏面還有一九一三年以後寫的十二首詩，因為用從前的舊方法寫的，仍舊能夠保持從前那般的生動的美質。它有許多寫大戰的詩，其中一首 Trafalgar Square 暗示大戰時候英國遠遠地聽到那種吶喊的音調。還有一首關於德國艦隊降服的歌謠，很有粗暴的力量。其餘關於大戰的詩，只可說不是別人作的，是白理堪士作的。因為這些詩只表現他的個性，此外，我不敢再加稱許了。

『新詩集』大部分是一九二一年的作品。產生此集的環境與『十月』集的背景完全不同。這是一種新空氣，彷彿是在催促『美約』的產生。裏面一首 *Come si Quando* 是很有力量的。一首 *College Garden in 1917* 的優點在文的深沉。這兩首似乎專為研究長詩用的。其

餘的詩，倘使沒有一種寫長詩的準備的性質，就有近代的音調，例如此集中的風景詩就是這樣。近代的音調，不是他一個人獨有，別的詩人也有。譬如 Low Barometer 一首詩，不單他能夠寫出來，E. Blunden, R. Graves, Walter de la Mare 一般人都能夠寫出來的。總括說，這集裏的詩與從前的不同，這在他個人的藝術史裏是很重要的；因為，他開闢了一條新的途徑。他作詩的時候，不單注意字的音調，並且注意到字的形式。他注意這兩件事，同時他沒有犧牲字義的正確。他所用的字，我們想用別的字來代替，並且要保持原有的優美，是決做不到的。這是實在不可多得。這三件中，音調與正確，是很平常的，不足為奇。但是，他注意字的形式，確是他獨有的見地。他拿高字母這處排成嗚瑟的高尖拱 *Oslo arch*，那處聚集些 *il* 與 *is*，表示印像是橫鋪的。這種像古英文排列雙聲一般的苦心，不是精於其藝的達者，那裏會顧慮得到？他平常對於語言文字，寫法，印刷與發音三者都很注意，所以他能夠做到這種田地。普通的詩人有這樣的精力者確是罕見。

我已講完了『十月』與『新詩集』兩部，現在要講他的最近出版的傑作『美約』了。『美約』既是他的傑作，若我講它比從前的作品詳細也許是應當的。『美約』是一首哲理的詩，他主要的意義是說明詩人應有詩人的哲學，詩人對於人生的觀察比較哲學家更要充實，更要真切。人的能力除了理智，還有心靈情感與幻想等等。這些在詩人的頭腦裏很是活動的，在普通一般人的頭腦裏，却是不然。祇有詩人才能憑着它們來看察理智以外的人生。據白理

基士的意見，詩人的職務，正像柏拉圖所說的一樣應當『愛智識與美麗』。他根據這種觀念來解釋人生的途徑和人生最後的命運。

這首詩分爲四卷：第一卷述人與自然的關係。第二卷題爲『自我』，Selfhood。第三卷題爲『繁殖』Breed，第四卷題爲『論理』Ethics。全詩完全講他心內的掙扎——就是理智與本能的掙扎。他追溯這個掙扎的發展直到智慧與精神最高的田地。最後，他講理智與本能停止掙扎，議和了！它們能議和就有和諧。和諧能代表一種力量，這種力量從它們兩者的聯合總能得到的。從白理基士個人藝術史的立場說，這首詩是描寫他古典的與浪漫的態度的結合。憑着這首詩的情感與技術，就可證實我這句話的確實。他是一個古典主義者，常常歸入思想與感情冷靜與嚴正的一類人中，他以前的詩都是古典主義的產品，但是在這首詩裏他却不然了！在字裏行間他表現熱情的浪漫的意味。這裏我想起『夜鶯曲』Ode to Nightingale裏，濟慈像那個厭棄祖國而站在外國的穀田中的羅茨 Ruth，他心中的悲哀和白理基士一樣可以產生熱情的浪漫意味。這首詩充滿着青春的熱忱與銳敏的同情。即使在神話故事像羅斯與賽歐希裏面，也有這銳敏的同情和與人生的接觸。這些是藝術家的標識，與哲學家 and 道德家不同的地方。他的年紀已八十五歲了，所以他像普通一般的老年人一樣喜歡喋舌；特別關於近代的社會問題與道德問題，他總要宣傳他的福音。但是我們不能爲了這教訓的節段，說他是一個道德家，來降低這首詩的地位。因爲，這首詩的重要不是在他的意見，而是

在他用許多各樣不同的例證來說明他的意見。這些例證都表明他對於人生的樂趣。他對於我們這個世界的態度，在下面一句詩裏，可以看到：

..... "all is one to him,

for the brute is omnivorous and hath a sweet tooth".

他自己比爲一個掠野蜂蜜的熊。他認爲世界是一個蜜蜂房，從那裏，他時常掠奪天堂的食物。

現在我再講些關於他思想的實質。關於此層只要注重幾個特點就足夠了。他相信要獲得知識及自身的和諧，必須要個人與侵略。因之他相信生存競爭而譏笑現代的政治，用政治的力量來阻止這箇原始的力量。這是他政治的信條，對於這篇文章，沒有什麼關係。與我這篇文章有關係的還是他的美的觀念。像雪萊一樣，他相信世界上許多東西都要改變，最後終歸消滅，但是，只有美却是不然。它是絕對的，它能夠永久保存着它的寶貴的青春。即使理智也做不能這樣。所以，凡是有智慧的人，萬勿懷疑和嘲笑美。他們應當信仰它，纔是確實。

『美約』是一個技術的大成就，此地我應當講他的技術了。自從白朗甯的 *Ring and the Book* 以後，英國人都想 *Blank Verse* 不能表現現在的美感，它的時代似乎過去了。却不知道他還有不少的用處。讀了『美約』就可以明白。它是用 *Loose alexandrine* 句式寫的，這是從

Blank verse 推廣出來的。白理基士融和五種的詩的節奏——iambic, trochaic, dactylic, anapest, amphibrach.——組合成 Loose alexandrine。他創造了一種富有伸縮性的句式，無論任何意義與任何印像的色彩都能用這種句式表現出來。

在這首詩裏白理基士往往用一種方法來發展他的意義。這就是先敘述一個意義，然後，用一步進一步的例證來展開他的意義。這種方法本容易趨於節段的奏拍，很有變為『偏重外表主義』Mannerism 的危險。但是他時常在這一點上用心，不使它退化到偏重外表的陷阱裏去。他不但可以避免此種弊病，反而能增添它的美麗。每一節他都用一行與『五節奏』Pentameter 的句式來收束它，使全詩有很顯著的節奏的美麗。這種美麗不單提醒我們對於自由詩一個最好的試驗，並且給讀者的官能很大的滿足，譬如下面節錄的一段就是好例：

Follow the path of those fair warriors, the tall Goth,  
from the day when they led their blue-eyed families  
off vistula's cold pasture lands, their murky homes  
by the amber-strew foreshore of the Baltic sea,  
and in the incontaminat vigor of manliness  
feeling their runnour'd way to an unknown promised land  
lore at the ravel'd fringes of the purple power,

現代英國桂冠詩人

and trampling its wide skirts, defeating its armies,  
slaying its Emperor, and burning its cities,  
sack'd Athens and Rome until supplanting Caesar  
they ruled the world where Romans reign'd before.

有時他削減 Blank verse 詩句，使節奏慢下來了。譬如：

*Her star-gazing observatories built*

在這樣的許多節段裏，他的用單字印像和節奏的技術都表現出來。在技術方面他的成功是很大的。他能夠達到此種田地，因為他有很大的想像力和精強的智力來扶助他的想像力。要證實我剛纔所說的他用單字印像的技術，我節錄下面一段詩。這一段不單可證實他的技術的完美，並且說明他怎樣開始着手作這一首長詩：

••••• Lov'st thou in the blithe hour  
of April dawn's — nay marvellest thou not — to hear  
the ravishing music that the small birds make  
in garden or woodland, rapturously heralding  
the break of the day, when the first lark on high hath warn'd  
the vigilant robin already of the sun's approach,

and on slender pipe calleth the nesting tribes  
to awake and fill and thrill their myriad—warbling throats  
praising life's God, until the blissful revel grow  
in wild profusion unfeigned to such a hymn as man  
hath never in temple or grove pour'd to the Lord of heav'n?

總括的說，白理基士的詩都啓示人生的快樂。這個音調我們在他的詩裏都能聽到。現在我已經講完他的作品，要講他這個人與他在詩界的地位了。他年紀雖大，但是精神上還是一個青年。因為，他與時代同時並進。自從他開始作詩以來，環境的變化差不多有三次了——十九世紀末葉和世界大戰的先後，——他總是適應着環境，不躲避，不厭倦，不變老。十九世紀最末二十年裏，他作短的抒情詩，當那 Stephen Phillips 名盛一時的當兒，又是劇本恢復用詩句寫的時候，他也分着一部份的精力來作劇本，提起了劇本，我要申明不講他們的理由。他先後共作九個劇本。但是從技術的立場說，不能算是成功。所以我沒有講它們。剛纔我說他適應環境，看他的主張和詩的材料，就可證實。在大戰的時候，他主張戰爭，應當和平的時候，他主張和平。到現在他也與一般人取同樣態度，放棄習語與音韻來盡力探索

他們想像裏的近代的認識。他的『美約』，在時間一方面說，自從柏拉圖起經過地質與歷史的時代直到佛勞特 Froud；在空間一方面說，從宇宙的極端直到原子的邊境。這樣看來，他處處與時代並肩同進；所以有人說他是腐儒或落伍者，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白理基士是現在英國的桂冠詩人，在社會上的地位，當然是很高的。在藝術上的地位，前面已經說過，以產詩太少批評他，是不公允的論斷。但是就他的詩的品質而論，似乎不能列為最上乘的詩人。從我上面的敘述，我們知道他的詩最值得我們讚頌的，不是別的而是技術 technique 的完美。最上乘的作家，固然一定要有完美的技術，但是僅僅技術的完美並不是上乘的作家。他就犯這個毛病，所以我說他並不是最上乘的作家。對他的稱許，至多祇能說他代表現代英國詩的一方面——承襲英國歷來的傳說 Tradition。除他以外，還有兩個詩人 Robert Graves, Alfred Noyes 也是屬這一方面的。他是現任桂冠詩人——英國文人很高的榮譽——；他是承襲歷來傳說的歌者 Traditionist；他是技術完美的作家。有這幾點，他是值得我們特別研究了！

四月二十八日草於武漢大學。

上文章竟，閱報知詩人已於本年四月二十一日在乞爾斯威寓所病逝，桂冠詩人之繼任者為梅司菲爾。

作者補識



# 被打靶的人

茅以思

(一)

在這種今天不知道明天的生活裏，有光因為滿了廿五歲的原故，娶了一個比他小兩歲的女人，居然是成了家。

有光是頂頂安分的人，他看見好些年輕的朋友們都放下了鋤頭，荒廢了田地跑去做土匪去了，雖然做土匪在他們這裏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但是有光總不願去做。有的人硬要拉他入夥，說了好些好些的好處，而且事實也在證明他們並不是在說謊，從山上溜回來的朋友，總是喜氣洋洋，腰囊滿滿。但是有光一聽到這種說法，心裏便跳個不住，口裏也不由得罵起來了。

『狗強盜，叫老子去做嗎？我會家沒有這種敗類，休想！……小心着哪，縣太爺捉着的時候哪！』

他眼前幻出些土匪被押赴刑場打靶（槍斃）的景象來，警衛隊搔着推着，前面吹號的吐着「噠噠噠，噠噠噠」的聲音，朱筆點過的「標子」，插在那犯人的背上，犯人低着

頭，臉上已經沒有人色，虧得兩個警衛隊扶着，不然或許要倒了。隊伍的後邊是兩個工人抬着用過多次的棺材，那紫黑的血迹，特別觸人眼目。觀衆人山人海地，有的嘆息，有關係的人，甚至哭了。

『這玩意兒，幹得？不是路！不是路！』

誘惑有光做土匪本不自今日始，在他未娶親之前，大家就來包圍他了，因為朋友們都愛他能吃苦耐勞，辦事也認真。直到有光結婚以後，大家包圍他也就更厲害，因為一定要有光做土匪的意義，已不止是愛他了，大家對有光這種享樂的人生觀，早就生出不滿和嫉妬來。

在有光，他是沒有閒暇去留心外面的事情，也沒心思去聽一班的說法。他的天下，僅只是自己父親遺留下來的耕牛，幾畝田地，矮小的瓦屋，孤零的母親，和自己創造得來的新鋤頭，水車，木桶之類，再嗎，就是他的妻子了。他的心情，是愉快的，他的生活，是幸福的。

他每天五點鐘就爬了起來，呼吸那天還沒大亮時的新鮮空氣，近來因為結婚的原故不能不起得遲一點了，但也沒有過了六點鐘還不起來的事。他起來，拿起傢伙就往田裏去，第一步是把水從老遠的池裏担到田地來，因為天氣一連二十多天沒有下雨，他新插下去的秧，不能讓他枯死，一直要到日已當午，有光才得休息。有時候跑回去吃中飯，有時候却是他女人送來給他，在田塍上，夫妻們談談笑笑。這地方近熱帶，一年到頭的在強烈的太陽光的下

面，有光流着週身的汗，總是不息地工作。直到下午七點鐘，天快黑了，才收拾他的東西轉身回去，他的妻子有時來催他，有時正在半路上遇見了。夫妻同回到家裏，照例，妻子給他裝上一袋煙，他緩緩的吸着。母親爲他打了沖涼的水，他洗過了一個愉快的身，然後大家吃夜飯，吃過夜飯就轉身進自己的房來，那有光的面目就完全不同了。恍惚那房子四面的壁，給了他不少的胆量一樣，他抱着他女人，女人也就隨他……這樣，有光時常在九點鐘就睡了。

羨慕有光的人，到處都是，羨慕之餘，自然免不了嫉妬，在田地裏看見他們倆在一起就想法子譏笑，是常有的事，有光倒有點難以爲情，而他的媳婦却有時還要故意引起人家的笑，也就是引起人家的羨慕。

據人說，有光自從接了媳婦之後，沒有一點憂容，話也多了，工也做得勤了，天氣雖然乾燥，有光的田裏可從沒乾過水，稻子比什麼人都要長得好些。大家斷定他這樣下去，將來一定成大財主。

說起有光媳婦，在這鄉裏可真是第一個，本來她是從城裏來的，衣服的漂亮，身材的長短適度，而龐兒的端正，皮肉的細嫩白淨，在城裏雖然不算什麼，然而在有光鄉裏却是奇貨了。一班人沒有得東西來比擬她，說她的美麗就像六月裏的荷花一樣，一些年紀大的親戚們，都把她看得很仔細，他們的評語却是富貴像，只有說有光或者消受不起的話，說她不

美的竟沒有一個。少年的朋友們看的却不是那些，他們讚頌的是她那臨風擺動的臀部，是她那攝人魂魄的眼睛，和她那黃鶯兒一般的聲音。這種種他們都覺得像有光這種人不應有這樣的一種妻子，他們和那班老先生一樣，以為這樣的女人只應該做官的朋友才該派有的。許多媳婦應該做的事，有光的媽都拚着老命代她做了，她說：『別把姑娘們的嫩手弄粗了吧。』至於有光自己，不用說他是死心塌地的愛她。

本來也是湊巧的事，不是因為那女人的父親的脾氣不好，她決不至於嫁給有光，就是說她決不至於嫁給這樣一個貧窮勞苦的人。她父親在城裏開着鞋舖，家裏來來往往的以身穿長袍子的爲多。當她父親覺得她自己的女兒應該嫁了的時候，以她的美麗，登門求婚的不知多少。父親奇怪的很，他不把她許給那開着一片大布店的老板，作爲續弦；又不肯把她嫁給那一個正在什麼地方做委員的同志。選來選去，却選了有光。那做媒的正在以爲自己是多此一舉，不想竟成功了。有很多的人對這次的事，都替她不滿，但是他老子的事，別人也管不了，許多委員老爺，屢次宣言，說父親妨害女兒婚姻選擇的自由，應該反對的話，但是她却相信他父親的話。結果委員先生只得算了。有許多人來問她父親爲什麼獨愛上了那樣一個「黃泥腿子」，他說，『靠得住呀！人老實忠厚呀！選人定要他有錢嗎？』

過不了十天，有光和他的女人都得要上城一次，好在他們家裏離城不過四十里，而且有汽車可達，每次去，有光必定要帶點東西送給丈人，丈母娘早死了，他媳婦只有一個十六歲

的小兄弟，就在鞋店裏照顧生意，兼學了做鞋，有光每次也必定有點東西送他。可是那孩子總是看不起有光，見着有光就表示不想同他親近的樣子。不怪，他是在學校裏讀過兩年書的，而且近來還是商民協會裏的一個幹事，來往接近的，盡是一些穿西裝的先生，他怎樣能看得起有光來？不但是他不和有光親近就算了，他還要常常把他姐姐氣得哭，說她怎樣嫁了這種人。

那班土匪，也不下山來找他了，他更忘記了他們。那班人跑到別人家裏去宣傳，別人都看了有光的樣子，沒有一個人肯跟他們走，所以他們恨有光是無容疑的事情，有些朋友，甚至對有光之妻親認為是有產階級的奢侈行爲，應該打倒，但有光却不怕這些，使有光怕的，還是他們說要搶去他的妻子的話。

這裏的土匪，和別的地方的土匪不同，他們是受了共產黨的訓練的，共產黨要想在中國搶到一個根據地，所以就注意到了有兩個海口的這縣地方。他們把俄國人的錢拿來宣傳，本來地方很窮的人民，就受了他們的騙，前年的時候，他們曾佔據了這個地方，殺了無數的人，燒了無數的屋，把這縣的精華全都燬壞了。直到去年，才把他們打退了，將城池奪了過來，可是地方上的損失是再也補不上的了。到至今，人家都不能安心生活，提起那時候，大家都有點寒心，而且他們殘餘的勢力至今還在山上爲匪，時常下來搶劫，男的搶去當匪，女的搶去賣錢，殺人燒屋是不算一回事。靠近有光的家裏不遠，就有匪的巢穴，所以這鄉

里沒有人敢得罪他們。

(一)

有光新婚一個月，快樂恍惚遮蓋了一切的愁悵，那班土匪，沒有下山來騷擾過，原因是縣裏的駐防軍正在努力對付他們。大家的心都像忘記了那未曾盡滅的禍，在喝酒作樂的，隨處都是，有光，更不用鬧起。各地酬神的戲也開鑼了。

『走，我們看戲去吧！』有光在鬧着的傍晚，對他女人說。女人真乖巧，收拾得悄悄皮地隨他一道去。

人們都用欣賞和嫉羨的眼光注視着他們，在他後面走的故意說：『牡丹插在牛屎上！』有光只裝做沒聽見。

大鑼大鼓的敲着，好在這戲是專演給神看的，雖然衣服破爛得不成東西，演員也半死不活的在那兒怪叫，神無論如何是不會表示不滿意的。沾神的光的，在台子下圍看的不下五六百人，各色賣生菜和甜食的小販，一邊在看戲，一邊在應付顧客。

『喂。你要吃糖嗎？』有光說着一邊掏着口袋。

『好，花生糖吧，少買一點。』女人望他笑着。

『你等等，我去買。』有光跑了開去。

『買糖的地方雖然在那角裏，但是無論如何有光該不至還不回來呀！』女人一個人在許多眼光注視之下倒有點怕起來了，她心裏焦急着，戲也無心看，只朝有光的去路瞧。

『喂！對不起得很，同志！』在她背後突然來了這樣的一種聲音，一隻手似輕不輕似重不重地在她肩上拍着，拍得她噤了一下。她回過頭來，心裏不住地跳着，她認得就是那一位委員先生。

委員先生穿着漂亮的西裝，頭髮梳得光光地，並且是黑得可愛。臉兒雖然比有光來得憔悴，但是用心的人自然得比用力的人容易老。鬍子是沒有，鼻子高高地，嘴唇薄薄地，兩邊嘴角裏留着擦掉又有的白沫，表示他是長於說話的。

『呵……陳先生！』她想起些往事，不禁臉紅，什麼也說不下去了。

『黎同志！你一個人在這裏看戲嗎？』他帶着笑。

『不，有光去買東西去了。』她不明白同志是什麼東西，只知道是城裏一般人天天挂在口頭說的。今天委員先生喊黎同志，自己是姓黎，話一定是對自己說的。

『呵呵！有光同志也來了嗎？好極，好極！黎同志，你好久沒有上城呀！』

『是的。』

『我這次到你們貴鄉來，爲的是想找幾位優秀的同志，共同去担任革命工作。……呵呵！』

『呵！是了，剛才我遇到一個人，樣子恰像有光同志，向西邊跑去了，同着三四個同伴呢。』

女人反轉身來對有光的去路望了一下，仍然不見有光的踪跡。戲場裏已經燃着斗大的煤氣燈，那綠色的光芒，把一切人的臉都染得青腫地。在她旁邊的人，也許是看見有委員老爺站在她身旁吧，生怕自己的眼光觸到她身上的回数太多，然而也不能絕對不看。

天色全黑了，委員先生也愈靠近她的身邊了，一層也是因爲人太擠的原故。她無可奈何，只裝做看戲，時而望望有光，一回一回都使她失望，她真差點氣得哭了。

「黎同志，你願意做革命工作嗎？像你這種才能，實在是天下……」委員先生說得嘴角的白沫像兩顆珠子一樣的直轉。

她全然不懂，但見她承認委員先生是說得太深了。此刻她除了望有光回來以外，就是想回家去。甚至後悔不應該叫有光去買糖。

台上敲着大鑼大鼓，不停地敲着，紅臉打着黑臉，再來雜些牛頭馬面，好不熱鬧，大概是一齣武戲吧，大家的眼光都注重在台上，爲着想看得更清楚，後面的人都朝前面湧起來，委員先生的前面緊緊地貼住有光的媳婦。

他是帶得有一個皮包的，他這時候把皮包放在自己的前胸，表示是不願給人家看見自己是緊貼着女人的，他的眼睛不轉瞬地朝台上，他的右手是下垂的。

在騷擾中，有光的媳婦忽然身子拍了一下，過了半晌，她又回轉頭來望望委員先生，看見聖人一樣呆立着，又回轉身去。她心裏想，剛才在她身上摸撫的手，絕不是委員先生的，



因為委員先生兩隻手都是在上頭。

然而那在她身上摸撫的手，似乎更凶了，甚至摸到……文回過頭來，看看委員先生，他的雙手還是緊攥住皮包，知道這內幕的，在旁邊不是沒有人，然而委員老爺的事，能夠說一句話嗎？

『討厭！死鬼！』她想擠出去，回家。

『我看有光一定遇到朋友拉他去喝酒去了，再等一會或許要來，或許他先回去了。』委員先生又說。

別人想擠出去倒容易，而且還受歡迎，只有有光媳婦想擠出去，那任誰都要故意攔她一下，推她一下，擠了半天，越擠越困難了。

『陪你出去吧，黎同志。你是擠他們不贏的。』

果然，委員把那筆乘打開了，打開了一條大路，有光媳婦飛快地向家裏走。

『我送你回家吧，黎同志。』

『不要，我一個人認得。』

而陳委員却還是追隨着她，一直到她家門口。

『明天我到你家裏來，黎同志。』委員先生突然緊緊地捏住他的手，搖了兩搖。

有光媳婦真明其妙地望着他的背影，又望了一望自家的手。

天色已經黑得可怕。母親常常跑到門外望着，等有光回來。直到起二更了，有光才跑了回來，一進門，便大笑着，彷彿報告一件更重大更喜悅的事體，比向他媳婦道歉還要在前似的。母親看見兒子平安地回來，別的可以不問，就够快樂了。女人想罵罵他，但也爲他的高興所阻止了。

有光分明是吃醉了酒，白白的臉，泛着微紅，他手裏捏着一大包糖，糖質都透出紙背了。他坐下，口裏噓着氣，額上的汗也直流。

『你們還沒有吃飯嗎？』他看到桌上沒有動過的碗筷。

『等你呀！』母親說。

『等你的花生糖呢！』女人記起了應該生氣。

『呵呵！對不起，糖在這裏。』他抹着汗。『媽媽，我已經吃過了飯，有人請。哈哈，種鬼，怪不得前回算命說我要靠妻子轉運。哈哈！媽媽，我要轉運了。』

有光從來沒有這樣高興過，雖然他娶了妻子。『媽媽，這是我買給你一包橘餅。』

大家吃飯，有光在邊搵扇子邊說，嘴裏還抽着煙。

『我去買糖，一碰碰了王三溜子，他說他剛從山上來，說他們不久就要起事，如果我去入夥，可以給我四十塊錢一個月，只要我答應。他並且說沒有一點危險。只在起事的時候跟了去湊湊數。媽媽，你看便宜不便宜。』

『你還是耕耕田好，不要去造孽。』母親首先攔住他。

『那不要去，捉到了要打靶。』女人也說。

『但是四十塊錢，拿來了不是發財了嗎？』

『性命要緊，我們並不是沒有飯吃，我們並不是不能發財，只要自己勤快。』母親說。

『性命要緊，你老子死得早，就贖下你，你得自己仔細打量。』她突然想起哭了。

『當土匪我自然不去：要是當土匪，早兩年就當了。我不過騙騙他們，那個真去呢。可巧，同王三溜子分手，就遇到一個人，大概是什麼部裏的委員老爺。他一見到我，他娘，就發狂似的拉住我，硬要我同他去飲茶，於是我只得同他去。他說，現在想找我做什麼革命工作，做什麼幹事，什麼農人隊幹事，駐在我們鄉裏，一方面做自己的事，一方面做革命，每月送我三十塊錢！媽媽，你想這個是多麼好的事。』他得意極了，『明天他們就到我這裏來。那個人是一個大麻子，呵呵，記起來了，說是什麼羅委員老爺！』

有光說得酒翻上來，要吐的樣子。『我吃酒吃太多了。噢，噢，』女人上前去扶住他，直扶他到房裏。

他們收拾了碗筷，有光終於吐了，吐了之後才呼呼地睡去。女人也上了床，睡在他旁邊，一陣陣酒臭撲到她鼻子裏。她連睡不着，想起日裏一些事情來：站在她背後的陳委員，那一陣陣的香氣，那烏光的頭髮。她又看看有光的頭髮，還不上四分長野草一樣地生長的頭

上，摸得去鐵硬的。她心裏一冷，噓了一口氣。又想到那在她週身摸撫的手，多麼使她心蕩神搖。她又把有光的手扯過來放在自己的身上一些部份，總覺得有光的手太不靈活了，聽聽他沈睡的鼾聲，她不禁把身子擠緊了一點，嘆了一口氣。她愈想愈睡不着，有光却睡得正好，外面也只是一兩聲的犬吠，她煩燥起來了，把頭塞進有光的懷裏，又想起一些事情來。陳委員的皮色，漂亮的西裝，皮鞋，直想到他的手，那是多麼嫩的手呵！她拿有光的手來握著，那粗糙的老繭一觸就感到了。她又嘆了一口氣。有光在睡夢中把她摟在懷裏，她伏貼著不動，而有光的手又鬆開了。

## (三)

第二天，有光起得比平常都早，走到外邊一看，自己的新秧都長得可愛，土地也還潤澤，可以不必再澆水了。他想，假若他做了幹事，這工作一定得找一個人幫忙；假若他做了幹事以後，自己也必得做一兩件漂亮點衣服，到岳父那裏去買一雙鞋。太陽漸漸地升起來，今天在有光眼裏，那無情地平常要使他爲担水忙碌半日的太陽，意外地美麗，意外地柔和，恍惚是稱頌他走好運似的。

他女人也起得早，眼睛紅紅地，自然，母親比他更醒得早，不過是在床上沒有起來吧了。

今天有光自動的停工，爲着等待那羅委員老爺駕到。

吃過了早飯，委員老爺果然來了，來的不止那麻子羅委員，還有漂亮的陳委員。有光從來沒有的尊敬，從來沒有的小心，雙手捧了茶，他女人在一邊望着委員們，覺得他們週身都是力量，無處不是偉大，她不禁呆了。陳委員也死死地釘住她，當羅委員和有光談話的時候。自然，有光是不會想到他一些不能想到的事情上去的，他尊敬這些將給他莫大威風的委員老爺們。

「會同志。」羅委員開口了。「農人隊幹事能够有你出來幫忙，那真是了不得的好事。」  
「是，是。」

陳委員也跟有光的女人談得上勁，他勸她出來任事，現在縣裏婦女部還差一個幹事，如果她願意去，他極願意介紹她。並且每月的薪水同有光一樣。不過是要常常住在城裏。女人回答是要同有光商量過後才能決定。

母親辛辛苦苦地弄了一餐比較好一點的中飯，來招待這兩位委員老爺。大概，有光的事是不成問題了。

「委員老爺，在我家裏便飯去。」有光誠心地說，他女人聽到「老爺」兩個字，又覺得他們無處不是力量，同時覺得有光太渺小了。

女人趁便和有光談起他們要請她去做幹事的事，有光最初是不願意，後來聽說有三十塊

錢，就應許了，不過要她每個禮拜回來幾天。母親的意思，說不如等有光幹了個把月之後再說。因為他們新婚還不滿百天。可是有光的女人像不願意的樣子，有光也只得說可以去。母親很奇怪何以現在的事這樣容易幹，現在的錢這樣容易拿。

他們約好了，有光明天就到這鄉裏的一個區黨部去開會，算是接事了。有光的媳婦呢，明天隨陳委員一道回縣裏去，住在縣黨部裏也好，住在父親的店裏也好。總之，夫妻兩個每月都支送三十塊錢，這個月還先送。

事情就這樣決定了。陳委員約了明天再來。

真的，有光自從和委員老爺發生過關係以後，他恍惚着了一件無形的龍袍，以前看不起他的朋友們，冷笑他的朋友們，見着他都改換一副面孔了。有光也着上了長衫，田也找定了一個人做。他自己覺得走路的時候，該左右擺擺，像一個委員那樣。

到晚上，夫妻們的喜悅的程度，不比他們初結婚的第一夜低，有光也懂得別離的滋味，他抱着他女人說了些溫存的話。

第二天，太陽出得更美麗，有光却起得特別遲。

陳委員羅委員都來了，並且帶了一張紙給有光，說是什麼委任狀，叫他收好，於是羅委員帶了有光去開會，陳委員帶了有光的女人去趕到縣城的汽車。留着老母親在家裏守屋。

在區部和一些文明人——同志們開了會，有光真是第一次遇到這些事，他又怕，他又好

笑，算是扯了半天，才扯清了。有一個人叫他去找五十個農人，說是要開什麼農人訓練班。自始至終，沒有提到錢的事。

他急急忙忙地跑了回來，一邊抹着汗，因為他的心裏老是記着那女人，不知她這時候走沒有？當他走了一半路的時候，他遇到王三溜子，一把攔住他。

『有光小子，你跑到那裏去哪！好，小心你的腦壳。』

『三小子，你別吹，看你爹的威風！嚇嚇！』有光第一天用他的威風。『老子現在是幹事！』

『好，別幹掉了腦袋就是。』王三溜子溜了。

有光跑到家裏，女人已經走了，這使有光感到極端的無聊，行也不是，坐也不是。心裏又記着三十塊錢的事。

到晚上，有光甚至有點怨了。

#### (四)

有光穿了一件平常不大穿的衣服，帶了一些禮品跑到縣城裏來，先到岳丈家裏。第一個遇到的是黎玉椿。

『玉弟，你好！』因為自己是幹事，所以有光說話來得不同了。『你看見你姐姐嗎？』

『沒有，誰管得着那些。』玉椿要理不理的樣子走開了。他跑進去找岳丈，送上了禮品。

『玉珍，你老人家看見嗎？』

『沒有，她幾時上城裏來的！』他老人家詫異極了，而且他知道這不是一個小的問題。『怎樣，她一個人上城來的嗎？』

『不是，陳委員一同來的。』有光知道這件事不對了，說了半天才把經過的事告訴了他老人家。

『那不好了，不好了！』他老人家走上前就給有光兩個耳光。『你這個糊塗東西！』老人家不說什麼就走出門去。有光也只得跟在後頭，他老人家一口氣就跑到了一所貼標語的房子的門口。

『我找陳委員！』

『陳委員出去巡察去了。去了已經一個星期。』門房回答說。

『那我找羅委員。』

『羅委員也出去了，只有宗委員在家。』

『好，那我就見宗委員。』

在客堂坐了半晌，忽然從屏風後一聲喊：



「呵呵！我道是誰，原來是黎同志。黎同志，我們好久不見了哪！」宗委員穿着淡青色的西裝，手裏挾着皮包，提着自由棍，恍惚是要出去似的。「你好哪？黎同志。」

「好，宗先生，托福。」

「這位是誰？」他指着正在流淚的有光。

「這是我小婿曾有光。」

「原來是曾同志。黎同志，你坐一坐吧，我要有點事去。」

「慢，慢，宗先生。我有點事要找你呢。」

「什麼事？我辦得到的極願幫忙。」

「就是小女那一天隨着陳委員先生一直上城，說是這裏請她做婦女部的幹事。來了三天，到現在還沒有見人。」

「這事絕對沒有什麼問題的。黎同志，你儘管放心好了，陳同志自己身上有槍，又有好些人保護，絕對沒有危險的。而且陳同志是本黨最忠實可靠的一個同志，我包沒有問題的。」

黎同志，曾同志，你們放心。」

「陳同志什麼時候回來呢？」

「頂多還有兩三天吧。何必急呢？你難道還不信仰同志嗎？……黎同志，你再坐一歇，我可要少陪了。阿祥泡茶呀！」宗同志和他們握過手又行過鞠躬然後才搖搖地出去了。

他們兩個也只得出來，一路上，老人家不斷地蹬腳。有光只有流淚，原來想買一雙新鞋的，到此刻都沒有勇氣想了。

過了三天陳委員還不見回來，岳丈天天在外面打聽，什麼結果都沒有。

又過了幾天，陳委員却回來了，他們跑去見了他。

『啊！黎同志，曾同志，你怎樣不回鄉去幹你的革命工作呢？』陳委員兩邊嘴角還是留着白沫兒，一見面就說這些話。

『我的女人呢？同你一道來的。』有光提出來問。

『什麼？你的女人？你的女人我替你管？』他大笑着，『曾同志，你錯了，我們不能替你管女人。我們只知道辦黨。』

在他們慌張中羅委員出來了。有光一把撲上前，哀聲說：『我的羅羅委員老爺，你說一句一句公道話吧。我的女人是不是陳委員老爺帶走的。』

『什麼？』羅委員仰着麻臉。『你不是曾有光同志嗎？什麼？你的女人？』

『羅同志，你看，這還了得，他們甚至有意說我騙他的女人呢！我實在不能忍受了，同志犯法尙且有特別的保障，怎樣能給人家這樣侮辱呢？』

『豈有此理！』

『豈有此理！』

『阿祥，叫門衛將他們拖出去！』

幾個武裝年少力強的警察，走上前把他們拖出大門去了。有光只得扶着老人家回來。

玉椿却像得意得很。

城裏的人，都知道了這事，大家都不敢發表意見。

### (五)

有光發狂也似的到處尋找，家裏的事全不問了。過了兩個禮拜，田裏的新秧，因為沒有澆水，都漸漸地枯死了，而女人的消息還是沒有。

這時候，山上的土匪，集中在靠近有光家鄉的一個山上，在一定的時候，要下來搶劫，城裏早就有這消息了。於是當地的官就預先捉拿了一些人，事情又安定下去了。而且還有一個希奇的發現，就是農人隊幹事曾有光私通共匪的事。

在城裏，有光當天就被捕了。他不懂。當審判的時候，坐在上邊的團副和陳委員問他：

『你私通共匪，圖謀暴動，是真的嗎？』

『我不知道，我素來是安分的。』

『這種是證據，在你家裏搜出來的。』

『冤枉，我不知道這封信。』他連連叩頭。

『好小子，你賴，證據是你家裏搜出來的你還賴嗎？』這團副問着。『看刑！』

『天哪！我真的冤枉！』他痛哭失聲了。

雖然經過夾棍，吊打種種刑法，但他還是不知道招。

『你招不招？』陳委員問。

『沒有得招，』他看了上面坐的是陳委員，他牙根都咬碎了。『天哪！』

『好，不招，你居然不招。用火刑。』團副下了命令，這地方特有的殘酷的刑法，就加在有光的身上了。

所謂火刑，是把平常使用的銅板用火燒紅，一個一個地放在有光赤光的身上，皮肉燙得「嗞味」地響。有光都痛昏了。

『你招不招？』陳委員問。

『招了，我招了。』有光忍不住痛苦，他咬緊牙根招了。

『賤東西！哈哈！辛苦了。帶下！』團副發令把有光帶在火牢裏。

到夜晚，有光從鐵欄裏望那黑寂的天空。他想飛出去，不但是沒有翅膀，而且稍微動一下，遍身就痛。他想起母親這個時候或許還不知道自己在冤海中呢！他想起他女人，這時候不知道在那裏受苦，他想起初婚的時候那種幸福，他想起那害人的委員老爺們，他想起自己的田，想起王三溜子，他又想到自己或者要打……他不敢想了。他的手抬起來抹眼淚

都不可能。他恨不得這時候天地翻覆起來，把一切毀滅，把自己炸得粉飛。在不知不覺中，他睡了一會。醒來又想着。想到的還是他的女人，號聲，打靶，棺材，等等。

(六)

警衛隊和軍士排列成隊向前走。「噠，噠，噠……！」這是在前面引導的號聲。觀衆的頭在兩旁邊攢動。

「又打靶，十個呢！」

「你看「槍決共匪曾有光一名。」「槍決共匪李大五一名，槍決共匪……」

有光在隊伍裏被兩個軍士推着，他背上插着那枝朱筆點過的標子，他的神昏亂了。若是沒有兩個人扶着，他是立不住的。在這時候，他忘記了母親，忘記了他親愛的女人，他忘記了一切的愛與恨，他是去死了。

隊伍後面兩個人抬着木棺，上面紫黑色的血迹，特別觸人眼目。大家看了他這魁大的身材，白皙的臉孔，都在惋惜着。

「那會什麼的樣子真不錯呢！像一個軍官。」

「你不知道，他頂狠，做過農人隊幹事呢。」

「唉！這樣的人爲什麼不安本分呢？」

天下的事，多半是沒有什麼變化的，在十分鐘之後，有光除了拿他最後的一滴眼淚獻給他母親而外，他沒有一點表示地就死了。

## 最新出版 何侃生與倪珂蘭

邢鵬舉譯  
定價五角

在史家所稱為黑暗時期的歐洲中古時代裏面，有兩部永遠不會消滅價值的文藝作品，如同萬般黑暗裏的兩顆明星一般，光芒萬丈，直到現在還未消滅。一部是去年梁實秋先生譯的『阿伯拉與哀綠綺思的情書』，已經博得一般讀者的嘉評；另一部就是『何侃生與倪珂蘭』，這裏面有敘述，有歌唱，彷彿我國的傳奇，能教人百讀不厭。不過，這部作品在世界文壇上偉大的價值，還不只是形式上的美；它是代表超時代的呼聲，要鼓勵着人們去打破宗教的束縛，實行思想的解放。例如，它寫何侃生——一個貴族公子，基督教徒——為要達到人生的真善目的，不惜犧牲名和生命去追隨一個回教徒的女子倪珂蘭，他那種反抗傳統的態度，大無畏的精神，不能不教我們五體投地的佩服。

關於這部書的翻譯方面，還有一種特色可以告訴讀者的，就是：譯者在散文方面用直譯，詩的方面用意譯，務期十分忠實而又能把原作的神韻惟妙惟肖的傳出。又得徐志摩先生校閱一遍，更是錦上添花，美不勝收了。

上海四馬路新月書店發行

# 朝會

受天

「他真是一個勤謹守時的好少年，時鐘僅僅指正九點，他便在寫字間裏了。天天如是，晴天雨天也如是，然而他也不會過早，雖然未曾到遲過。」

在高興的時候，或是在談論着他公司裏面的事務員的時候，大江公司的司理先生，常常會這樣的稱許麥剛，他的一個新來的英文書記。

「麥先生近來倒有些怪皮氣，如果過了八點鐘早飯還沒有弄好，他便嫌遲不吃了。可是他不吃也不就即刻出門，穿好了衣服，還在室裏踱來踱去，一定要到八點半鐘才戴上帽子，拿了士的克出門。有時他偶然起身遲了一點，便手忙腳亂地洗面，穿衣服。愈是快到八點半鐘，他愈急得利害，好像要趕什麼火車或汽船的時刻一般。有時因為趕得太急的原故，洗了面穿好了衣服，還未到八點半鐘，他於是又不肯即時出門，一定要到了例定的時刻才走，我們在旁邊的看着實在好笑。」

在沒事時間着說笑的時候，麥剛的傭婦阿二也常常對她同街的阿三阿六們，這樣宣傳她底主人的怪皮氣。

實在的，司理先生和阿二的說話都靠得住，麥剛確是有這樣的情形和事實，不過司理先

生和阿二都是祇知其然而言，他們還沒曉得其所以然的原故。

N路是S埠上的一條繁盛的通衢，而且是往中外商肆林立的E路所必經的。早晨午後，尤其是擠擁熱鬧，因為一般的職業中人，多是在這個時候忙着跑着，無論是因為袋子裏空了也好，肚子裏空了也好。N路既是往E路所必經的地方，而E路裏面的寫字間的時間也大約相同，那麼天天走着N路和E路之間的人，自然彼此都認識和有了相當的印象，雖然他們每天都是我看看你你地忽忽行過。有的見面時大家總會點點頭，作一個不做聲的招呼，不過他們連自己招呼着的人叫什麼名字，也不曉得。

麥剛便是天天走着N路的許多人中之一個，自然他也有許多不曉得名字的熟面人，但是在他的孤峭自高的冷眼看來，他除了每天見到一隊一隊的名利中的俗物外，再沒有什麼人物够在他冷酷的心裏起一些微溫，雖然他自己也逃不脫這一隊一隊的俗物之外！

天天都照常走着N路和E路之間，平凡的事情人物，也天天照常一樣的平凡，一直到有一天的早晨，麥剛突然地好像在一堆污泥枯草中發現了一朵不常見的鮮花，他冷酷的心裏，漸漸溫暖起來，至少，在他看來，今天的N路，似乎有些不平凡了。「如果朝朝她都在這個時候經過就好了，有了她，N路上不是得到許多美麗的點綴麼？而且可以換換眼光，省得早晚晚都見着那些避不開的俗物。」在他那朝始初發現了她之後，他便一壁行一壁這樣地想着，但不多時又把自己的議案推翻了。「這是偶然罷，心所厭的避也避不來，心所愛的找也



找不到；天下事每每是這樣的。」

然而這並不是偶然。一天，兩天，三天，還可以說是偶然的事，但一連四五天麥剛都遇着她，而且每天也恰好約摸在相同的時間，這一來偶然兩個字當然不能成立了。因為這並不是偶然，所以他便自以為聰明地起了一個虛擬的斷定，他相信這個不相識的女子，一定是E路裏面的寫字間的人物，至少也可以說她是因職業上的關係，要每天走着N路和E路之間的。大江公司雖說在N路和E路聯接的轉角，可是E路裏面有不少三層四層以上的大洋房，這些洋房裏面還分做幾百間蜂巢似的寫字間，所以麥剛雖天天在踏進大江公司的門口時，還看見她不住地向E路走去，但究竟說不定她是那一家寫字間的人物。好在無論如何，這一個「她是因職業上的關係，要每天走着N路和E路之間」的虛擬，差不多已可斷為事實了。在麥剛，他實在幸運，因為他已經把心所愛的找到了，雖然心所厭的還沒法子避開。

說他是愛情吧，但是和一個不相識的女子平淡地相遇過幾天，連半句話都沒說過，愛情兩個字實在說不上。說他是誘惑吧，但是這個女子却又很大方，很嚴整，全沒半點醉人的蕩意，誘惑兩個字自然也不能成立了。愛情既不是，誘惑也不是，然則這幾天來為什麼起了一些不可思議的異狀，感到一些不可壓抑的徬徨，這就是連麥剛自己也不解所以。

在寫字間裏，他從那個女子的身上幻想到自己。他於是立刻當起自己是一個大腹便便的司理先生，這還不算，又當那個女子是他所屬的事務員。他可以隨意叫她進來，可以隨意

走近她身邊指揮她工作，把她看一個飽，和她說一回笑，或者更可以和她……「不……不……這是有錢的司理先生們的惡行爲，他們是俗物，是僮夫，我不要學他們，我更不要這樣看輕她，不……不……」想到寫字間裏面的司理先生們和女事務員的鬼混，他突地這樣的在心裏叫喊着。他實在不忍把那個不相識的而又是他所敬愛的女子，也混在那班人裏。

如果從他自己現在的地位着想，他又想：要是能夠和她同在一起辦事就好了。「設使她的寫字檯和我的打對面」，他的幻想在開始了，「這豈不是再好沒有嗎？閒的時候總可以大家說說笑，就是忙的時候有她也可以慰藉了疲勞的腦筋，而且可以天天有長時間的見面也可以有一起走N路的機會。從這機會更可以……」他正在想到高興的時候，無意中抬起頭望望對面裏的麻子老李，他的幻想又頓然消滅了一半。「幻想終於是幻想，想得到辦不來的事，都是沒用的，不如朝朝依着時刻去會她倒還是一件實在的事。」知到幻想是癡人自慰的法子，他於是又轉到實實在在的朝會去了。

因爲幾天都是八點半鐘出門便可以遇見她，於是這八點半鐘便成了麥剛的嚴定時間，大有什麼都可以不理，八點半鐘是不能不出門的決心了。果然這個決心從未教他失望過，他的不相識的女子，也好像約定一般的天天都在N路的中段給他遇見，雖然有幾次他還空着肚子去工作，但這是他情願的事。

在每朝從橫街轉出到N路的時候，麥剛的唯一的急務便是望望前面和後面，看看她到了沒有。見到了他便心花怒放起來，緊張的面容，頓時放寬了露出微微的笑容，正如晴日清和的早晨，佈滿着無限生氣，覺得他今早的朝會，又可以從心所欲了。有時她在前面離得太遠，他總會把他的一雙毛腿加緊的工作，好像兵式體操的跑步一般趕上去。生老虎一樣的自動車，雖不住地在他前後左右駛過來，然而他依舊毫不畏縮地前進。他以為大家距離得過遠是沒趣的，而且又不能夠令她曉得他在後面。他拿自己的心理來替她着想，他總相信她也像自己的一樣的關心這日常的朝會。看看將近趕上了，他的脚步又故意遲緩起來，似乎不好意思佔着她的頭，又似乎沒有勇氣和她一並走着。有時她也像有意無意中回轉頭望他一眼，不過他連接受這一眼的勇氣都似乎鼓不起，每每經過她的一眼，他的步度却反而紊亂起來，心弦的震度，也愈發跳得急切。他時常恨自己眼睛沒中用，不敢和人家平視一下，可憐這沒中用眼睛，任他怎樣罵法，也沒有半點的反響。

她似乎也故意捉弄他一點兒吧。遇着麥剛在前面的時候，她却緊緊地跟着他，任他怎樣把步度遲緩着，她總不肯佔了他的頭。頑皮的她，像要在後面細細地領略這個沒勇氣的人底踟躕不安的態度，和他的幾次想回轉頭來看人家一下而又不敢的可笑底神情。

在麥剛以為最倒霉的便是遇着這樣的情形：有時他遠遠地望見一個身材體態和她相似的女子，他便粗心地斷定是她了。不管距離有多少遠，不管還可以趕上不可以，也不管過路人

笑他不笑他，他祇是決心地追上去，可憐快要趕上了才知到認錯人，落了一個空，於是他又怨自己不應該這般大意荒謬，同時又怕把真的她落在後面，無辜地又錯過了一天朝會了。

不平凡的事，漸漸也就平凡起來了。一星期，一個月，看看快要到一年了，麥剛的欲望，也和時日積漸的增進，一直到有一天——麥剛以為是最不平凡的一天——S埠上的報館，家家都登上一篇婚禮的記事，而且將一對新人的相片也登了出來。那篇記事中間有一段說：

聞新郎W君，乃E路乾利洋行總經理，年少英偉，雅負時望。新娘O女士，則為M校高材生，數月前受W君之聘，來主該行西文記室，今且由同事而訂百年，知者靡不傳為佳話……

自從登了這段新聞之後，大江公司的司理先生，常常對人說：「麥剛近來有些異狀了，有時八點還沒到他便來了。但是有時却十點還不到。」

傭婦阿二也有些新奇的報告給她的同伴，是關於她的主人麥剛的。

在麥剛自己，他現在已完了朝會的工作了，早些遲些，還有什麼問題？

## 零星

### 魯迅與牛

梁實秋

我在新月第二卷第九期寫了一篇短文答魯迅先生，我的大意不外兩點：

(一)我覺得魯迅先生近來的翻譯『晦澀』，甚而至于難解之處也真多』，所以真不愧爲『硬譯』，我已經舉過三個例，隨時還可多舉幾個例。

(二)魯迅先生善寫有『趣味』的『嘲笑』人的『雜感』，但是我不曾知道他的積極的新于文藝與思想的態度是什麼，主張是什麼，所以我願他說幾句正面的話。

這篇文章發表之後，就有朋友寫信勸我不必再在這種沒有價值的爭論上枉費精神。而我以爲，只要不鬧到意氣用事，辯難的文字也不是完全沒有意思的。打筆墨官司是容易事，實在就是較文雅的吵嘴，那裏配談到什麼『諷刺文學』。在文學上沒有見過世面的人，也許見到誰寫了幾段下賤的刻薄話，便大驚小怪的嚷：『這是諷刺文學呀！』這真是不知『天多高地多厚』了。我現在回答魯迅先生幾句話，萬萬不敢濫襲『諷刺文學』的招牌。

魯迅先生對於我上面說的兩點正文，截至現在為止，並沒有回答。而許多許多枝節問題又生出來了。這正是魯迅先生的故態，他就沒有耐性能使他澈底的在某範圍之內討論一個問題，你指讀他這一點，他向你露露牙齒笑兩聲，然後他再蹦蹦跳跳的東一爪西一嘴的亂撲，他也並不想咬下你一塊肉，只想撕破你的衣服，招你惡心。這種的 *Gorilla Warfare* 并不使人怕，只使人厭煩。這樣辯論下去，永遠不會有什麼結論的，因為魯迅先生要爭的似乎不是什麼是非，他要的是『使人不舒服』而已。與其逼魯迅先生說正經話，還不如索興給他一個放刁的機會，讓他充分的表現他的特長罷。

魯迅先生這個人，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呢？別人的話靠不住，讓他自己來供：

『我沒有什麼話要說，也沒有什麼文章要做，但有一種自害的脾氣，是有時不免吶喊幾聲，想給人們去添點熱鬧。譬如一匹疲牛罷，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廢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張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挾一轉磨，也可以的；趙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帖出廣告道：敝店備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養牛乳。我雖然深知道自己是怎樣瘦，又是公的，並沒有乳；然而想到他們為張羅生意起見，情有可原，只要出售不是什麼毒藥，也就不說什麼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還要自己覓草吃，要喘氣的工夫；要專指我為某家的牛，將我關在他的牛牢內，也不行的，我有時也許還要給別家挾幾轉磨。如果連肉都要出賣，那自然更不行，理由

自明，無須細說。……」（見魯迅作阿Q正傳成因）

這真是魯迅先生的活寫真。仔細看過這段描寫的自白，也許有人以為我以前太多事，人家已經說得這樣明白清楚，何必還問什麼對於文藝思想的積極的意見？魯迅先生一生做人處世的道理都在這一匹疲牛的譬喻裏很巧妙的敘述了。一匹牛，在張家可以耕田，在李家可以轉磨，在趙家店前可以做廣告；一個人，在軍閥政府裏可以做僉事，在思想界可以做權威，在文學界裏可以做左翼作家。這譬喻來得切確。不過人應該比牛稍微靈些，牛吃李家的草的時候早忘了張家，吃趙家的草的時候又忘了李家，畜生如此，也自難怪；而人的記憶力應該稍靈些罷，在吃草喘氣的時候，也該自己想想，你自己已經吃了幾家的草，當過了幾回『乏』『牛』！

魯迅先生做牛是有條件的，第一個條件是不能用得本苦，第二個條件是不要專指為某家的牛，第三個條件是不賣肉。第一個條件容易辦到，用牛耕田轉磨的主子可以體恤到這一點，多給幾細草，少寫幾千字，算不得什麼，不過在牛一方面，這一點也是應該言明在先的罷了。第二個條件稍難，你流着汗給張家耕田，旁人自然就說你是張家的牛，你吃李家草，旁人自然就說你是李家的畜生，除非人家認識你，或是有人在你毛上打過一個烙印，印着『我是一匹喪家的乏牛，誰給草吃我就給誰做工，救救罷，可憐的乏牛！』第三個條件又容易了——說到這裏想起一樁事。

一九三〇年四月八日上午十時，上海發生了一件大事，『全上海的革命團體，在自由運動大同盟的號召之下，準備對於南京的四三慘案有所表示』。自由運動大同盟即是魯迅先生領銜發起的。『有所表示』者，即『三四百個人要衝進北京大戲院開會未果，被巡捕打死一個，而留下一灘鮮血』是也。這事發生之後，頗有人爲魯迅先生擔心，因爲不曉得流了『一灘鮮血』的究竟是哪一位。尤其是，在某處聽說『凡是在左翼聯盟的作家都要參加工廠革命實際行動』這句話的人，更不能不爲魯迅先生擔心。假如魯迅先生真個爲了沒能衝進北京大戲院而流一灘鮮血，喜歡『諷刺文學』的人，當然沒人能不認爲這是很大的犧牲；而在『普通』一方面看，這又是很光榮的一件事了。幸虧事實不久大明，死的不是『參加工廠革命實際行動』的『左翼作家』，是一位『勇敢的工人』。（萌芽月刊第五號第三一〇頁稱這位死者爲『贖罪的羔羊』）魯迅先生的『不賣肉主義』是老早言明在先的。

魯迅先生究竟現在是吃那一家肉草，屬於那一個黨，我並不知道，也並不想知道。我在第九期新月與魯迅先生無關的一篇文章裏寫了『××黨』的字樣，我用××代替另外兩個字，這並不是我的『巧妙』，魯迅先生發表文章的那幾種雜誌不是常常有××黨的字樣麼？大家似乎都避諱這兩個字。例如文藝講座第二九七頁上還有『康命尼斯特』這樣的一個名詞，這豈不來得更巧妙。然而魯迅先生以爲我故意影射他是××黨，所以『職業比劍子手還更下賤』了。其實魯迅先生何必要我『影射』。有草可吃的地方本來不過就是那幾家，張家，



李家，趙家，要吃草還怕人看見，太『乏』了！萌芽月刊第五號第一二六頁有這樣的一段：

『魯迅先生……將舊禮教否定了……將國家主義罵了，也將無政府主義，好政府主義，狂熱主義，改良主義……等勞什子都罵過了，然而偏偏只遺下了一種主義和一種政黨沒有嘲笑過一個字，不但沒有嘲笑過，分明的還在從旁支持着牠。』

這『一種主義』大概不是三民主義罷？這『一種政黨』大概不是國民黨罷？

## 『普羅文學』一斑

梁實秋

我在批評所謂『普羅文學』的時候，曾舉了幾首真正俄國的詩爲例，於是魯迅先生跳起來了，他說，舉例是可以的，但是我舉幾首譯詩是『不對的』。魯迅先生說是『不對的』，一定是『不對的』了，毫無疑義。

最近看到第一冊文藝講座，裏面有一位『普羅文學批評家』寫的一篇中國新興文學論，全文雖未載完，關於『詩』的一部分已經發揮不少了。他舉出了三位大詩人，第一位是郭沫若先生，第二位是蔣光慈先生，第三位是劉一聲先生。

關於郭沫若先生，我們的『批評家』舉出了下列的幾段：

『你們非如俄羅斯無產專政一樣，

零 五

五

把一切的陳根舊蒂和盤推翻，  
另外在人類史上吐放一片新光；  
人們噯，中華大陸的人們噯！  
你們是永遠沒有翻身的希望！」

『我的故鄉雖然也是一座監牢，  
但我們有五百萬的鐵鏈，  
有三萬二千萬的鐮刀。

我們有一朝爆發了起來，  
不難把這座世界的鐵牢打倒。』

『批評家』說了，『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的鼓號，在中國的文藝裏，最先是由郭沫若從他的詩裏送出來了。』底下就是蔣光慈先生。他的『詩』是這樣的：

『遠東被壓迫的人們起來罷，  
我們拯救自己命運的悲哀。  
快啊，快啊，……革命！』

『十月革命，

那大砲一般，

轟擊一聲，

嚇倒了野狼惡虎，

驚慌了牛鬼蛇神。

十月革命，

又如通天火柱一般，

後面燃燒着過去的殘物，

前面照耀着將來的新途徑。』

『十月的紅雨，

好生灑潤這美麗的花木；

俄羅斯，

紅色的俄羅斯啊！

你是蕃殖美麗的花木的新地。』

『東交民巷的洋房嶄然，

東交民巷有無上的威權。

請君看一看東交民巷的圍牆上，

那裏有專門射擊中國人的砲眼。』

第三位是劉一聲先生，據說這位詩人是『「中國青年」詩人中』『最主要的一個，他當時對于普羅列塔利亞革命文學非常努力』云云。他的『詩』是這樣的：

『要做成一切武器，

武裝我們的兄弟！……

舊世界打他個粉碎，

新世界重新做起！

看紅旗招展處，

預言着全世界被壓迫者的勝利！』

『還是，普羅列塔利亞的十月革命！

自從有了他，民衆纔從睡夢中驚醒！

自從有了他，強盜纔開始倉皇失驚！

自從有了他，自由纔顯示新的途徑！

他照耀了黑暗，溫暖了寒冷，

他給與希望，給于勇氣，給于信心！

他宣講福音：被壓迫者最後必然得勝！」

抄完了，夠了。據說這就是『詩』，評語我是一句也不加，讓讀者自己去尋味罷。我所顧慮的是，我這樣的抄，不知魯迅先生是否又要判決爲『不對的』。

## 思想自由

梁實秋

美國紐約城有一個公開討論會 (The League For Public Discussion)，它的作業是約集當代學者公開辯論一些與時代最有關的問題，民衆可以購券聽講。例如今年二月二日，他們舉行一次辯論，題目是：『資本主義對於世界的工人的貢獻要比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爲大』。有名的社會學家 Neahin 擔任爲共產主義辯護，英工黨議員 Brookway 爲社會主義辯護，哥倫比亞教授 Selinsan 爲資本主義辯護。三月十六日又舉行一次辯論，題目是：『蘇俄政府之反宗教政策是危害文明的』。新從蘇俄考查歸國的 Max Eastman 主張蘇維埃的無神論，著名

社會思想家 Barnes 主張自由主義的懷疑論，有口才的 Wise 主張宗教的有神論。這種辨論對於民衆真是很有價值的一種教育，因為一個問題的各方面都由最够資格的人來充分的討論過，聽者就可以利用這個機會自己來思索，研究，判斷。

中國現在令人不滿的現狀之一，便是人民沒有思想自由。妨礙人民思想自由的有兩種人：一種是當局者，濫用威權，侵犯人民言論出版自由，不准人民批評，強迫人民信仰某一種主義；還有一種是熱狂的宣傳家，用謾罵的文字攻擊異己，用醜惡的手段陷害異己，誇大的宣揚自己的主張。兩者都妨害人的思想自由，因為都不是靠了理性來取人民的信仰，而是用了外力來強制人的信仰，都是感情用事，而不是冷靜的訴於人的理性。要有思想自由，必先要使人民有充分的安然的研究的機會。壓力要不得，引誘也要不得。要把事實和理論清清楚楚的放在人民面前，要他們自己想，自己信，——這纔算得是思想自由。

最近新月書店出版一本拉斯基教授的共產主義論，稍有知識的人都該知道，拉斯基是現代著名的政治學者，並且他是反對共產主義的。但是書店到一家報館去登廣告的時候，却被檢查員老爺禁止刊登了。宣傳共產，喝！禁登廣告！這真成笑話了。馬克斯的資本論可以大登廣告，因為書的名字叫做資本論；拉斯基的共產主義論禁登廣告，因為書名不祥。當局者的昏瞶蠻橫一至於此。

我的意思當然不是希望當局禁止馬克斯的資本論，我的意思正是相反，我贊成各種主義

的信仰者都有充分的出版言論自由。這樣，人民纔有求知識的機會，和選擇的餘地，纔能有自由的思想。所以我覺得美國的「公開討論會」是可羨慕的一個榜樣。

## 是非與批評

劉公任

今年三月三十日上海時事新報的一位編者在清光裏發表一篇標題『是非』的短文，全文如下：

『中國人是沒有是非的，也許有許多人否認，然而從事實上看來，雖然不敢說百分之一，至少可以說懂得是非的與鳳毛麟角也差不多了。』

『原來社會上的是非，根本就沒有一定的標準。從一方面看是是，從別方面看是非。甲方看得是是，乙方看來是非。自己做的事情是是，別人做的事情是非。自己歡喜的人是是，所不歡喜的是非。甚至早幾天說的是是，遲幾天說的是非。是非不僅性質上的不同，就是時間上的變遷，也大可影響到是非的評斷。人類是專制的魔王，難道這點小如粟粒的是非都不能武斷嗎？』

『愈好批評是非的，愈不懂得是非。愈以青年領袖自命的，愈沒有是非的管束力。我很悲觀，在這種情形之下，社會上是沒有是非。同時也抱樂觀，社會上沒有是非，免得有

假借這種是非的招牌，去實施他們主觀的武斷。」

我很詫異：爲甚麼『中國人是沒有是非的』？爲甚麼『懂得是非的，與鳳毛麟角差不多』？爲甚麼『在這種情形之下，社會上是沒有是非』？爲甚麼『愈好批評是非的，愈不懂得是非』？

＊

＊

＊

＊

是非絕不是天造地設，或一成不變的。牠是被人們製造出來。人們有了感覺，有了知識，所以對於一切事物便有一些判斷。這些判斷，有的是由直覺得來，有的是由實驗得來，有的是由主觀客觀二者所會合得來的。孟軻說：『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大約便是這個道理。人是一切是非的製造者，但是人的推理或實驗各有不同，所以判斷得來的結果也是互異。是非就因此不能統一。不過不能統一儘管不能統一，是非的存在性却是一樣。決不會像數學上的正負可以相抵；或物理學上的『不入性』會被排出。例如：主張地球繞日而行的是一個判斷。主張太陽朝出夕落的，難道就不算是一個判斷嗎？判斷的價值怎樣，是另一個問題，與牠的存在性並不相干。因爲各有各的產生，所以便各有各的存在。笛卡兒(Descartes)說：『我思，故我在。』，我若在，我的思那裏不會在呢？兩千多年前的莊周也曾經發過一大段談是非的議論。據他說：

『辨也者，有不見者也；……：既使我與若辨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吾果



非也耶？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若果非也耶？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開闢，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以相知也，而待彼也耶？」

是呀！我有我的是，他有他的是，人人有的是。大家都是是，憑什麼標準來定勝敗呢？所以我以為：任何人都只能建立自己的判斷，決不能把人家現成的判斷，使之不能存在。若因為中國人當中懂得是非的太少，只有和『鳳毛麟角』差不多的少數（其實，這少數人也還是中國人的一部份。）此外的人都不懂是非，所以便形成了『沒有是非』。這麼一來，是非豈不是有了一個絕對的標準嗎？豈不是凡適合於這個標準的，便是『懂得』；不然，便『不懂得』嗎？但是我要問問這個公共必守的標準是什麼？假設沒有這樣的一個固定標準，怎會只有那『與鳳毛麟角差不多了』的人纔懂得是非，別人却不懂得呢？這個標準，似乎不當以『同乎我者』，或『同乎與鳳毛麟角差不多者』來自定吧！人數與是非更不相干。一部份人所懂得的是非固然是是非；其他的人所懂得的是非也同樣是是非。現在有人要用多數來表決是非，已經是不通之至；何況更用少數呢？

我以為：甲方的是自有甲方的根據，乙方的非也自有乙方的理由。歡喜有歡喜的意義，不歡喜有不歡喜的原因。早幾天有早幾天的應該，遲幾天有遲幾天的可能。這正是產生是非

的必然現象。這正是從『性質上的不同』和『時間上的變遷』產生而來的是非。有甚麼奇特驚人呢？

那位先生誤認了是非是絕對的，單純的。所以只有『與鳳毛麟角差不多了』的人纔懂得是非，纔有是非。所以凡是由『性質上的不同』和『時間上的變遷』而來的是非都是武斷。中國人除却『鳳毛麟角』以外，都是這般武斷，所以不能說是有是非。殊不知是非本不會具有這種可供測量的標準。『鳳毛麟角』般的少數人固然懂得是非，固然有是非，其他的中國人也同樣懂得，同樣有的。『性質上的不同』，『時間上的變遷』是一種普遍的，必然的情形；人們製造是非都是如此。這並不能概指為武斷。

\* \* \* \* \*

現在討論『愈好批評是非的，愈不懂得是非』這個問題。

是非的本身既不是絕對的，又不是單純的；那麼牠便該是『生生不息』，『永無止境』。無論怎樣一種判斷，都只能說是『假設』罷了。例如玄學家都認定宇宙有一個不可思議的東西，伯克萊說是『上帝』，布盧那說是『物質』，克里富說是『心理質』，康德叔本華說是『意向』。只要我們有根據，說是『阿貓』，『阿狗』又何嘗不可呢？爲甚麼一切判斷不會具有『垂之萬世無不準，放之四海無不合』的可能性呢？這不能不追溯到產生判斷的知識上去。

人類的知識多有是由感覺來的。而感覺的本身也極其不統一，正和聽之先生說的：『性質上的不同，時間上的變遷』有些類似。（希臘新懷疑學派 Aenesidemus 曾經舉出感覺不能統一的例證至十項之多。）有了張三的感覺，就會有張三的知識；有了張三的知識，就會有張三的判斷。不僅李四王五不必和張三雷同；就是張三自己也可以隨時變易。爲甚麼會有這種『游移不定』的狀態呢？我們又不能不歸功給『懷疑』。

懷疑是一種不安定，不滿意的狀態，從不信仰，不贊同而出發的。因爲李四的感覺與知識不肯雷同張三的判斷，或張三今天的感覺與知識和昨天的不同，所以李四便要對張三懷疑起來；張三對張三也要懷疑起來。懷疑怎樣表現？批評便是其中的一種。

批評是一方面復習別人的判斷，一方面又定下自己的判斷的一種良好工具。不僅可以認識已有的是非，而且可以創立未有的是非。牠真是發表感覺，增進知識的一條路徑！這並不是我故爲其說，有事實可證。例如：天文學上牛頓的吸引說，宇宙學上康德拉普萊士的星雲說，物理學上馬雅赫爾姆合爾司的勢力說，化學上道爾頓的原子說，光學上哈伊根斯的振動說，組織學上史萊登史婉的細胞說，生物學上拉馬克達爾文的系統說……那樣不是經過了懷疑而得來的呢？又那樣不是經過了批評而得來的呢？固然，我們誰也不能就此認爲滿足。不過假設我們不肯對於這些學說更加以懷疑和批評，那麼上面這許多主張，豈不成了天經地義般的鐵案了嗎？尼采說：『我們這個時代，是重新估價的時代。』不會批評，怎會估

價呢？

真正能夠批評是非的人，除却會懂得他自有的是非以外，更必須懂得那被批評的是非。因為懂得是批評的基本工作。不懂得是非而批評是非，那只是胡說罷了。那裏算得批評呢？例如愛因斯坦若不懂得牛頓的引力說怎會看出「質點的引力，會使空間時間生歪（Distortion）的一點毛病？不懂得這點毛病，相對論又怎會成功？胡說與批評的分別，正是在懂與不懂上面。

因此，我以為是非與批評是互相聯結的。愈有是非，愈當批評。愈有批評，愈多是非。是非可以引出批評，批評更可以創立是非。人類的感覺一天不統一，人類的知識一天不統一，是非的標準便一天不會確定，批評也便一天不能歇止。如果有人竟要抹煞是非，否認批評，那只是笨伯的夢想罷了。『在這種情形之下』確是辦不到的。不懂得是非而要批評的，既是胡說而非批評，那麼愈好批評是非的自然不致愈不懂得是非。

### 新月書店編輯部啓事

本店承國內學者不棄，常承惠賜稿件，無任感謝。長篇鉅製，寄來時務請掛號，以免遺失。并請寄至上海四馬路新月書店收轉交編輯部。本店不能承印時，自當璧還，惟務請開明通訊住址，并附相當郵票，否則恕不能郵還，只得暫存敝處。

### 新月月刊編輯部啓事

本刊常承海內讀者惠稿，至為銘感，惟有數事奉告，尚希原諒為荷。(一)來稿請直接寄交上海四馬路新月書店轉交新月月刊編輯部，請勿寄交他人轉交，以免貽誤。(二)本刊收到稿件後，無論刊載與否，恕不能一一函復。(三)凡不刊載之稿，如欲寄回者，請預先注明，并附相當郵票，並請開明詳細住址，便當於最短期內璧還，否則不能照辦。(四)凡經刊載之稿，本刊略致薄酬，於刊出兩星期後隨時可携印鑑到本店領取，或由本店郵匯亦可，惟須請先為聲明。

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十一期

一九三〇年一月十日初版

編輯者 梁實秋

上海四馬路

發行者 新月書店

廣告刊例				價目			
通	普	特	等次	地位	全	半	零
正文前後	對面	對面	封面	封面	每冊	每冊	每冊
三十五元	四十五元	五十元	五元	每冊	每冊	每冊	每冊
十六元	十八元			每冊	每冊	每冊	每冊
八元	十元			每冊	每冊	每冊	每冊

(如蒙長期訂登，折扣特別從優)

(長期訂閱者特號不另加價)

全年	半年	零售	國外加郵
十二冊	六冊	每冊	每冊
三元	一元六角	三角	六分

梁文道秋老より此之類の小説や小説の増刊

(四版) 罵人の藝術

秋郎著  
實價三角半

生活週報第五期的「介紹好讀物」欄，對此書曾有如下的評語：

「罵人似乎不是一件值得提倡的事情，但是如果罵得有理，在痛罵之中便寓有督促痛改的效用，在相當的限度內却也未嘗不可加以歡迎。況且這本書裏不是謾罵，乃是婉諷，還含有各式各樣的「笑聲」，所以很值得看看。全書一百三十四頁，包括四十七篇短文，雖不能說篇篇都很有精彩，但可說有許多能使你看了不能自主的對着自己發笑。」

上海四馬路新月書店發行